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温州老街

施菲菲 著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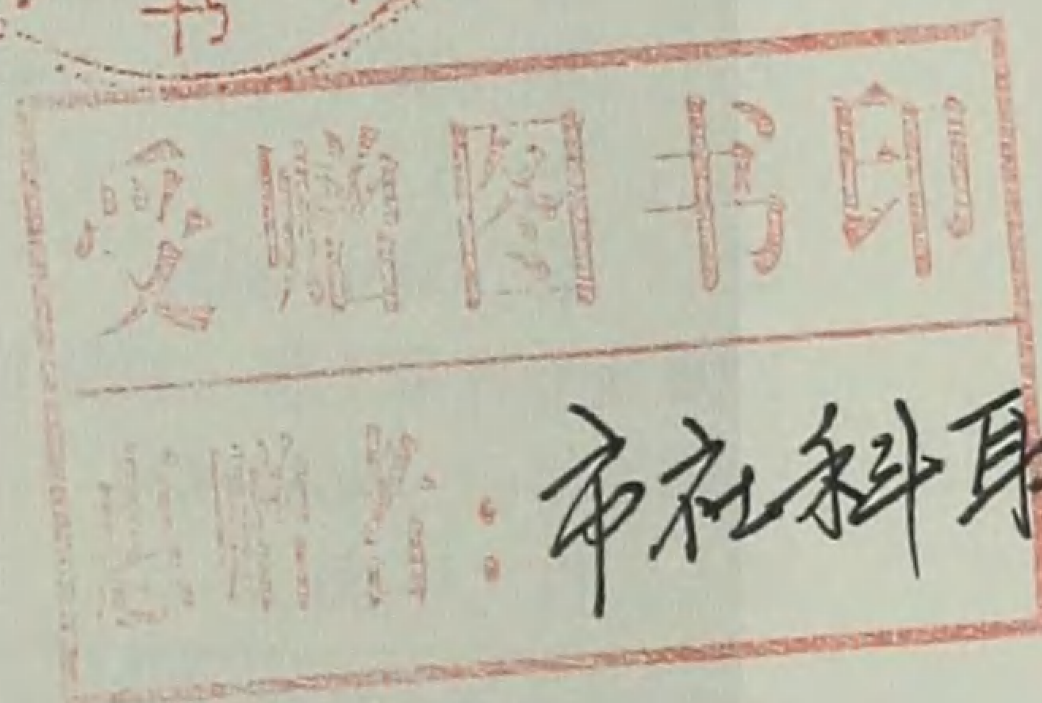
本书由温州文化研究工程资助出版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温州老街

施菲菲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青松
装帧设计　薛　蔚
责任校对　钱锦生
摄　　影　陈耀辉　施菲菲
　　　　　何光德　胡伟生
　　　　　郑　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老街/施菲菲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6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ISBN 978－7－80686－635－1

Ⅰ.温…　Ⅱ.施…　Ⅲ.城市道路－简介－温州市
Ⅳ.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279 号

温州老街
施菲菲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07
　　　　　传真　0571-8515957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270　1/32
印　　张　6.75
印　　数　0001-2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635-1
定　　价　35.00 元

目录


WENZHOU LIBRARY

老街断章(序一)

刘旭道

壹

老街悠长。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只有老街的雨才会这般细软惆怅,韵味深长,换了别处,便是不像。

老街是诗的连缀,秘密暗藏。

一个个牌坊耸然高立,耳熟能详的"紫气东来"赫然其上,或者是更深沉古雅的"志财守朴",两旁是励志向善的箴言:人家不必论贫富,只有读书便是佳。

转弯处,或是一口寂寂的古井,白发垂髫,列圈而坐,说着陈年烂谷子的"朝廷"。巷口夕阳斜,燕飞寻常家。

一砖一瓦,沧桑历尽;一窗一檐,形制各异;道坦回廊,天井水井,多少故事,缘此而生;题壁图刻,人物花草,"松立雪""鹿衔花",各呈美意,欲说还休……

老街,是建筑师眼里巧夺天工的匠心,是史学家眼里即将死去的线索,是小说家眼里情节曲折的章回,是民俗学家眼里源远流长的新鲜。

但作者的本意,不在治史,不在考证,也无意于创作。除了钩沉史实,爬梳旧闻,《温州老街》更多的是对这个空间里当下生态的采访记录,是不带色彩的白描,是用脚写就的活的、流动的、真实的人声物事。

佛家语:活在当下。非要说意义,这便是。

贰

老街如年轮，它是一座城市最深的印痕。

倒推几百年，街道是当时的现代，只是曾经的奢侈，历经时光的雕刻，现今只余下了朴实与纯粹。

时间锐利无比。

如今谈起相去不远的20世纪80年代，已恍若隔世，硬生生凝为久远的回忆。对于老街，我们所能望见的也只有慢慢逝去的背影。

逝者如斯，平添感慨，最可叹者，是人心的躁动，纵使老街尚在，与其和谐共生的氛围何复存耶？

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边叹息老街的远去，一边又孜孜奔走于水泥钢筋与网线的丛林。在商业化、工业化的盛宴里，人们无法安放一种平静的情感，比如平和、亲切与闲适，迷失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

向着太阳走，未必到达终点，可是在这一路上，我们将会感到温暖无比。

此时，老街被他们相中，幻为自己心的归巢。

叁

认识城市总是从老街开始，沿着街巷，你才可以抵达她的角角落落，聆听这个城市的人与事。

老街窄窄的入口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常常让车马无法入内，大有一任世事喧嚣的准备。可内里纵横自如，可漫步，闲坐，对弈，串门，李家的故事会一直传到张家的床头。

随意走在老街旧巷，一个侧身，可能已岔进另一巷口，但一直走下去，兴许就是一条繁华大道，走出桃源步入纷繁了。

老街里的生活本来是平静而知足的，但因了街外的喧闹而日见不安起来——小巷，改建了或是保留着？故居，拆除了还是修缮着？故事，淡忘了还是流传着？这是老街的爱与哀愁。

老街还能坚守么？

肆

老街之于新路，犹紫檀之于水晶，深灰之于艳红，秋菊之于牡丹，宋版之于近刻。如果说新路是激越澎湃的时尚大片，那么老街是回味无穷的黑白经典。

老街本是从曾经的现代走来的，如今，老街却对“现代”心存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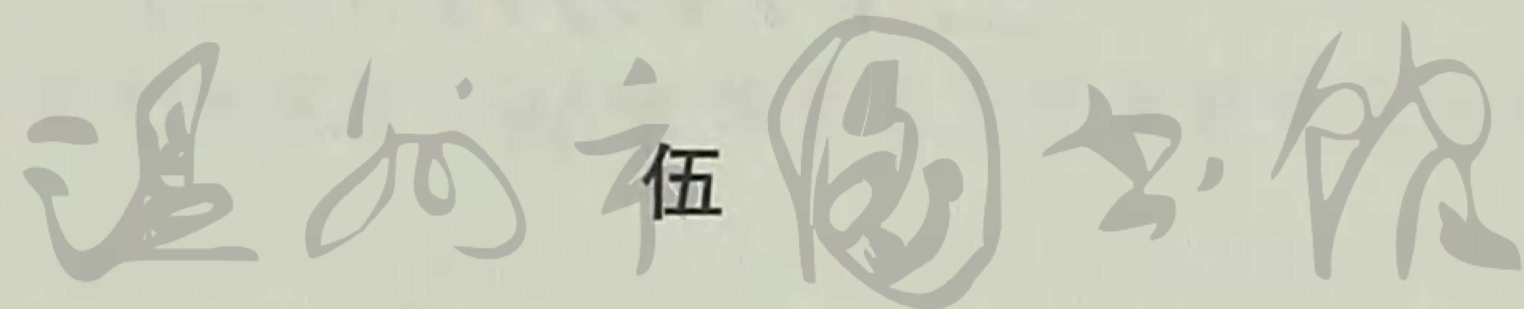
城市的设计者也许醉心于自己绘就的宏伟蓝图，可多少人在塑造温州之形貌的时候，无意中伤害了她的神韵。

经济高速发展期，往往也是老街之类文化遗产处境的尴尬期和危险期。因为在市场的诱导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市场定价总是容易被轻视与低估。

虽有识之士一再提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必须通过大众媒体的参与，通过沟通、宣传和普及活动，让这些价值为所有的相关者所认同和分享。但谁能保证，本书刊载的这些鲜活记录，会否成为老街将来的墓志铭？

对于老街，如读古书，“初视之甚约也，后称相参……其所关涉，已不胜众矣”。我愿相信我们还无力看透。

图文恒久，以鉴将来。



伍

这是第一本专说温州老街的书。施老师本用不着这般劳碌，自教坛退休，衣食丰实，大可逍遥自在，偏在《温州瞭望》杂志奔前忙后，可以说是满心欢喜地自找麻烦。

“温州老街”专栏是杂志原副总编辑胡方松先生牵的头，总编助理方韶毅等同声附议，施老师则是主动请缨，未想渐成气候，跻身社科项目结集出版。

我本对温州衢陌不辨南北，老街情缘并不深厚，然职责所在，增删文句，便日久生情，日益加深。盖出于怀旧之意，施老师几次嘱我序言，自觉受则心虚，辞则礼缺，两难选一，最终迫着自己冒充内行。

世上好多所谓序，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老街坊　郑家清作品

三十六坊月（序二）

瞿炜

温州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虽然温州自东晋建郡以来，就有多位著名人物到这里出任太守，比如谢灵运、王羲之、丘迟等，但直到唐朝，温州的这片土地依旧荒蛮而偏僻，剪发文身的瓯人还热衷于夷歌祭神的巫风。唐朝诗人顾况诗云：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温州的美丽山水与歌舞巫风，很早就出了名，到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司空图等，都曾经为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这里奇异的风俗，与中原文明有很多差异的文化特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孟浩然有诗云："廨宇邻鲛室，人烟接岛夷。"可见那时的温州一定还是很荒凉的，就像一个小渔村而不像一座有着巍巍城楼、人声鼎沸的郡城。直到宋朝，温州才开始繁荣，"三十六坊月"的形成，代表了温州真正开始与中原文明交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她逐渐地造就了带有浓厚

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性格特征。

蒙古人的铁蹄掠过草原和戈壁,他们就像一股黑色的旋风,征服着世界,他们的锋芒直指多瑙河对岸丰饶的平原和繁华的城市,而那些有着古老传统的帝国,无论是波斯、拜占廷还是强悍的突厥人,都只有接受臣服的命运。而事实上,蒙古人对南方的宋朝帝国更感兴趣。只是在当时的国际风云中,与宋王朝的战争时机并不成熟,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远东北部的契丹人建立的王国辽金。当金兀术南侵时,宋高宗由明州下海,逃奔温州,最初就住在江心寺里。随后的那些宗室勋戚以及文武大臣,便也陆续前往护驾而纷纷退守温州,使这里成为富饶的大后方。金兵在经过劫掠后,终于北去了,当权的大臣们也护着皇帝回到临安,但太庙神主以及那些后宫嫔妃,大都留在了温州。高宗一度下旨,将太庙神主迁往泉州,不过那些外戚和一些宗室贵族以及退休的大官僚,却选择了在温州的定居生活。温州的赵氏,便是濮亲王与商亲王之后裔,赵氏子孙应试登科的很多,在宋朝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永嘉四灵"之一赵灵秀就是宋太祖的八世孙。温州从此进入了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状况下,宋王朝不得不在温州派驻有威望的贵族官僚为节度使,才可以慑服那些骄横跋扈的皇亲国戚。这些人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就是秦桧,一次罢相之后,也在温州出任了三年知府。那些在温州养老的臣僚就更多了。《永嘉县志》云:"商货云集而物用饶……奇技淫巧之艺作。"温州就在那时,成为歌舞升平的都市,商业尤其发达,因为贵族官僚们带来的就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消费和奢求。

当杨蟠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来到温州出任太守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了壮志的,这位苏东坡的诗友和僚属,将温州城内先前的五十七坊划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绨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但是在我小的时候,三十六坊早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它们的名字。我祖母的故居就在墨池坊内的杨柳巷中,那是我少年时常去的地方,可始终没有见过那高大的牌坊。后来我们家搬到了松台山下九山河畔。那里原有一处三牌坊的旧址,可惜也是只有地名,却无那连绵巍峨的三座像牌坊一样的花岗岩门台了。我常常想象着那些牌坊曾经壮观的样子,我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伤心。父亲时常会在我的要求下讲一些久远的风景与故事,那样的情景是我内心所向往的。三牌坊原是属于明朝大学士张璁府邸的,并不在北宋时的三十六坊内。但数百年间的沧海桑田,三十六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吧?

从那时保留至今的坊名,有谢池坊、招贤坊、墨池坊、康乐坊、百里坊、锦春坊、

五马坊、世美坊、扬名坊等。坊名的确立有“摭其胜地”的，如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有“溯其善政”的，如棠阴、问政、德政；有“挹其流风”的，如康乐、五马、谢池、墨池，等等。有些还依存于地名中，而大部分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烟里了。每一处坊名的背后都有典故，谢池坊纪念曾在温州任太守的谢灵运，墨池坊则纪念同样曾在温州任太守的王羲之。五马坊至今仍是温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据说王羲之在温州守郡的时候，“庭列五马，绣鞍金勒”，故名。杨蟠百咏《五马坊》诗这样写道：“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五马坊的民间故事，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妇人，门口铺着五块石板，某日，有客人路过，注视良久，问妇人：“这石板是你的吗？我愿出十万金买它。”妇人一听，以为奇货可居，就故意抬高价格，客人见这妇人狡黠，愤而离去。妇人自此以为这是宝贝，深恐被人觊觎，就雇人将五块石板移入屋中。第二天，那位客人又来了，却不见了石板，以为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急问妇人，妇人欣喜地将他迎入屋内，客人一见，顿足而叹：“噫！不值一钱了。你不知道这石板上有五匹骏马，晚间得露水而活，现在你将他们移进了家里，没有了露水，它们一夜之间都死了，这石板还有何用？”不顾而去，妇人懊悔不已。

三牌坊位于明朝嘉靖皇帝的宠臣、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张璁故居的进第大道。张璁是温州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尽管温州在他之前，从北宋以来也出现了好几位首辅大臣，但在温州的百姓中间，唯他最为知名，他的很多故事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他在中国的正统史书中是没有多少建树的政治家，既无重要著作，亦无可以传诵的政绩，甚至还有奸佞大臣的嫌疑，因为他得以升迁的理由，就是他在政治上所推行的唯一一次震撼朝野的大事，即“议大礼之争”。嘉靖皇帝即位以后，希望作为亲王的父亲能够得到作为皇帝的谥号，众大臣群起反对，甚至有以死相谏的，认为这不成体统。只有张璁一再提议并最终获得成功，因善承帝旨而一再擢升，赐名孚敬，字茂恭，谥文忠。《国朝典故》中说他是：“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据说他在任上的时候对来自温州的乡亲格外照顾，也为温州的地方建设做了颇多好事，所以温州人对他，是极为爱戴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张阁老”。这样的称呼直到今天还留在人们的口头。他晚年回到温州，在市区松台山麓建筑了庞大的府邸。清朝孙同元于 1888 年刻印的《永嘉见闻录》上，有一段对那时张璁府邸的记载：

张文忠公旧第在松台山麓，其旁即为祠堂。余於癸巳冬仲入祠游览，大

有坍坏之虞。绘堂前居中有石像碑，貌极瘦挺，颇有威气，须长过腹，连鬓丛生，执笏侍立，盖此像为陪祀列班时所绘也。附刊世宗御赐诗一章，其和韵诗即刻於碑阴。碑之左有“孚敬”石刻二大字，碑之右有“茂恭”石刻二大字，其名其号俱世宗御书，故一并摹刻上石。第中垣墉剥落，屋宇倾颓，院落尽成街道，所居者皆为张姓，其子孙亦零落无几，不但无出仕之人，并读书者亦复罕闻。第前长池，池前有大石牌坊三，今里俗称其地曰三牌坊，即在山麓，相传系进第大道，今虽荒烟蔓草，迥异昔时，而当时甲第巍峨，气象赫奕，犹可想见其规模也。

这是清朝末年的记载，似乎还可以看到张先生府第当年的巍峨气象，然而不到百年之后，连这样的迹象也已经全无，只是空余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名在那里。人们通过那些街道的名字，还可以想象出当年这座犹如宫殿一般的豪华辉煌的大学士故居。从松台山麓的三牌坊，一直到信河街上的大士门，中间是一条青石铺就的平整宽敞的大道（后来也就成了一条小巷）叫张府基，这条路一直通到石坦巷。从大士门到这里，整整占据了漫长的信河街的一半左右，可以想见当时的规模了。中间还有一条小巷弄，叫妆楼下。少年的时候，我从九山河畔的家里去上学，必定要经过这里，每每对它的名字感到奇怪，后来知道，那是整个府第的后院，大约是女眷们居住的地方吧。其间，还有一座庞大的纺织工厂，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这里的工人，她曾经对我说，从前的厂房车间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室，她们曾经下去看过，里面还有水池喷泉之类的，后来被工厂填埋了。外婆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眼里有了青春的光彩，大约她是想起了少女时的欢乐时光吧。这样的说法现在大概是无法求证了。如今那里经过旧城改造，均已荡然无存了，倘若孙同元旧地重游，他该会有怎样的感慨呢？这一处遗址，连同北宋当年的三十六坊，一起湮没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了。杨蟠当年有诗赞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样的诗意在古代的中国，在古代的温州，是有着浪漫的经验的，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丧失了这样的诗意呢？



五马街口雕塑

辉煌五马街

五马街东起解放路，西接蝉街，全长400多米。《古今风俗通》中记载："王逸少(字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北宋温州知州杨蟠作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

王太守的坐骑、杨知州的咏诗无不让人明白：五马街是一条历时几多朝代、出入无数史书的古老名街。一位侨胞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句温州方言，把世界各个角落都变成了五马街——可见五马街在一代又一代温州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家乡辉煌的符号、思乡人心灵的港湾。

历史变迁

因王羲之"庭列五马"而得名的五马街几乎与我们这个城市同时诞生，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几多变迁。

北宋绍圣年间，杨蟠在温州任职时，根据地理方位将温州城划定为三十六坊巷，其中就有五马坊，这是温州城市建制史上名立义从的对五马街的一次命名。

到了明代，将坊改为街巷，五马坊改称为五马街，分称五马直街和五马横街。直街指鼓楼街前南北纵向的一段道路；横街大概是现在五马街的规模。

1934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五马街改名为中山街，街面曾经进行拓宽，由原来的6米扩展为12米。

说起新中国成立前的五马街，家住第一桥的孙老太心中还留有一张活地图：五马街东西两端都有河道与桥梁。东首有五马桥，桥下水道由大南门外温瑞塘河流进，经过五马桥，直通朔门，流入瓯江；西首有四



五马街口　大门摄



街心座椅上休息的市民

顾桥，桥下水道也由小南门外温瑞塘河流进，经过四顾桥，注入道前桥边的冰壶潭。

新中国成立后，五马街又恢复原来街名。城市改建一次又一次，“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韵不再，留在今人眼前的是一条大理石铺就的“坦途”。

“文化大革命”时，历史遗迹、古老传说都被看成是“四旧”，五马街改名为红卫路。1982 年，又恢复其老名。

“1984 年 4 月，五马街被定为步行街，成为温州市标志性购物步行街。我们社区根据这里居民少商店多、青年多活力强的特点，发挥优势，把‘诚信经营’作为特色，开展创建‘百城万店无假货’一条街活动，经过全社区居民和沿街商家共同努力，1999年3月，被中央宣传部等四个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2000年，五马街的改造得到温州市政府重视，被列入《温州文化升位计划》，同年，改造工程完毕，这条集购物、商贸、文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老街面貌焕然一新。”五马社区主任介绍五马街的新辉煌时，说得有板有眼。



五马街夜景



街头广告



老外参观温州第一街——五马街



麦当劳前的顾客

百年老店

五马街的繁荣、辉煌让一代又一代温州人魂牵梦绕。过节休假，人们总想挤点时间去五马街逛一逛，在商场货海中获取某些时尚物品，装点各自不同的生活。结婚的办嫁妆，出门的备行李，回乡探亲的温旧梦，这里鳞次栉比的商店几乎让每个温州人或多或少地牵念过、谈论过、光顾过。是这些沿街的名店、老店撑起了五马街商业的繁华、商业文明的一片天。

步入五马街，1号便是五味和，金字招牌下的左右对联是：蜜饯海味各种酱酒，南北果品罐头茶食。五味和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副食品商店，由宁波商人杨正裕与其同乡冯伯祯等人合资创办，起初设在馒头巷(鼓楼街西段)，系蜜饯店，后又在五马街增设分店(即现在的五味和店址)称五味和新号。新号除卖蜜饯，还增加糕饼、茶叶之类的南北货，也兼营糟、醉、腌、腊、海味、鲜果等食品。

对五味和的传统商品，上了年纪的温州人情有独钟。“五味和加工制作的食品选料考究，加工精细，配方独特，很受老百姓欢迎。由于讲究质量，诚信待人，生意一直好兮好。”家住下吕浦的82岁的市民施老伯，经常不顾路远，特地到五味和买他少年时就吃惯了的食品五味和椒盐糕、香糕。温州籍名人马星野，在台湾收到南怀瑾先生从温州家乡带出来的一小罐五味和制作的白蟺生，非常喜欢，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一首七绝：拜赐莼鲈乡味长，雁山瓯海土生香。眼前滴滴思乡泪，欲试鱼生未忍尝。五味和与白蟺生引发的思乡情刻骨铭心，在海外游子心目中，五味和是家乡的代名词。

五味和即甜、酸、苦、辣、咸五味调和，其店号招牌由浙江省著名书法家梅调鼎先生书写。

五味和是经营吃的，金三益则是经营穿的，和五味和一样，它也百年扬美名，妇孺皆知晓。

金三益早年由湖州金昌绪三兄弟合资创办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初名金同益，后更名金三益，寓意金氏三兄弟都能得益。原来该店

以经营精粗纺呢绒、丝绸、纯棉布料为主。金三益老店店堂为四间门面，装潢并不精美，但店员们经营得道，讲究诚信，他们把顾客当上帝，百问不厌，店里出售的布料货真价实，深得顾客欢迎，商场内顾客川流不息，所以温州人有句俚语：金三益金字招牌硬兮硬。

老香山药房在五马街西首，创办于清同治年间，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二年左右的历史，是温州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药店。

在老香山药房二楼经理室，徐昭涛副经理介绍：1997年8月，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了“老香山”商标；1999年1月，集团有限公司组建老香山连锁店；到2002年，我们集团有限公司已有老香山、大生堂、民生、繁华等二十二家药店加盟，实行医药商品规模化连锁经营。作为公司经营的重要窗口，老香山先后被授予浙江省及温州市“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无假冒伪劣药械商店”、“省医药系统先进集体”、“省文明示范店”等称号……听徐副经理报出来的一大串头衔，我们就会明白老香山老店百年不衰的奥秘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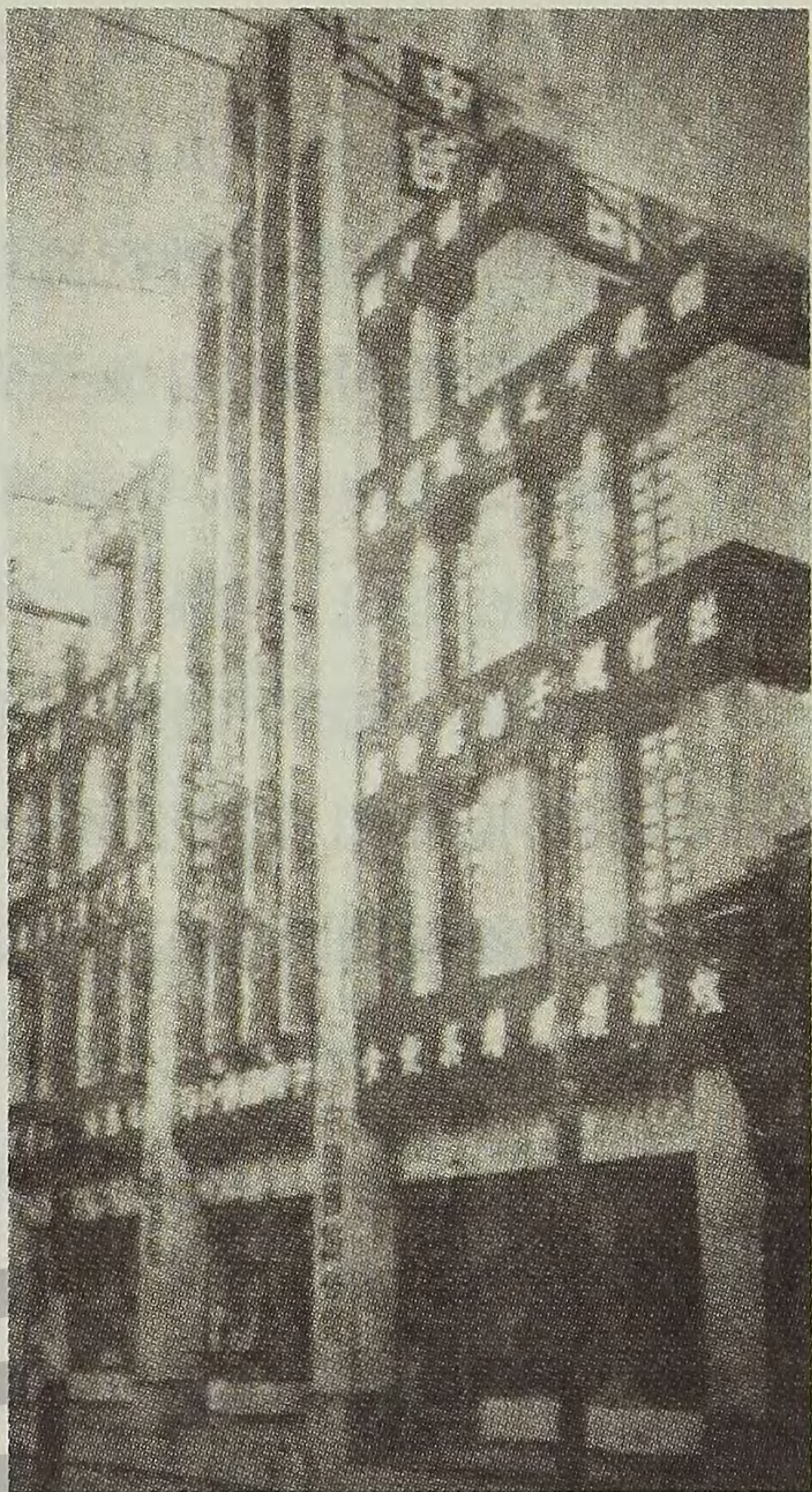


百年老店金三益

五马街还有许多温州人家喻户晓的名店：温州第一百货公司、亨得利表店、华大利餐馆、春光理发店、国光服装店……

如今，这里又云集了温州许多知名企业的专卖店：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等皮鞋店；森马、拜丽德、高邦、报喜鸟等服饰店；最多的是珠宝店，有谢瑞麟、锦阳、银河等，400多米的小街，粗粗一数，竟有二十一家之多。

都说五马街是温州的浓缩，那么百年老店、名店则是温州商业文明的注脚，了解了五马街的百年老店，你也就了解了温州商业文明的兴起与发展。



摄于1933年的中百大楼

名人逸事

吴百亨智斗英瑞

人们称吴百亨是民族工业巨子。2006年元月4日，在纱帽河大榕树边的一座古民居里，笔者采访了吴先生的儿子吴蜀。他说："父亲1974年去世，可喜的是《温州市志》为我父亲一生奋斗的业绩作了充分肯定，给他的评价是：吴百亨是一个爱国实业家，他与英商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的民族气节，他创办了众多工厂企业，为温州近代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吴百亨智斗英瑞公司的故事被温州人传颂了半个多世纪，人们把吴百亨视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英雄人物。

1925年，在"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潮影响下，吴百亨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炼乳企业——百好炼乳厂。为了改变当时英国纳司

尔英瑞公司的鹰牌炼乳独霸市场的局面，吴先生精心设计自己产品的商标,名为白日擒雕,意为不让这只外来苍鹰在中国市场上恣意横飞。1927年初,他还向国民政府商标局申请商标登记,得到审定注册。

百好炼乳厂的产品很快占领了市场,1929年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获一等奖,同年在西湖博览会上荣获特等奖。1934年,吴百亨先生不仅扩大生产规模,还从国外订购先进的制乳设备,使百好炼乳厂成为半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工业企业。百好的辉煌,让英瑞公司惴惴不安,他们绞尽心机进行破坏。他们首先在"擒雕"的商标上做文章,对百好炼乳厂提出商标侵权的申诉。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商标争夺权的官司在中国的百好炼乳厂与英国英瑞公司之间展开，吴百亨先生据理力争,无畏无惧,终于胜诉。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英瑞公司采取以十万银元收买百好商标、损坏百好炼乳质量和声誉等卑劣手段进行破坏，都被吴百亨一一击败。吴百亨先生不受帝国主义威胁、利诱,爱国自强的精神被老百姓传颂,被史书记载,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振兴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吴百亨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工厂,有西山瓷器厂、西山造纸厂、五洲酿造厂等,为了民族工业的振兴与繁荣,他奋斗不息,奉献毕生。

吴百亨创业之路从五马街起步。

吴百亨于1894年出生,7岁丧母,因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成为放牛郎。17岁那年,他到五马街普益药房当学徒,后当伙计。十年的"学生意"生涯,为他日后创业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春,吴百亨在五马街办起了百亨大药房,自制肺乐霖、血之母、千金丹等。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吴百亨,于1925年在百亨大药房店堂后面,借鉴制中成药的重汤蒸法,成功创制了炼乳产品。此后,吴百亨的创业之路蒸蒸日上。

许漱玉倾心造楼

说起五马街的繁荣，人们还会联想到温州百货业巨擘许漱玉先生。是他独具慧眼认定五马街商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在这里大兴土木,营建一座座标志性的商业大楼。

旧时的五马街虽然店铺相接，但都是一些简陋破旧的平房。许漱玉也只是在曹仙巷租屋开许云章布店。1919年，许漱玉投入大笔资金买下五马街下岸矮屋十多间，拆建成两座毗的连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是五马街首次出现的高层楼房。店面仿照上海南京路上绸布庄的式样，气派非凡。东首是云章洋货局，西面为云章绸缎局，两店贯通，门楣上署“许云章”三个大字，俨然上海大店气派。



温州商业奇才许漱玉

1925年，许漱玉又买下王家祠堂周围一爿旧屋，建起一座钢筋水泥的三层楼房，其建筑材料十分考究，均系外国进口。建筑柱端、屋顶装饰精致，堆砌花纹图案。店面仿照上海著名万昌成衣店格局。店前悬挂“博瓯百货商场”招牌。

“云章、博瓯两大商场——最完备的绸缎百货总库，是标准衣料的先锋队，是日常用品的优胜军。”这是许漱玉在当时《浙瓯日报》上打的广告。1933年，许漱玉又进入大规模扩建楼房店面的时段，他在云章、博瓯二店后面又买地建楼，将原先砖木结构的楼房改建为钢筋水泥的，并将几房连成一体，形成建筑群体，把沿街七间店面加高为五层，以石英砂铺墙面，使店面面貌焕然一新。

1934年，许先生又对该五层高楼进行调整装修，三、四层为剧院（即后来的大众电影院），二层一部分作餐馆，另一部分为绸布呢绒柜，底层联成一片，经营百货、食品、家具，挂“云章博瓯万物联合大市场”招牌，店面全部敞开，装上玻璃，让来购物的顾客仿佛置身在上海“大世界”。

许漱玉在五马街倾其一生的积累和精力营建一座座高楼，虽然无法与现在的大厦相比，但在当时的温州，却是惊世之作，即使在当时的杭州、宁波等地，也难见如此雄伟的建筑。

许漱玉的行为带动了诸多商家。此后，五马街两侧高楼大厦相继拔地而起，商业日趋繁华，使它成为温州市的商贸中心。

许漱玉说:"人生一世不过数十年,坚固的楼房比人的寿命长得多。造坟在山上没几人见到,造雄伟高楼于大街,千千万万人都知道是谁人所造。"今天,人们对许漱玉念念不忘,正印证了他的这段话。

张淑玲乐当"白忙官"

张大妈是原五马居委会主任,今年84岁了,一口乐清腔。她说:"我从1985年开始当主任,一直到2001年,十六年一晃而过,现在老了,接班人比我强得多。"

翻开五马居委会的一本纪念册,里面有一摞奖状、证书,她担任主任的五马居委会连续八年被评为区级先进单位,1994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省级示范居委会,1995年还被评为全国模范居委会。她个人也多次荣获"市级创建文明城市先进个人"、"巾帼建功'十优'女性"等称号,1987年至1999年连续三届当选为鹿城区人大代表,1988年当选为温州市人大代表。

1985年,张淑玲从服装厂退休后,由居民推荐当上五马居委会主任。从此,她就一心扑在这个"白忙官"的工作岗位上,辛苦经营着她的五马街。当时五马街刚刚被定为步行街,交通监督、街面保洁任务很重,张大妈带领居委会一班干部,早上五六点钟上街,晚上十点多还在巡逻,没日没夜地忙碌,为创建文明街、文明社区乐此不疲。有一次,区委来五马街评分检查,从东到西,拾到地面上有二十个果壳、纸屑、烟头之类的垃圾,结果被扣了20分,只得80分(满分是100分)。张大妈都急哭了,她说五马街行人流量这样大,平均每分钟就有二百人经过,为给街面保洁,我们居委会干部与清洁工可是紧紧跟在行人屁股后头打扫呀!后来,为了促使市民自觉维护市容,她与居委会干部一起讨论制定了一套保护环境的法规,像厦门那样,乱丢纸屑果壳要罚款。严格的管理果然奏效,五马文明街环境保洁情况就好多了。当然,张主任与她的居委会干部及文明监督岗的工作人员可是吃了不少苦。

碰到扶贫助困,不用说,张大妈首先是掏自己的腰包,几百几千元是常有的事。1996年3月《温州晚报》曾报道过张大妈捐资扶贫的事迹,

题为《“白忙官”捐资山区》。她说，我有退休金，再说台湾兄妹、国外亲戚常给我寄钱，除吃的用的，我还有多余，帮助别人，我心里乐意，比吃了用了还高兴。

张大妈告知笔者，过年时，她常收到《温州晚报》郑雪君送的鲜花。她的先进事迹经常成为郑雪君笔下的新闻故事，多次的采访，使她俩成了忘年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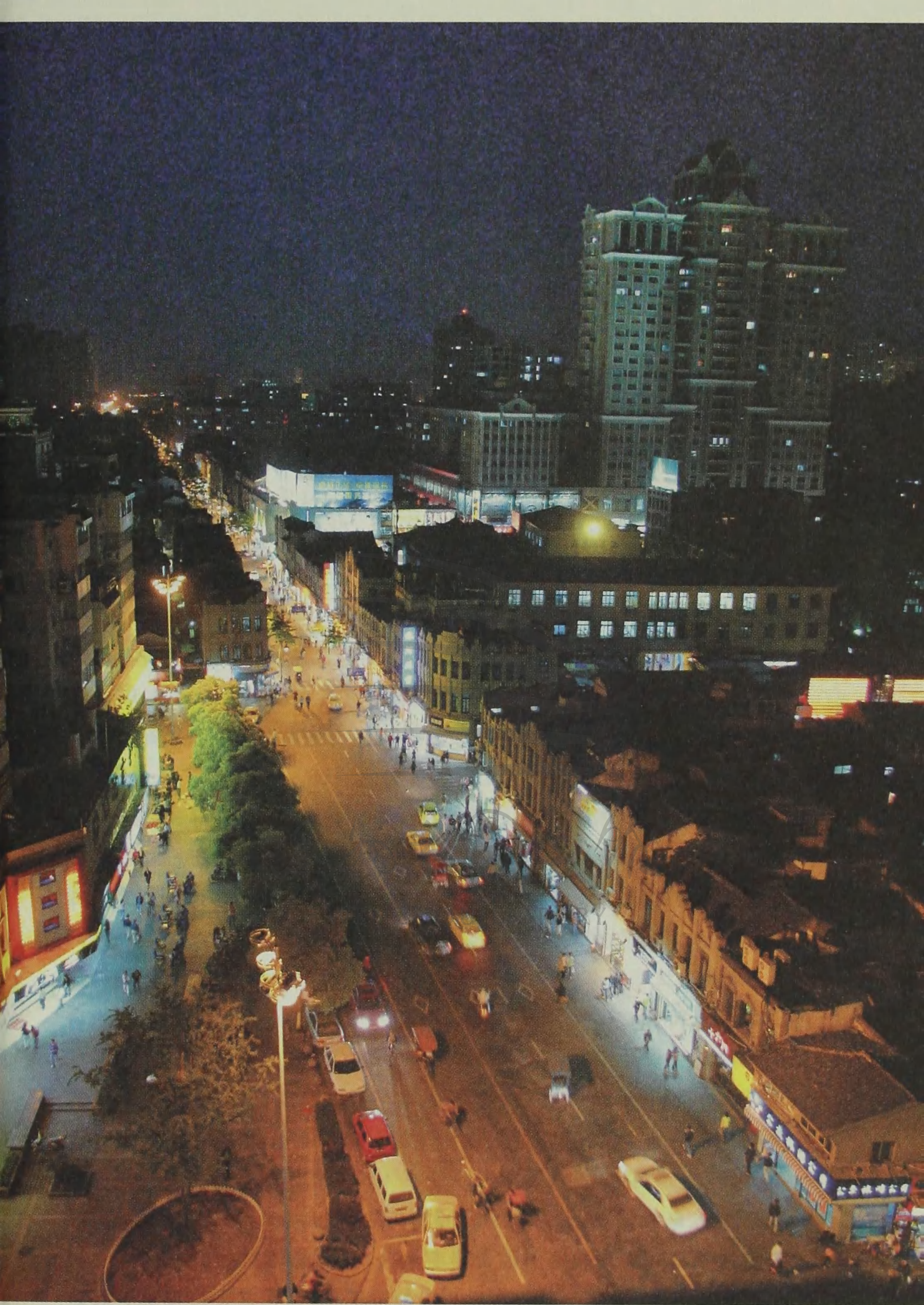
说起张大妈的身世，还真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她出生在台湾花莲，1947年，弟弟张乃生在台北大学读书，跟他的同学乐清虹桥人朝辉一起飘洋过海来到大陆参加革命，投奔括苍山游击队。张乃生是家里长子，张父牵挂儿子，让大女儿张淑玲来大陆找其弟弟。1948年上半年，张淑玲来温州找过一次，没有弟弟音讯，她回到台湾。1948年下半年，她的父亲又催女儿来找儿子，当时张淑玲已有一个3岁的女儿，她把女儿交给母亲抚养，又来大陆找弟弟。“我从温州找到永嘉，从永嘉找到乐清，又到了虹桥。”她说。

第二年温州解放，她回不了台湾，但是弟弟依然踪迹全无，她想朝辉是虹桥人，就在乐清一带扎下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看解放军游行，她终于发现了队伍中打腰鼓的弟弟。

姐弟虽然见了面，但弟弟不愿意回台湾。此时，他们也无法与台湾的父母联系上。从此以后，张淑玲就一直跟弟弟张乃生一起生活。弟弟当上干部，在乐清县委工作。他娶妻成了家后，夫妻双职工，张大妈就帮他们带孩子，操持家务。后来到服装厂上班。

1988年，台湾的两个弟弟来看张大妈。1992年，张大妈去台湾探亲。“我在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已习惯了，台湾亲人让我留在台湾，我不愿意。我说我是刘姥姥，你们这里是荣国府，我呆不住，我觉得还是我温州老家好。再说我是居委会主任，居委会的扶贫、计划生育、市容市貌工作牵着我的心，我待不下去，只住了一个月就匆匆忙忙回来了。”

去年，张大妈的女儿女婿从台湾来温州探望她。“连战、宋楚瑜来大陆，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只想大陆与台湾早日通航，这样，我们一家人来来往往就方便了。”在家安度晚年的张大妈如是企盼。



今日解放路夜景

五里长街解放路

古城温州南北走向的大街只有两条:一条是信河街,一条是解放路。

解放路古时称大街,是一条贯穿温州古城的长街,北端设有望江门(后称朔门),南端设有瑞安门(后称大南门)。沿街小巷小弄极多,有人统计,东侧有名称的有二十七条,西侧有名称的有三十四条,其中棠荫坊(今仓桥街)、问政坊(今七枫巷)、德政坊(今县后巷)、双桂坊(今纱帽河)、墨池坊、康乐坊、五马坊等,在北宋时就被称为温州"三十六坊"。百年老街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久远传说,人文之光孜孜不倦地滋润着在这方水土上休养生息的百姓人家。

民国初期,解放路称南北大街。1934 年,以蒋介石名字命名,改为中正路。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浙南游击纵队龙跃司令员率军从小南门入城后,直驱南北大街。为纪念温州人民得到解放,南北大街被定名为解放路。从此,古街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路以广场路为界(过去称打锣桥),分解放北路、解放南路。

自古以来,解放路就是一条闻名浙南、闽北的商业大街。过去商家经营也讲究专业市场,解放南路以经营棉布、百货、印刷、南北货为主;解放北路以经营油类、鱼类、南北货、冥品为主。

英美洋油对垒大战

苏虹先生编著的《史林一叶》中,有一篇文章以纪实的形式,叙述了清末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解放路(当时称南北大街)发生的一场英美两国之间的石油大战。

1876 年 9 月 13 日《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相继来温州推销石油,他们互相倾轧争斗,不择手段抢占温州石油市场。英商在南大街开了一家专

门销售亚细亚公司石油的协丰油店，美商在北大街开了一家专门销售美孚公司石油的裕新油店。英美两方商人南北对垒，势均力敌，竞争趋于白热化。据悉，当时南大街的协丰推出“买油送灯”的促销措施，北大街的美孚立即推出“买油送洋皂香水”的措施与之相对。更有甚者，他们还把银元连同木屑装进油桶内，诱使市民及郊区农民购买他们的洋油。据传闻，江北一个叫林崇清的顾客，购买了一桶洋油，打开油桶，里面是许多枚银元。此法促销果然灵验，弃菜油用洋油的市民越来越多。不久，温州百姓夜间照明不再用菜油，基本上都用洋油。

火酿三次大灾害

“青田怕水推，温州怕火煨”，“怕”字点明了人们对祝融策划的一场场祸患的万般无奈，解放路曾经发生多次火灾。4月6日清晨，在中山公园茶亭，几位商业界的老前辈，说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轰动温州的“王国梁事件”，个个唏嘘不已。在老人们你一句我一言的拼凑下，事件始末复原如下：

王国梁是美琪布店老板，由于经营得法，生意非常红火。布店坐西朝东，与现在解南邮电支局遥遥相对，店面两间，专门经营棉布生意。火烛发生在夜间，火源是从楼梯下起的，火灾还殃及旁边的钟表老店。守夜的伙计从楼窗跳下逃生，摔断了一条腿。事后，该伙计透露，王国梁临睡前在楼梯下的一个铁面盆里曾经烧过什么，估计是死灰复燃，酿成了大火。美琪布店的火灾碰在刀口上了，当时正好是“三反”“五反”运动，阶级斗争处在剑拔弩张之态。美琪布店的火灾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王国梁纵火破坏，是一起重大政治事件，王国梁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温州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上了年纪的人，不少都目睹当年王国梁坐在木栅栏的囚笼内游街及赴刑场就刑的那一幕。五十多年后，知情者回忆这起纵火案，有许多人为王国梁叫屈：王国梁为人忠厚老实，处事谨慎，他怎会纵火焚烧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过失酿成火灾的可能性比较大。



1947年6月3日，温州各中等学校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并集会游行。图为游行队伍经过温州北大街（即现在的解放北路）的情景（资料图片）



1967年7月27日至8月3日，温州五马街口的邮电分局、新华书店、亨得利钟表店、美术公司和县前头解放电影院以及周围民房计24495平方米在武斗中被烧毁。图为大火过后的解放南路　邵家业摄



亨得利钟表店

现在的解放路135号是藤桥熏鸡专卖店，当顾客们步入装潢考究的店堂时，谁也看不出这里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悲剧。

“过去，晏公殿巷口有间广货店，取名为天一，店主的目的是想成为天下第一字号。”开业那天，门口非常热闹，店主请来军乐队，铜鼓洋号都打裂了，鞭炮放得满天响。广货店只营业了一天，第二天就被火烛烧光了，后来人们戏称该店为“一天广货店”。温州针织厂退休老干部李长青老伯诙谐的讲述，带出听者一片笑声。

而提起“文化大革命”武斗那年的那场大火，人们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1967年的夏天，解放南路东侧天井栏一带大火连天，从7月27日一直烧到8月3日，新华书店、解南邮电支局、亨得利钟表店、温州医药公司以及周围的民房全都化为灰烬。“文化大革命”时，时局非常混乱，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两派为夺权架起机枪对射，据说大火是机枪对射烧起

来的。解放路这里是火线，居民为逃难，都疏散到郊区。枪林弹雨中，没人敢上去救火，那火就足足烧了几天！

扬名坊间的两位女性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温州聋哑学校已成为一个教学优质、设备先进、环境优美的一流聋校。但是，谁也想不到它竟是在繁荣的解放北路一座私人住宅内起步的，它的创始人竟是一位文弱的聋哑女性陈希聪。

从陈希聪的遗作中，我们得知，她幼年因病致聋哑。11岁时，父母就把她送到上海康家桥福哑学校读书，学习培训四年后，她又到北平，在当时的北平市立聋哑学校求学。1946年已经回到温州的陈希聪，萌生创办温州聋哑学校、服务社会的想法。她邀请了张忠铭、陈宾石两位聋哑人一起，经过多方努力，正式挂牌成立私立温州聋哑学校，并从上海聘请了一位具有办学经验的蔡润祥担任校长。此时，教师仅三人，学生十六人，校址就设在解放北路14号陈希聪住宅内。

在解放北路，还有一位名扬全国的新闻人物，她就是被媒体称为"幸运一号"的章华妹。

章华妹家住解放北路83号，家中有七口人，就靠父母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因生活贫穷，20岁的章华妹自谋出路，在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开始做小百货生意。为了合法经营，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经申请，领到工商部门颁发的登记号为101101的营业执照。这份执照看上去普普通通，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其意义非比寻常。

章华妹是个办事踏实的人。她想，既然成为合法经商的个体户，就要正正规规地做生意，于是她把自家临街房子改成店堂，把领到的营业执照挂在醒目的位置。解放北路83号成了她经营的商铺，她开始理直气壮地做生意赚钱。

章华妹领来这份营业执照后，也启发了街坊邻居的经商意识。于



鸟瞰解放路

是张家开店卖皮鞋，李家开店卖电器，陈家开店卖服装，个体经营户在解放路遍地开花，盖有工商局红印章的营业执照为他们做生意保驾护航。货出钱进的买卖增加了家庭的收入，繁华了曾经沉寂一时的老街，更激活了我们城市的经济。

2004年，温州被评为“中国十大活力城市”，章华妹作为全国第一个正式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个体户，被请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

老店新店同存共荣

历史上，解放路就是一条经济繁荣、店铺林立的商业大街。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英、美、法、日的商船，沪、甬、闽的货船由海上进入温州港，商贾们上岸以后，从望江门先经过解放北路进入市区；郊区上河乡一带农民生产的土特产，也是通过瑞安门、经过解放南路进入市区的。因为商贸繁华，交通便捷，沿街各类店铺应运而生。说起解南、解



解北打锣桥口街景

北那些名店、老店，朔门街口的大妈、阿婆们能如数家珍似的报出一大串：协大祥布店、吴长源油行、广生和酱油店、久和酒坊、顺源钱庄、锦纶布店、永泰昌铜号、集成百货店、老宝成金店、林广纪水果行、益泰源颜料店、益美糕饼店等等。

沿着解放路由南向北，抬头看见的是一间间灰墙黛瓦、颇有气势的高楼洋房，都是当年经营有方的商家们留下的业绩。558号是一座欧陆风格的三层楼房，门面上有“中国税务”四个字。居住在此的林文渊先生介绍：这一排楼房过去是温州大资本家吴长源的房产，吴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开油行，专门出售英国名牌壳牌洋油，生意非常兴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店面都被国家没收。

530 号的源和、187 号的王大成、66 号的叶三宝，都是当年的“老字号”。石刻犹在，人事全非。现在530号是朔门五金机电商行，187号是温州医药商业集团公司器化玻分公司，而66号则是劲王鞋服专卖店。

解放南路的新华书店是读书人魂牵梦绕之处，它创办于1949年10月，1954年，新华书店门市部定于解放南路，面对五马街口。春来秋往，

书店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拓展为书城，经营项目从原来单一的图书扩大为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玩具、工艺美术品，还有咖啡吧、小吃店，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选择他们心仪的读物其他用品。



解北小吃店

126号的亨得利钟表店是百年“老字号”，正在店堂营业的蒋迅逸师傅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蒋少道、大伯蒋咸道原先都是亨得利钟表店的老职工，他们少年时就在亨得利当学徒，后来成为温州有名的修钟表师傅，他们一生都在亨得利服务，现已退休。蒋师傅指着门口的广告语说，“百年老店，名表收购，精修钟表，立等可取”是亨得利老店对顾客的永远承诺。

不少女士说起购物，言必称开太，开太百货商场成为了她们购物首选的商场。解放南路2号的开太百货商场开店只有八年历史，但深受市民欢迎。

2004年解放南路改建，南片的居民住宅、商家店铺有一部分被拆迁。如今这里已是道路宽敞、高楼林立，街边楼旁时有绿地花园，极具大都市气派。在人民路国际大酒店门口，笔者看到这里的路牌已改为大南路，不再称解放南路。



解放路上的一家唱片店



最窄的门面,大约只有80厘米左右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解放路变短了。但愿这些变更,无伤大雅,老城的古韵与现代都市的时尚繁华能被高明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们巧妙地融合在这方美丽的土地上。

这里古迹一处又一处,历史一段又一段。在这里,我们可以追寻远逝的时光,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变迁的痕迹,她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备忘录……



墨池旁的石碑

墨池坊:城市的备忘录

墨池坊,千年古坊。宋时《祥符图经》有记:温州有坊五十七。绍圣年间,杨蟠任知州时,定为三十六坊,墨池坊即其一。

对古坊的命名,民间传说、史书记载版本很多,如"王右军临池作书,洗砚于此,米芾书'墨池'两个大字,故称'墨池坊'"之类。众说纷纭中有一个共同点:全与坊间的那方古池有关。

墨池在古坊东面原鹿城区区府大院内,古木环绕,清水盈盈,池边石碑上有"墨池"两字,原系宋时礼部员外郎米芾所书。现在石碑上的两字则是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温州总兵黄大谋的手迹,字旁还有黄大总兵刻此碑的题记:王右军旧迹,昔米元章书勒"墨池"两字,今湮没无存,幸池尚存,余恐其迹之终湮也,爰是修整续补二字,以志不忘云。乾隆五十年秋八月三日三衢文溪黄大谋书。

应该由衷感谢这位黄大总兵，凭他对古迹的那份“诚惶诚恐”，给小巷的人文历史留下了一笔有力的佐证，也让今人有幸在这粼粼清池边抒发远古之幽思。


墨池

名园古宅

午后，阳光淡淡，巷中的梧桐尽情伸张着枝叶，给小巷一片浓荫。树下，坊间老翁陈子松先生正在津津乐道着古街的旧貌。

过去温州有“九山十八溪”，墨池坊间这条小溪也算是“十八溪”之一，它从东边的华盖山蜿蜒而下，穿街而过，向西流逝，坊间人家户户枕水，家家有桥。在这极富韵致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光中，一些名门大户在此择地皮，造宅第，建花园。温州古代“十大名园”中首屈一指的玉介园就在墨池坊1号大院内。

明嘉靖年间，永强英桥人王澈（官至兵部郎中、福建布政使参议）辞官后，从永强二都迁居到郡城墨池坊，在坊东建私宅传忠堂。后来王澈的儿子王叔杲又在住宅周边置地十来亩，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剪辟榛莽，改葺墙垣，构筑亭轩，遍植松竹槐柳，初撮园林之胜”。花园主人从其书著《玉介园存稿》中撷取“玉介园”三字为花园命名。

当时玉介园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其内有池塘假山、亭台轩榭。从西向入园，先是两旁遍植槐


沈家庭院的屋脊



铜铸门扣



巷内18号宅门

树的林荫小道，往里依次有橘园、爽然台、青旭楼、苍雪坞、从兰馆、挹华轩、玉华凝翠亭等。园内种有多种名花古木，其中数梅花最著名，有宫粉梅、玉蝶梅、龙游梅等珍贵品种。每年早春时节，清风拂柳，梅花怒放，幽香馥郁，置身花园间，心清神怡。明代诗人何白观景生情，留下描绘此处胜景诗作：琼树悬灯照万花，花间深夜醉琵琶。误疑晓霁罗浮雪，海日光蒸庾岭霞。

到了清代，玉介园逐渐荒芜，后来成了温州镇总兵署，老百姓称其为镇台衙门，想必那个刻碑保池的衢州黄大谋，便是此时衙门内的最高统领。

民国二年(1913)江苏如皋冒广生(系瑞安名门黄绍第的女婿)任瓯海关监督，因为关署就在玉介园西侧，冒先生遂将园内屋舍修缮整理后，作为关治文书之所，后又进一步修葺，营造成园林宅地，并取名为"瓯隐园"。冒广生还在园内建永嘉诗人祠堂，以祭祀宋朝以来的温州籍著名诗人。

旧时的墨池坊还有一座名宅，庐号为"墨池居"，其主人谢磊明是西泠印社早期成员、温州著名篆刻家。谢老一生除善治篆隶金石之外，还爱好收藏书画、火花、邮票、古玩，素有"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美誉。1960年，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邓拓先生(当时先生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来温州考察，希望能得到温州民间篆刻高手的作品，经温州古旧书店老板冯国栋的引荐，谢老为邓拓先生刻了一方落款为"永嘉谢

光”的“邓拓之印”。

只可惜，1948 年 10 月，墨池居遭遇火灾，谢老一生的珍藏顷刻间化为灰烬，唯留下宋代瓷制叶适墓志，先生将其捐献给了温州文物馆。

居住在23号沈宅老屋里的沈华山阿公已经92岁了，这座老屋由他的祖父购置，距今已有二百来年。阿公祖父名叫沈薰亭，过去在墨池坊开酒坊，“我阿爷出生横渎，早年靠做小商贩发家致富后，买田买屋，墨池坊这座老屋是温州富家‘十三万’的书院，我阿爷买来后稍加装修，作家居庭院，旁边的厢房作酒坊。”阿公如是介绍沈家的发家史。

沈家在墨池坊经营酒业，生意顺境，家资殷实，沈阿公父亲沈缉侯（曾是赴日本的留学生）在上世纪40年代又在老屋边造了一座三层洋房（现为墨池坊 21 号）。新中国成立后，沈家的大洋房被政府没收，成为温州市人武部的机关办公楼。

23 号庭院宽敞，道坦与两边的厢房之间用花墙隔离，东西两侧各有两排图案不同的镂空花墙，两方花墙之间又有长条砖雕相间。砖雕上刻的莲、梅、菊、牡丹等花卉，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昔日书院的典雅气息依然弥漫在沈家这座古老的庭院。

政府机关

在温州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墨池坊 1 号”成了温州市人民政府的代名词，因为温州市最高行政机构在墨池坊 1 号大院中整整雄踞了三十年。三十年中，政府的一切行政指令、各类有关政治、经济等政策的红头文件，从这里频频发出，传达到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深入到市民的各个阶层。

曾经是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工作人员的郁宗鉴先生的一段回忆，让以往的岁月又复活在我们眼前：温州市人民政府于 1949 年 8 月 26 日成立，当时市政府办公室设在温州第一桥的一条小巷中，三间木头结构的两层楼，实在无法容纳下新政权建立后急需完善的各类办公机构，解决市政府办公场所成了当务之急。四处寻找后，看中

了墨池坊底的镇台衙门,这里虽然一片荒凉,处处断壁残垣,但空间大。于是就在这里破土动工，建造一座八间的两层楼房。1951 年 10 月,温州市人民政府新办公大楼在墨池坊 1 号落成,市政府办公室首先迁入新办公大楼，郁宗鉴先生还留有一张当时拍的新办公大楼的二寸照片。

市政府新办公大楼远看呈紫红色,曾被市民称作“红楼”。以后,1 号大院内又陆陆续续建造了一幢幢楼房,作为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办公用房。

墨池坊成为我们城市的行政中心,而一号大院门口设岗哨,有卫兵严格把守,院内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政府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墨池坊这种权威性的身份在市民心目中整整坚持了三十年。

1981年,地市合并,温州市人民政府迁移到广场路,墨池坊 1 号又成了鹿城区人民政府的办公场所。

文化公园

初夏的早晨,清风扑面,为了解古坊,我在这里寻寻觅觅。蓦然,郭钟岳的那首《瓯江竹枝词》浮上脑际:风流太守忆王郎,经换笼鹅字字香。昨夜见郎书法好,移家合住墨池坊。儒雅太守王羲之的挥毫洗砚,给小城历史编织了不少生动的章节，也给古坊人文注入了墨香书气,徜徉坊间,宁静、平和之气似乎在你身边流淌着……

放慢脚步,由西向东,小巷口南侧是点心店,北侧是美娇糖果店,然后有吉瑞坊外贸服饰、阿美美发店。20号大门上有一对龇牙咧嘴的兽面铜铸门扣,扣环上镂刻花纹,制作精致,这可是小巷深厚文化积淀的醒目标志。更醒目的是气宇轩昂的18号大屋,门台上“志财守朴”的篆体字门额是主人勤劳致富、坚持俭朴的生活理念。墙院内苍郁的枇杷树伸出缀满金果的绿枝,给小巷平了添勃勃生机。

小巷内的墨池小学,创建于1878年,原名为艺文小学。中科院院士李启虎、清华大学前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一代名医陈梅豪都是该

校杰出的校友。2007年5月,墨池小学被浙江省教育厅命名为“浙江省百年名校”。

艺术家、文艺工作者们在温州市文联交流信息、切磋技艺,35号曾是他们温馨的家。21号的鹿城乐乐托儿所内孩子们正在跟老师学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奶声奶气的诵读,童趣盎然。

岁月沧桑,古迹难保,文脉却依然,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息仍旧在老百姓的居住、作息等诸多细节中传承。

2005年年底,鹿城区区政府陆陆续续从墨池坊迁出,现在墨池坊1号大院门口悬挂的四块牌子是:温州市诗词学会、温州市民政局、温州书画院、墨池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

为了提高温州市城市文化品位,挖掘历史古城的文脉,温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以王右军洗砚的墨池历史遗迹为景观基点,在墨池坊一带建成一条绿色视廊走廊,将不同时期的历史遗迹王右军祠堂、玉介园、永嘉诗人祠堂、东瓯王门台、古井等串成一线,并拟建一座社区历史文物博物馆,突出墨池坊一带浓郁的文化特点。

按照政府部门规定,墨池坊将成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中心点,这里的民居外观将被改建成粉墙黛瓦的形式,建筑形态以三四层的坡面屋顶为主,院落内部保留一定的空间,而1号大院将改建成市民休闲的墨池文化公园。院内大片绿地、古木将妥善护养,两幢有保留价值的大楼外部按明清建筑风格改装后作为温州美术馆和墨池吟坛,园内将按原貌修复玉介园、瓯隐园。

不久,花木扶疏、曲水蜿蜒的古代园林将再现于墨池坊东边,而徜徉其间、享受闲情逸致的不仅是高官名士,还有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普通市民。



东门康乐坊280号古屋

街巷是城市的交通脉络，也是市民生活的依托，更是折射城市文化的舞台。行走在康乐坊，文化火花扑面而来，历史余韵袅袅入耳。情不自禁，你会去刨根问底，会去访古探幽。

东门第一街

“古历二月初一‘拦街福’，从东门城门头康乐坊开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商贾大户在家门口摆上八仙桌，放上三牲、糕点、鲜花祭祀，舞龙、做戏、踏高跷，一条街要热闹好几天。”八旬老伯俞宗元津津有味地说起康乐坊当年“拦街福”的盛况。

“拦街福”是温州流传几百年的民间盛会。传说是明朝时为庆祝抗倭胜利，百姓自发举行的活动，后来演变为一年一度的风俗节庆。活动从农历二月初一开始，第一站是康乐坊，原因有两个：一是康乐坊是城



康乐坊口的百年老屋

市东大门的第一条大街；二是街名吉祥，符合老百姓新年伊始祈求康乐平安的愿望。活动到三月中旬结束，最后一站到第一桥，用意是让老百姓处处事事争第一。

康乐坊东起环城东路，西至解放北路，是老百姓为纪念宋初出任永嘉郡太守的谢康乐而取的名。据康乐坊老人林国松回忆：原来在康乐坊东头（横井巷口一带）建有一座谢灵运牌坊，花岗岩条石垒筑，五六米高，这可算得上是康乐坊的街标，只可惜现在杳无踪迹。

商业老街仍旧繁荣

“康乐坊是东西走向的老街，街道南北两边差不多都是店面。旧社会时，街的两边有糕饼店、布店、纸店、油行，开得最多的是雨伞店和瘃橱店，产品出口日本、东南亚一带；解放后公私合营，个体店关门，经营生意的人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康乐坊又活跃起来，许多店主们经营起五金电器、钢丝铜皮，生意一度很繁华；城市改建，道路拓宽，北边民居几乎都被拆，只留下几间店，现在看看半条康乐坊，商气好像不如以前繁荣了。”这是简巷居委会主任郑少敏的介绍。

坐在康乐坊288号陈家中堂，听88岁高龄的陈老太太说原康乐坊名店陈利华纸店的发家史：“我丈夫叫陈善榜，原是江北浦西人，少年时到瓦市殿巷李恒兴纸店学生意，后独自立业，先在横井巷开纸店，不顺境，逢上刮大台风，店堂倒塌，纸张损失。民国三十年（1941年）又在康乐坊口开了陈利华纸店，先开两间，生意越做越大，又开了两间。快解放时，改做讲义夹，自产自销，营业额也很好。这座大屋，建好已有七八十年了，听我老伴说，当时用了一万多元钞票。”

陈家这座大屋系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墙壁栋柱全部用红色灰色清水砖相间砌成，门窗板壁是杉木板，走马楼栏杆用紫红色百叶状板条，中堂底锦屏门上漆色至今还油亮闪光。

陈家住宅后面过去是栈房，作染纸坊。纸料从泰顺进来，在自家作坊里染色。红、黄、蓝、绿各色染缸一字排开。染纸时，用刷子将颜料刷

到纸上，然后放在木炭炉上焙一焙，再挂到竹架上晾干。作坊里的染纸师傅、相帮伙计也有十几人。

陈老太太说："解放后，我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康乐坊的六间店面，楼上楼下全部被没收，只留下这座大屋给我们自己住。"

施顺发雨伞店在康乐坊也算得上是一户富贾，他们家生产的纸伞，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还出口到东南亚。

"施顺发仁字伞号、施顺发义字伞号、施顺发礼字伞号都是我家祖上的雨伞字号。我祖父施光裕有四个兄弟，他们陆续从文成乡下来到温州创业，在康乐坊开雨伞店，南北两边，有我们施顺发开的好几间店。我阿爷常常念叨：字号硬，销路才好。他们兄弟几个经营伞业，非常注重牌子，钞票赚少没关系，字号决不能倒。由于经营得道，我家雨伞销路日益扩大，还在康乐坊买店建屋。"施光裕的孙子施正克叙述着他祖上的发家秘诀。

施光裕共有五个儿子，几乎都是大学毕业，并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

老东门人说起林裕昌店，多多少少都还有些了解：从城门头迈进康乐坊，第一间就是林裕昌南北货店，以卖糕饼为主，店主林岩进是个乐善好施的生意人。

林裕昌南北货店始创于清末约 1890 年，店主林岩进原来是藤桥上戍人，12岁那年家境破落，找不到活路，他父亲心一横，把岩进领到瓯江边舢板船上，托撑船老大带他去温州讨口饭吃。到朔门码头上岸后，老大的船就开走了，岩进独自一人，举目无亲，站在码头上哭，水门头糕饼店主人好心，收留他为徒弟。岩进勤学做糕饼技术，三年后出师，被叶德昌南货店聘去做糕饼房师傅。有了些积蓄后，他先租屋开店，后又在康乐坊买店面置产业，娶妻生子。康乐坊离朔门码头不远，是商贾云集之地，林家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们取店名为"林裕昌南北货店"，请温州著名书法家彭志川为店堂写招牌字。

资金越多，营业范围越大，他们不仅经营南北货糕点，还经营酱油、酒、蜡烛之类商品。林家叫得最响的品牌是裕昌潮糕、裕昌桂花年糕，

名扬浙南、闽北，上海也有老板专门来林裕昌进桂花年糕。新中国成立前，温州电台、《浙瓯日报》常为林裕昌打广告。林岩进的儿子林国松，现在还保留一块刻有“裕昌”字号的制作桂花年糕的木头印板。

现在的康乐坊南边，从街头到街尾全部是商铺，大部分经营五金、电器之类，笔者粗粗一数，有一百三十五间，询问店主生意情况，他们都不愿多讲，只是淡淡回答“可以”或“能维持”，唯有47号景星包点店店主响亮地回答：“生意好兮好！”像温州许多商店一样，康乐坊47号的包点店也以店主胡景星名字为店名。

景星包点店的箬糕、马蹄松、油蛋、鸡肉馒头远近闻名。该店包点花样多、质量好，“我家的儿子是吃着景星店的馒头长大的。”市民胡先生的孩子每天上学路过康乐坊的景星包点店，早餐都是到他们店买，十多年，天天如此，百吃不厌。现在搬了家，路过时，还不忘带些松糕、硬米饼儿之类的回家。

景星包点店的鸡肉馒头、油蛋1990年获浙江省首届个体面点创作比赛二等奖；2004年，马蹄松又荣获“温州十大名小吃”称号。对这些名誉，胡家非常珍惜，有段时间，过往路人看到那只金灿灿的金杯就摆放在柜台上。金字招牌为景星招来不少顾客。据胡景星说，因为景星包点生意好、牌子硬，他们店在瑞安、乐清、永强等地开了十几间连锁店。

现在胡家包点店由胡景星儿子胡飞龙夫妇经营。

今昔名人尽显风流

“我们这条巷称施公里，是解放前市民为纪念英籍医生施德福而取的名。施公是温州白累德医院第四任院长，他的故居就是现在瓦市小学内那座贴满爬山虎的洋房。施公的妻子、儿子都从英国来到康乐坊，居住了好几年，我是他们的邻居呢！”住在施公里的瓦市小学退休老师，现年92岁的李佩秋边指点边介绍。边上另一位老者接上话茬说，过去，医疗技术落后，都用土法接生。老百姓说女人生小孩，一脚棺材里，一脚棺材外。十个产妇，差不多有半数人难过鬼门关。施德福的

产科技术是最好的，产妇到他这里生孩子，基本不会有生命危险。有个乐清女人，腹中孩子横卧，肚子痛了三天三夜，死去活来，只当没救了。进到白累德医院产房只一会儿，孩子就呱呱落地，大人也没事。老百姓称施德福是温州妇女的福音，是温州妇女的救命神仙。

温州二医的院长陈梅豪、郑求是、傅大中等都是施德福的学生。施德福不仅为温州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医生，二十多年里，他还创办了两座私立护士学校，陆陆续续培养了一百五十多名护士，形成温州第一支经过正规训练的护理队伍。

"施德福在二医时，病人来挂号分黑签、黄签、白签，黑签医药费全免，专门为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服务。白签一天只挂十个，由施德福看，医药费很高。过去看不起病的穷人多，施医生救了不少穷人的命。"住在康乐坊 230 号的一位老人说。

施德福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科大学，获热带病学博士学位，于1917



瓦市小学内的施德福故居

年来白累德医院任院长，直至1950年才离开温州回英国，当时他已满头银发，温州医师公会与各界人士开会欢送他，并留影惜别。据悉，温州二医百年庆典时，施氏后裔曾来温州二医参加庆贺活动。

海坛山上有一座赵尔春烈士塑像。1963年12月27日上岸街的那场大火，让"爱民模范"赵尔春的英名传遍瓯江南北。人们却不知道，与赵尔春同时被瓦椽砸伤的还有一位无名英雄，他叫林国铭，是林裕昌店主林岩进的孙子，住在康乐坊10号。

那年刚从消防队复员的林国铭，没有忘记消防战士的职责，火情就是命令，他与海军战士、居民一起冲进火海，一趟一趟往外搬新码道小学的资产。后来听救他的人说，他与海军同时被学校礼堂屋顶瓦椽砸倒。

林国铭躺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当时的市委书记崔振华、市长英宜之到医院慰问过他，并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受伤者。抢救时，林国铭的亲人都围在诊室门口，只有妻子在下寅木材厂上班（当时交通不便，休息日才回家），没有通知她。崔振华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指示：设法通知林国铭妻子刘瑞芬。

"赶到温州已经半夜，我先奔到118医院，只见被抢救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海军，不是我丈夫，于是车又送我到温二医……"刘瑞芬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军人证"，证书原因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1963年12月参加新码道小学救火，房倒伤及头部，昏迷数日……

女儿林红带着赞叹的口吻述说他爸爸一摞子的救火故事："我爸爸从消防队复员，懂得救火技术，还特地在自家备了一只灭火器，只要有火警，他就会提着灭火器冲出去，他从没想到自己身体不好，也没考虑安全问题，我们家里人称他是消防队编外队员。"

林国铭言语不多，很低调，据说记者多次采访他，都被拒绝，是妻子、女儿公开了他救火救人的一件件秘密。

施正克是施顺发雨伞店店主施光裕的孙子，在温州中旅社工作，他以关爱社会为己任，多次向市政府提有关城市建设规划、保护历史古迹

方面的建议，获过“优秀市民”称号。他1996年写给钱市长的建议信《保护文物与发展旅游业》，被刊登在《温州日报》上，编辑部还加了按语。在城市将要改建的这段时间，他热心地予以关注，写过多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提出许多宝贵意见。1998年，他获得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诤言奖”。



67号古民居中的花墙

康乐坊还有致力于宣传瓯越饮食文化的陈康春、著名伤骨科医生朱鹤、小儿科权威傅大中等，“风流人物”数不清。

历史遗迹有待恢复

“康乐坊是白鹿城东大门，依山傍水，交通便利，过去的城门在海坛山和华盖山之间，环城东路是护城河。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侵略者进入温州后，他们就瞄上了这块福地，选址在这里创业、居住。达官富商也在这里置业建宅，宗教信徒在这里建佛寮寺院。一条康乐坊街，汇集了中西不同风格的各类建筑，只可惜这些文化遗迹大部分已被破坏了……”著名伤骨科医生朱鹤说起这些，遗憾多多。

康乐坊89号内的厉宅大屋是清末所建的古民居，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共有九个院落。大屋系三合院式，有三面回廊，二楼有拼花美人靠，外墙窗上面均加西式拱券窗套，大门台上砖雕精美。建筑专家认为，厉宅大屋是温州中西建筑艺术相互融合的典型宅居之一。

据朱鹤医生回忆：一条康乐坊，文化古迹很多，过去城门头（即现在海坛广场位置）有一座明代古塔，民国时间镇长刘庆云建私宅，给摧

毁了。在康乐坊，像厉宅大屋这样的古民居可以说是鳞次栉比，北边依次有朱宅、李宅、蒋宅（生生钱庄）、季宅、洪宅、吴宅（福大布店）、陈宅；南边依次有杨宅、厉宅、张宅、施宅，这些古民居规模宏大，布局讲究，构件精美，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比如杨宅，内有花园假山、亭台楼阁，正堂高悬一块上书“四知堂”三个大字的大匾，匾的左侧镶贴一张黄绢，绢上不仅有红印戳，还有“杨尚善”、“钦封诰命夫人”等字。老一辈人说，黄绢是皇帝圣旨，红印是黄金印，至于杨家为什么被钦封，坊间百姓没有流传，只知道杨家上代在京城做大官。

280号是一座欧式三层楼房，矗立在康乐坊北边，像一面旗帜。



89号厉宅大屋的居民



厉宅老屋楼梯下



厉宅老屋走廊间

这里新中国成立前是英国人开的亚细亚煤油公司。据说，城市改建时，为了保住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特将拆迁红线绕进大简巷。“前年，一位乐清虹桥的老板，多次带妻子、女儿、兄弟来看此屋，还请来建筑设计人员，把洋房里里外外量了个遍。他说自己正好有三间地基，也要建一座与洋楼一模一样的住宅。今年春天，他又来了，说他的楼房已经建好了。”居民陈阿姨说。

清明时节，常常有一群群学生去永昌堡瞻仰抗倭民将王沛、王德的塑像，而对已经消失的位于康乐坊246号的王德纪念堂，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

康乐坊原来有皇帝钦命温州知府敕建的王德纪念堂愍忠祠。薄暮冥冥，坐在246号屋前道坦中，王氏后裔王景云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他保留的有关愍忠祠的一本本资料、一张张图片。

“王德，字汝修，别号东华，少英异，负大志，弱冠登嘉靖十七年进士，授东昌府推官，善治狱律，有能志……”《明实录》中有这么一段对王德的记录。

王景云是王氏第二十一世孙，每年正月十二，他与家人都到永昌堡吃祠堂酒；清明时去瑶溪半山祭祖上坟；六月初六，到永昌堡晒保存的宗谱、族谱。几十年来，王氏族人一直保持着这些习俗，居住在台湾、香港的王姓后裔也会赶来祭祖。

说起王德纪念堂被毁，王景云叹息不已：纪念堂原名愍忠祠，“愍”即“悯”，王德公是在明朝嘉靖十七年四月间，在瑞安梅头抗倭殉难的，同年七月，皇帝就下圣旨封他为太仆寺少卿，并钦命温州知府在康乐坊建愍忠祠纪念。

王景云先生翻开《明实录》复印件，指着其中皇帝敕命的原文：“御寇势孤竟遭奇祸。朕用嘉悼特赠尔为太仆寺少卿兼赐祠荫呜呼……”

据史书记载，王沛、王德殉难后，受圣旨，在温州天井栏敕建王沛纪念堂褒忠祠，在温州康乐坊敕建王德纪念堂愍忠祠，每年春秋两季遣官拜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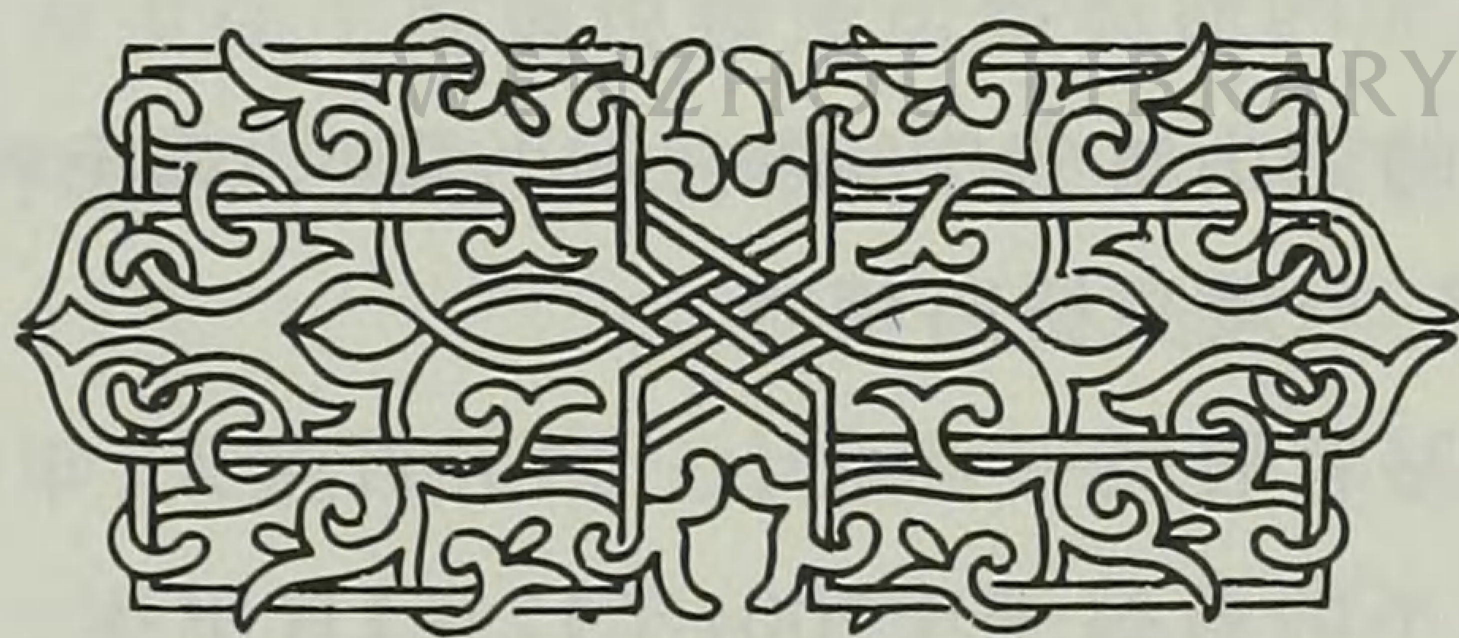
王德儿子王如璧受荫世袭锦衣卫百户，明世宗还赐祠堂“劲节英

风”御匾。

新中国成立后，祠堂基本上还保留原貌，“劲节英风”御匾仍旧挂在祠堂正厅中。1963年，祠堂被改建为浴池的锅炉房，里面的设施被破坏。2003年，城市改建，道路拓宽，祠堂被拆为平地。“唯有这条石上‘愍忠祠王界’的文字成为历史的见证。”王景云指着一条他保存的刻有“愍忠祠王界”五字的花岗岩条石如是说。

原来祠堂天井中有一口古井，也将被填埋，王景云多方奔走，没有作用，只得自己动手，请来工人清理出井中泥石，用水泥砌成井栏。现在这口井终于清泉汩汩，游鱼翕忽。“只怕是好景不长。”王先生担心这口唯一留下古祠堂痕迹的水井也会永远消失。

“像愍忠祠这类文化遗产，亟待保护呀！”康乐坊人在呼吁。





今日鸡鸣岭

鸡鸣岭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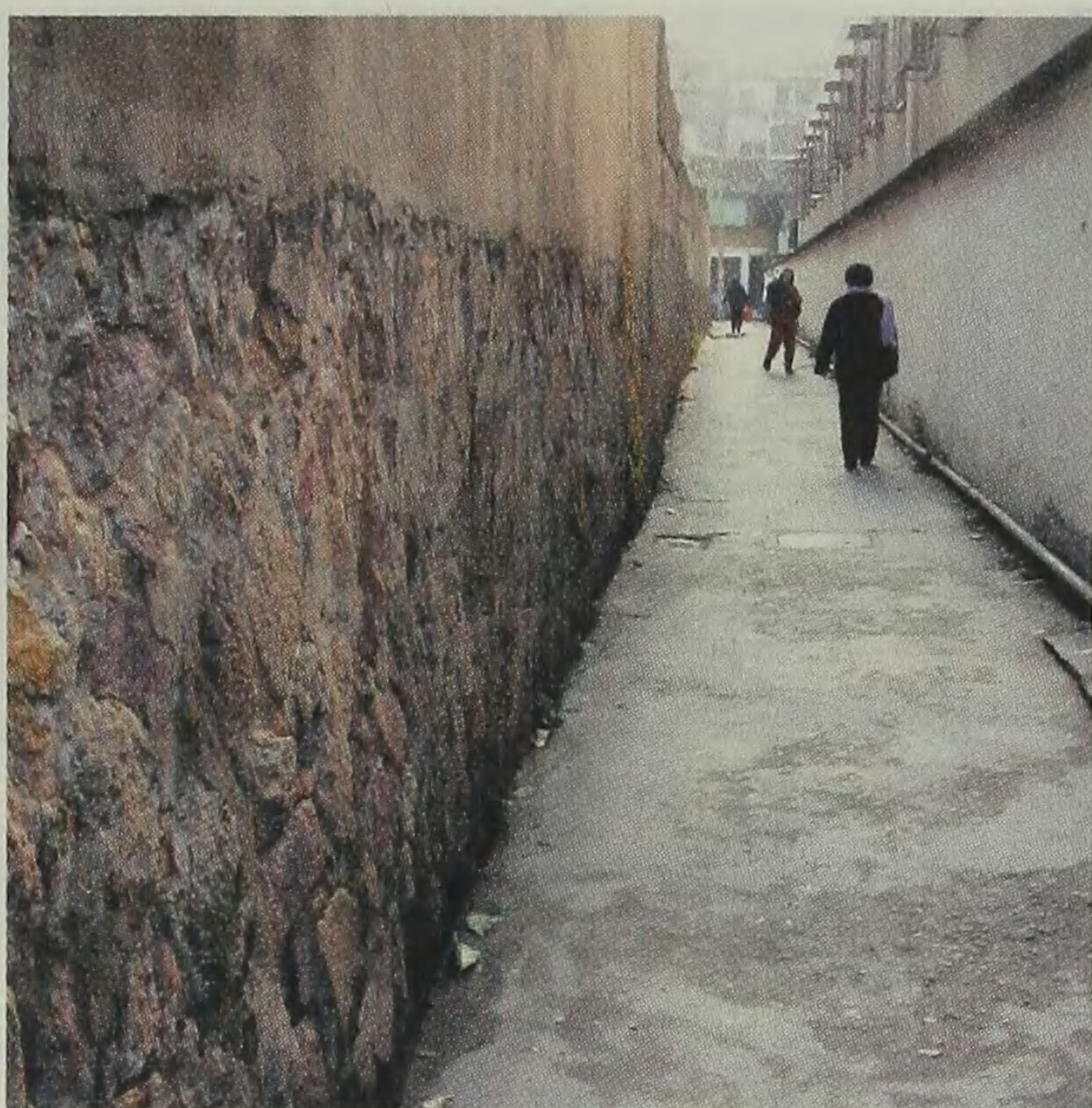
在温州市区的老街古巷中,有一条小巷叫"鸡鸣岭"。它北接永塔路,南连飞霞北路,与矮凳桥路相对。

现在鸡鸣岭路有居民一百七十三户五百多人,年龄最大的叫颜阿香,92岁;年龄最小的男孩子于2004年12月2日出生,其母亲潘励励是温州二中语文教师,她说儿子的小名叫"QQ"。

岭的传说

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 为温州悠久的历史和宜人的风光所动,流连忘返。夜幕降临了,他还在江心屿游览观光、乐不思蜀,直到深夜才

命渡船回岸。不想船刚靠陆，便被几个汪洋大盗瞄上，一直被追到东门口。此时有一山岭挡在乾隆的面前，乾隆以为这下在劫难逃了。眼看歹徒就要手扬大刀包抄过来，不想，岭背上突然传来三声公鸡的打鸣——喔喔喔。强盗以为天即将亮，官兵必将来营救，大喊不妙，纷纷回头逃窜。


鸡鸣岭不过是一条百米小巷

为报岭上公鸡的救命之恩，乾隆即赋七绝一首：蓬莱仙境不夜游，皓月影榭岂回休？不闻东岖天祸降，金鸡报晓还春秋。他还在山崖上亲笔题写“鸡鸣岭”三字。

有关鸡鸣岭的传说，民间有多个版本，这是流传最为广泛的，并有史料为据。

“当年的鸡鸣岭确实有一条岭。”住在华电新都68岁的余老伯证实。他们家搬到鸡鸣岭时，这里还有一条十多米长、一米多高的土坡，周围是一片菜园和几户人家。

永东路居委会主任王莲莲说建造居委会前的大厦打地基时发现下面全都是岩石，这话可算是对“鸡鸣岭”中“岭”字的生动注脚。

岭中英雄

住在鸡鸣岭4号的叶成杰老伯，是邻居们崇敬的抗美援朝战士，他于1933年5月27日出生，属鸡，今年72岁。

叶老伯祖籍在瑞安湖岭，那是温州革命老区。1949年2月，叶成杰在同村老革命的引导下参加工作。还只17岁的他就成为湖岭区中队的一名小战士。叶老伯的妻子黄志平说：“他常常说自己当年17岁参军，枪背在肩头，‘脚坎头’都‘捣牢’，军装是部队里最小号的，袖子还



叶成杰夫妇



叶成杰老伯珍藏的当志愿军时的照片

得卷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湖岭区政府成立，叶老伯被调到温州教导大队参加集训，后又调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他们当兵时是供给制，每月每人发“五仟元”（当时的旧币，相当于现在五角）津贴费，给战士买买牙膏、肥皂之类。

1952年7月，叶成杰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北上，先在丹东训练两个月，誓师大会开过后，叶成杰便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投身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部队装备差，部队从丹东到山元全部是步行，怕暴露目标，我们白天睡觉，夜里行军，美国侦察机在头上盘旋。朝鲜是丘陵地带，一山连着一山，我们的急行军真苦呀！一天要走八十多里路，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身上背着枪、子弹、铺盖、干粮、水。作为军人，接到命令只能是服从，我们前赴后继，没有一个人掉队。后来部队又从元山调到‘三八线’，驻守‘430.98’高地，我们部队左边是无名高地，右边是西线。”

采访时，叶老伯因病住院二十二天刚刚出院，与他交谈时神情恍惚，但当我们的话题转到他在朝鲜的那段经历时，叶老伯目光炯炯，突然变得十分清醒，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军人的气派在他身上

猛然复活了。

叶老伯头上有好几处在朝鲜挂花后留下的疤痕，他说自己受了两次伤，一次在清平里抢修大桥，另一次在“430.98”高地的战壕中，幸亏没有致命，他身边的两个战友就牺牲了，记得都是山东人。

朝鲜冰天雪地，在工事内有取暖的火，有热炕，不很冷。站岗可就受难了，一双脚冻得失去知觉。黄大妈撩起叶老伯的裤管，只见膝盖以下全是紫黑色的。大妈告知，大伯的脚在朝鲜冻坏了，平时只感到疼、麻，后来经医生诊断，才知道是患脉管炎，为保住腿，只得截掉脚趾。

曾经的人民功臣，今日的生活却有些拮据，病床上叶老伯追寻着他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段段并不连缀的回忆。

他至今还珍藏着于1958年3月从朝鲜回国时中国人民志愿军463部队签署的“国”字第1831号通行证，还有他的军徽、军功纪念章，他把这些放在一个绿色的小盒子里，锁在床边柜子的抽屉中。

之后叶老伯的生活经历很坎坷，因为1962年“精简”政策，复员后已经安排在冶金厂的叶老伯被减员。他为人诚实，认为自己是复员军人，国家有困难应该去承担，可就是没想到这么一“减”，他把自己的军龄和那段出生入死的经历也全部“减”掉了。

说到这些，叶老伯长吁短叹。黄大妈是栲胶厂退休工人，中共党员，曾经于 1961 年被评为市级劳模，退休后当了九年的居委会主任。她很明理，在一旁劝说宽慰叶老伯。叶老伯现在是电器厂退休工人，每月领 800 多元的退休费，这次生病住院，药费基本上都予以报销。

岭上博士

鸡鸣岭的居民中既有战斗英雄，也有留意博士。

刘力夫是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留学生班中唯一的华人，他是从鸡鸣岭飞出的金凤凰，通晓中、英、德、意四国语言，是全意大利留学生联合会佩鲁贾分会会长。

住在鸡鸣岭6号的刘家，历年被居委会评上“五好之家”，2002年被



留意博士刘力夫(左一)

街道评为“奉献之家”。居委会一干部说，刘家祖孙三代，不仅都是热心公益事业的奉献者，他们还个个事业有成，是我们鸡鸣岭的大名人。

爷爷刘亦勋已经90岁了，曾经是温州卫校医用物理科教师，他声名显赫，桃李满天下，在《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当代中华英才大典》中都能找到有关他的个人资料。2005年元月12日来到刘宅采访，只见书架上有一大摞红彤彤的获奖证书，其中有一本是刘老师在参加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的证书。

“退休后，在担任温州市鹿城区大南侨联会长时，我为保护归侨侨眷权益而多方奔走，为引进侨资牵线搭桥，为资助贫困学生出力，被评为市级、区级先进工作者，单单在侨联工作这一块，就获得十二本荣誉证书。”年过九旬，一说起他所从事的那些公益事业，刘老师思维特清晰、特健谈。

刘亦勋的儿子刘宇平，十多年来一直任鹿城区侨务办公室主任，又是鹿城区致公党主委。采访时，他闭口不说自己的成绩。我们还是从致公党支部组织的各类活动中获得些许信息。比如：积极扶持侨属企业，

创办股份制侨资企业，并在引导这些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工作；为温州电视台拍摄《温州人在意大利》做了大量前期联系工作。现在不任此职，他还为华侨在温州的公益事业热心牵线。

作为刘力夫初中时的班主任，笔者很了解他，在校时，力夫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997 年他由浙江财经学院毕业，到德国波恩大学读硕士，2003 年被意大利佩鲁贾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录取，攻读博士学位。力夫来电说，他参加面试时，有六个教授与他用意大利语答辩，他的研究课题得到意大利一个很有实力的医药基金会的赞助。他们对力夫的研究项目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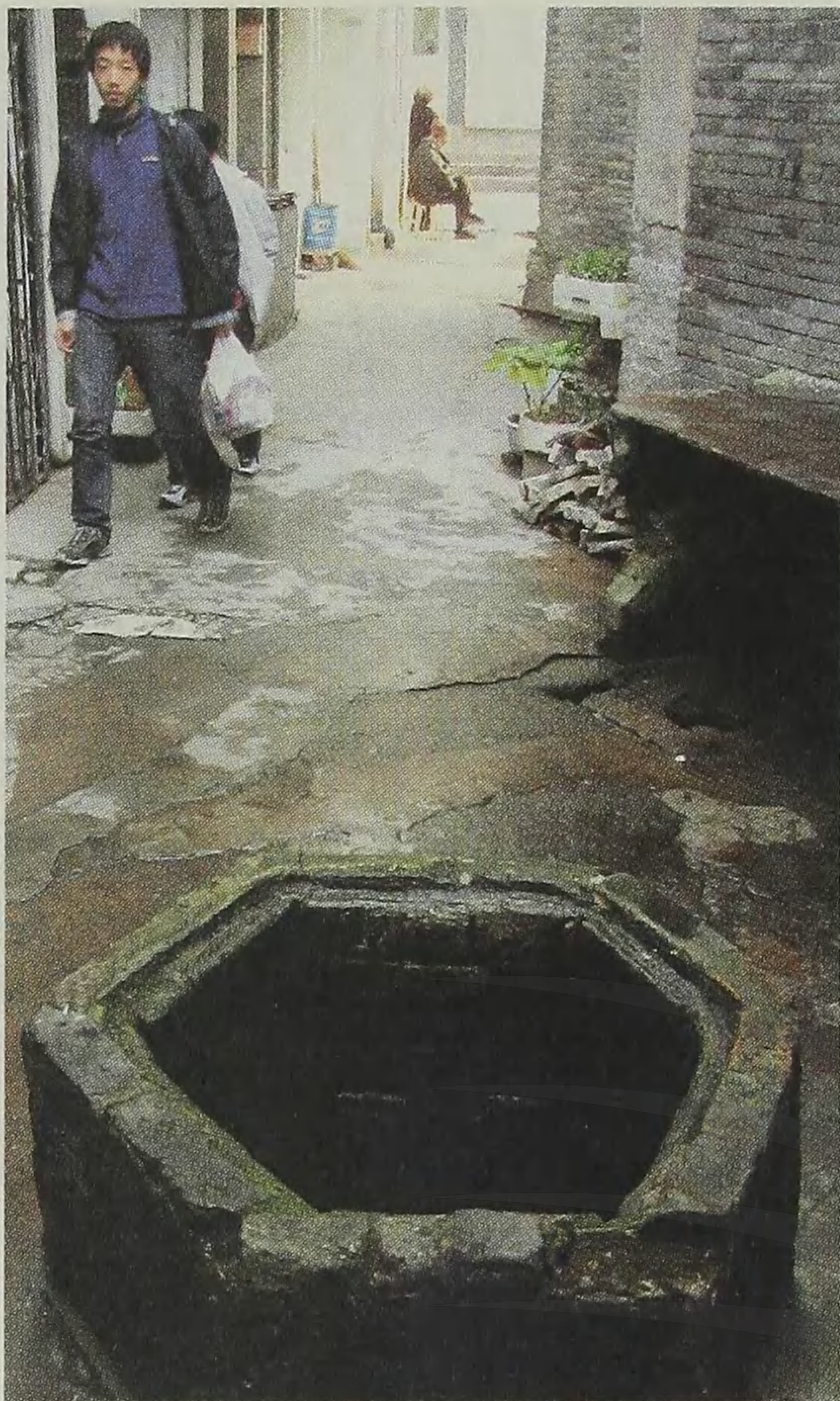
2005年1月17日至21日，中国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文化周”，刘力夫作为意大利“大陆桥”意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将去协助这次文化活动的举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非常器重这位来自温州鸡鸣岭的小伙子，不仅因为他组织能力强、会话水平高，更因为他办事热心、为人诚恳忠厚。

在国外，他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学业优秀。鸡鸣岭的街坊邻里均为此感到骄傲。

岭下庵堂

如今鸡鸣岭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乾隆当年的御笔早已不见踪影。住在这里的彩娇阿姨是温州打字蜡厂的退休工人，在她的指引下，还能看出这里一段呈弧形的地势。过去，岭脚下还有个尼姑庵，叫“福钱寺”。

说起鸡鸣岭脚的福钱寺，余老伯记忆犹新：“当年这个尼姑庵，香火挺旺，初一、十五烧香拜佛的人还不少。庵里一共住过五代尼姑，她们一代一代辈分排得非常分明。第一代尼姑叫阿兴，下面依次叫秀兰、阿道、崇卿、松妹。解放以后，这些尼姑在政府安排下，都进了工厂当工人。秀兰还俗成了家，进了温州打字蜡厂，与住在 4 号的彩娇阿姨是同厂工友。秀兰丈夫叫绍洪，也在打字蜡厂做工。他们有两儿一女，生活



岭下古井



鸡鸣岭居民在“晒晒暖”



老屋的天窗



趁好日头洗被、洗衣



居民自制葡萄酒

美满。1993 年以前，秀兰一直住在福钱寺。后来城市改建，这一带要拆迁，尼姑庵也终于湮灭了。”

岭边水井

鸡鸣岭6号与4号之间，有一口水井，见笔者看井，大妈大嫂们便七嘴八舌地讲述这口井的来历。

1958 年，4 号八户人家买到新房子，从各处迁居到鸡鸣岭。这里周围是菜园，岭脚有一口一丈见方的水池，池水清冽，冬暖夏凉，不溢不涸。老人们说这是从山间流出的山泉水。居住在周围的人家吃用全是这泓清水。池上曾经横放一木板，让人行走方便。因为有一位老人家失足掉入水池，众邻里便萌生挖水井建井栏的念头。

几十户人家自发出资出力，你一锄土、我一筐泥地把池坑挖深。一个叫阿英的妇女出面，到各人家“兜”钞票，请来泥水师傅金宗照砌成了这口井。挖井只花了120元钱，以后，这井可给周围人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方便。大旱天，自来水停了，住在此地的百姓不必发愁；夏天，人们提水冰西瓜、“镇”啤酒；冬天，洗地板、洗衣服不冰，比自来水要好。“这口井还被消防队登记在册。”一位大妈补充道。

他们就这样，围着这口井汲水煮饭、烧菜，冲刷荡洗，平静地打发着岁月。后来，虽然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因为水质好，大家也不曾冷落这口井，也因为是众人出力出钱挖的，敝帚自珍吧，大家都特别注意保护它，现在井里的水也不见污染，依旧清澈。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正在井边汲水浣衣，旁边花坛上蜷伏着的一只五色猫喵喵地哼着它的歌。在钢筋水泥林立的都市里，实在难以见到这么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景物和谐共存的市井图。



朔门街

朔门街风情

朔门街早年称内横街，相对的外横街便是望江路。老人们说，因为与温州纵向的主大街信河街、解放路相交错，老百姓就以它的方位特征为名。

朔门街东起水门头，西至解放路，有400多米长。它位于瓯江码头边，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商埠的中心场所，居民家家开店，商铺鳞次栉比，有鱼鲞店、毛竹店、糕饼店、油行、弹棉花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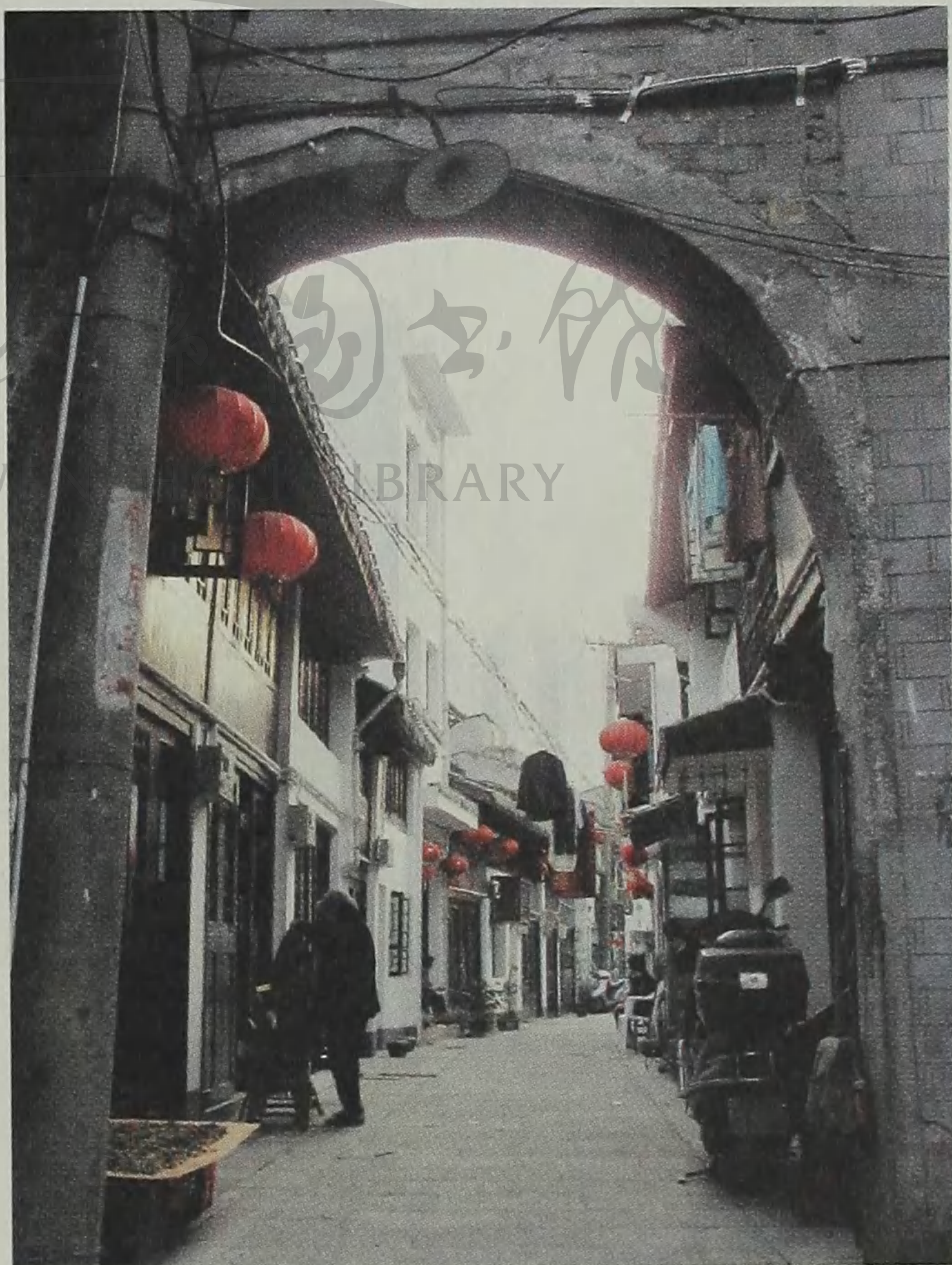
商铺作坊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在朔门街探古访旧,大爷大妈们会告诉你许多在他们思绪中尚未消失的那些老店作坊的故事。

永大信记蜡烛店

朔门街 28 号是糖果杂货店,门口立着一个大捣臼。问店主郑先生捣臼何用,郑先生告知这不叫捣臼,叫皮缸,过去做蜡烛用。原来28号是朔门横街内有名的蜡烛店,字号“永大信记”。蜡烛店前面是销售蜡烛的店堂,后面是作坊,自做自销。

郑先生妻子说,过去做蜡烛,全都是手工。做蜡烛的原料称皮油,是永嘉人采摘乌柏树上的籽提炼出来的油。皮油冷冻后,被定型,做成一块一块圆柱形的固体。做蜡烛的店家,先进来皮油,把皮油熔化,放在皮缸中捣鼓,捣成糨糊似的,然后拿来已经绕好的蜡烛芯,放在皮缸中浸,让蜡油粘在蜡烛芯上,浸几次,便成为一支支蜡烛,再把蜡烛头放在火头上烧一下,使中间蜡烛芯的头能露出来,供人们点火用。如果做红烛,就把做好的成品放到红颜料中过一过,使其成为红颜色。过去逢年过节、结婚或做寿,点红烛表喜庆吉



朔门小街



为晒菜干而忙碌的夫妇



收纸板的师傅



剃头担因地制宜



小孩与狗



书画家为创建社区文明泼墨挥毫

祥。佛堂寺院长年累月要点灯，都用红烛，所以做蜡烛生意的店家还不少呢。

郑家做的蜡烛有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大的有五斤来重，小的比指头还要细，人们称为“十支儿”，一些人家买去这种小蜡烛点“岁灯”。老一辈人说，大年三十夜，在厅堂中、门角后点上几支“岁灯”，可以清洁门户，祈求来年平安。

郑先生的父亲是永嘉人，17 岁时来温州学做蜡烛的手艺。靠勤俭创业，后来在朔门横街买来店面。“小本生意，谈不上兴旺，但一家人的吃穿是能够照应上的。”郑先生不愿多说他们家的产业，只是淡淡地插了这么一句。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郑先生的父亲后来到温州蔬菜公司上班，以后郑家就再也没有人手工做蜡烛了。

胜大油行

朔门街油行有三间，分居巷头、巷中、巷尾。巷尾是胜源油行，店主叫夏定杰，其妻李秀珠老太太已84岁了，肤色白皙光洁，一点也不显老态；巷头的严森记油行，生意做得最大，老板叫严百泉，他出入都坐黄包车，在街坊邻里中也算是一个财大气粗者；人们称巷中的胜大油行店主徐金余为“卖油郎”。“卖油郎家里有一把自行车，虽然破旧，那个年代，在邻居眼里却是个稀罕物，我们作‘细儿’（孩子、少年）时见‘卖油郎’在街上坐着自行车骑来骑去，眼睛都看得发亮。”糖坊后代李老伯如此形容。

“徐家油店，全靠我丈夫勤力省俭、诚信待人才有发展。”这是徐金余的妻子、现年83岁的王美娟阿婆讲述徐金余在朔门街买屋立业经过的开头语。

徐金余老家在乐清翁垟，少年时就被家人送到温州东门山货行学生意。夫妻俩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后来房东帮助“呈会”，又向人家借来钱，总算在朔门街买来三间屋，自己开起了油行，以后胜大油行生意就越做越顺境。

胜大油行卖各类油，有菜油、煤油、桐油。下山人（洞头一带过去称



修整后的朔门街石板路

下山)、台州人、永嘉人、乐清人都到朔门街买油。因为徐金余做生意讲诚信,老少贫穷无欺,回头客很多,下山人、台州人都喜欢到胜大进油。即使钱不够,徐金余也不计较,生意做成就可以。客户也很讲信用,从来没有人赖账,都会很自觉按承诺来还账。

徐金余创业非常艰辛,天光四五点钟开门进货,晚上六七点钟才打烊算账,徐家没钱请相帮,全由自己夫妻俩忙活。阿婆说:“那时配饭只买一分钱的熟蚕豆,配炊虾只夹一张,看戏不用说没福分,只知道怎样进油,怎样卖油,一心只计划着怎样买屋还债,养好子女。子女们读书要做书包,就扯几尺蓝洋布,自己一针一针缝制。做好后,在书包上缝上一个五角星作装饰,孩子不仅不嫌弃,还很高兴。‘苦格’出身,子女们都很懂事,个个争气。”

徐家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有志气,做事不怕吃苦。大儿子叫徐成华,曾经担任过温州玻璃厂厂长。二儿子当兵复员,在运输段工作。

老三老四老五老六，继承父业，都从商，分别开灯具店、旅馆、电器店、服装店。

徐金余已经过辈，徐家现在是四世同堂，王美娟阿婆已经抱上了曾孙，一个大家庭上上下下三十多人。她告诉笔者，现在孙辈中有教师、军官、翻译、工程师。王阿婆为孙儿孙女们事业学业有成而高兴。

李洪兴糖坊

在邻居的指引下，笔者走进19号人家，这里原来是李洪兴糖坊，糖坊店主的后代李寿林从电业局退休，今年都64岁了。他向笔者介绍有关李洪兴糖坊的故事：

当时李家店面有三间，记忆中朔门街好像有两间糖坊，李家生意做得还算比较大。"我们家糖坊主要是做麦芽糖。前面是店面，后面是作坊，我们作坊是家庭班，只有一个雇工，过去叫相帮。做饧糖一切活儿基本由自家人干。像淋麦芽一天要二十多担水，全部由我二哥去挑水，屋边就有个水井，水很清，都是用挈梁(旧时提水用的木桶)一桶一桶吊上来。"李寿林指着北鹿巷 12 号边上一个花坛说，过去那就是水井。只见花坛上现在栽着一棵2米多高的枇杷树，葱绿而繁茂。

做麦芽糖工序挺复杂，其原料是米与麦。先要让麦发芽，把米放在一个陶中炊成饭，后把发好芽的麦与米饭搅拌起来，在适宜的温度下，让其发酵。两三天过后，糖汁就会源源不断流出来，把糖汁放在大镬中煎，煎到一定的火候，就成了饧糖。糖汁压出来后剩下的渣给猪吃。过去，李家后院是猪栏，养有好几头猪。

朔门一带糕饼店很多。饧糖煎成后，送给附近糕饼店做糕饼，五马街有一家糕饼店专门用李家的饧糖。

饧糖还可加工成敲糖。把饧糖放在石盆中晾凉后，用木杠用力打，把黄色饧糖打成白色，打成一条条，敷上粉，用刀敲出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孩子爱吃的零食敲糖。过去，手拿铁片丁丁当当在大街小巷里叫卖的糖儿客，他们的敲糖有些就是到朔门街进的货，他们用敲糖换取各种废铜烂铁、旧橡胶等。

“每到腊月廿四夜，家家户户要祭‘镬灶佛’，我阿爸叫我揣个禾盆儿，放上敲糖，分送给左邻右舍。”李寿林回忆道。

坊间逸事

坊间逸事，曾经被人们口头传说。岁月留痕，现在细细回想，往事还是那么鲜活，就像刚刚从水中拎出来似的。

腊月火灾

1947年发生的那场大火，对朔门街居民来说可是敲响了半个多世纪的一记警钟。

“那是十二月初十夜里，”林家阿婆已经83岁了，说起那场火灾，她还心有余悸，“也不知火从哪里起，只听见街中有人慌叫‘火烛！大火烛！快逃啊！’满街一片混乱，巷头那边火光冲天。我的女儿出生还只三个月，正躺在床上睡，我慌了手脚，也来不及给孩子穿衣，拉来床上的棉被，裹住孩子就往外跑。天下着雪霰子，冻得人格格直抖。”

郑祥隆先生的父亲是开弹棉花店的，他还记着那次大火的情景：“起火后，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打绳巷福音堂避难。那时救火器材简陋，是一种用手按的水龙，功效很差。居民们纷纷提出水桶，有人拼命地从水井里吊水。水桶、挈梁排成长队，半条街全是。再说朔门街东首是油行、棉花店、苎麻店，全是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烧了好几户人家，财物损失不少，没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人都及时出逃了。”

李寿林师傅也目睹了那场大火，他说：“我阿爸叫我大姐赶快背上我逃，我印象最深的是油行油桶爆炸的声音，‘轰’的一声，火头往上蹿，像一座火山……”

“也有人趁火打劫，来抢东西。糕饼店的糕饼散在地上，让人满地踏。着火的人家被烧个精光，边上几户人家，财物被抢被偷，损失也不少。”一个白发阿婆如是叙说这场大火给朔门街居民带来的灾难。

“‘青田怕水推，温州怕火煨’，以后，朔门街居民防火之弦拧得特

别紧。解放后，好长一段时间，居委会天天来查各户人家的水缸，要求家家户户水缸要盛满水。”张老伯的话表明老街居民的防火意识因那场火大大提高了，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三寸金莲

邵春眉阿婆已经98岁了，她因高寿成为朔门街的一张名片，新闻媒体多次上门采访，拍摄老人家的一双“三寸金莲”。

阿婆告诉笔者：“早年谈亲，不看媛子儿面孔，只看媛子儿的一双脚，脚大是最丑的。”所以在母亲的强迫下，阿婆不得不裹脚。她说，她母亲用一条一米多长的脚纱，把她的脚紧紧地绑起来，痛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住泪。夜里脚在被窝中发胀，痛得没法子入睡，只得伸到床沿外晾。白天干活时，把脚踩在水泥地上冰。有的人脚绑后发炎，烂得变残废。阿婆的这双脚是硬包包了十来年，也痛了十来年，总算成为合格的“三寸金莲”。

阿婆挺健谈，她说：“那时节，女人最时尚的是三寸金莲穿绣花鞋。绣花鞋很漂亮，做工也很精致。有缎的，有布的。红绿蓝白黑，各种颜色都有。讲究的人，在鞋帮上不仅绣花，还盘上纶金，钉上珠子，金光银光闪闪。一般红的鞋绣黑色、黄色的花，黑的鞋绣红红绿绿的花。布底绣花鞋，大部分是女人家自己做，皮底的绣花鞋，鞋帮绣好后，拿到店里让做鞋师傅上底。”



老寿星与“三寸金莲”

“我们年轻时，上穿白底蓝花布袄，下穿长裙，红裙、黑裙都有，裙摆很大，走路时，步

子要迈得小，三寸金莲不能从裙下露出来。女人笑时，要抿住嘴，不能露出牙齿，这才是最美的。”邵阿婆谈笑风生，她与女儿、媳妇说着她们那个年代的审美观念。

问邵阿婆的养生长寿秘诀，她答道：“心放宽，人快活。不要与别人争，不要与别人吵。别人对你有意见，你先叫别人，别人的气也会消了。”阿婆平时早睡早起，子女每天给她泡一杯鲜牛奶，中午都小憩一两个小时。她耳不聋，眼不盲。说起早年的故事，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她说只可惜这双脚包得太苦，现在皮包骨，行走不方便，只能靠手杖帮助。

烟店绯闻

这是一段合情合理、完全能被现代人接受的姻缘，但在过去，却被当做风流韵事来传播。

“早年平民百姓没有铜钱买香烟抽，都抽旱烟，即把经过制作的烟叶，装在烟筒里抽。就是现在影视中老汉们嘴咬烟竿‘吧哒吧哒’地吸着的那种样子。所以，朔门街开着的几间皮丝（供吸水烟用的烟丝）店，生意都不错。”施老先生向笔者介绍现在似乎成为古董的旱烟筒与皮丝。

朔门街有好几间烟店，其中生意比较兴旺的是新乾昌。店主姓施，祖上是平阳人。新乾昌烟店请来四五个专门制作皮丝的师傅，还有两三个相帮的伙计，厨到（指用餐时），店里坐下来吃饭的人就有一桌。

上世纪20年代时，店里大房、二房都外迁另谋他业，上辈把烟店留给了第三个儿子松清经营。后来松清生肺病亡故，弃下妻子与四个子女。一大班儿女，一摊子家业，妇道人家实在是难以支撑。

烟店里有个做皮丝的平阳师傅，为人勤劳忠厚，制作皮丝的技术又好，深得老板娘器重。后来坊间流传，烟店老板娘与这个做皮丝的老师傅好上了。一时间流言蜚语满街传。在旧社会，寡妇必须守节，再婚再嫁总会招人非议。这两个有情人始终不敢公开他们的爱情，一段合情合理的恋爱却成了人所不齿的绯闻。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皮丝师傅

与老板娘终于领到了结婚证。婚后，他们还生有一子。两人一直相亲相爱，共同抚养子女，白头至老。现在虽然两位老人都已作古，烟店的那段当年旧事，还有人会回忆起来，还有人能叙说其中的一些情节。

横街古迹

春风拂面，走在新近修整的朔门小街，仍感古意幽然，小青瓦点缀白粉墙，石板路衬托古门台。街面上的民居依旧是过去的原貌，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上为花窗，下为店堂。街中有个标志性的建筑风火墙，据居委会王丽华主任介绍，在重修风火墙时，其断垣的基石上刻有“清乾隆年”的字样。98岁的邵春眉阿婆说她年轻时，老人们就把风火墙当古物。虽然无法考证风火墙的建筑年代，但作为古建筑，矗立在朔门小街，无疑是一道美丽的人文景观。风火墙系用青砖砌就的一道城门洞，既可通行，又能将毗邻的砖木结构民居隔离开来，起防火防风的作用。门洞上书有“金城巩固”四个大字，明确了风火墙的防御功能。原来小街上有东、中、西三堵墙，现在只留下两堵，西首一堵已经被破坏。

东边与中间两堵风火墙之间有一口古井，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居民们一直从此井中汲水吃用，水质清冽，长年不涸。井边一个师傅告知，现在虽然有自来水，周围人家也还喜欢用此水洗刷。井边的一块木匾如此说明：该井原名为沙前井，因井身外露，井栏无盖，每当下雨时节，雨水污水侵入，当地群众便将蓑衣盖在井口，以保持水质清洁，故邑人俗称此井为蓑衣井。



小巷内的风火墙

朔门街56号在过去是合顺

生棉花店店面，走过一条小弄堂，后进是一座气派非凡的中西合璧大宅院，有三进五间两层楼。房主郑先生介绍，郑家大屋是上世纪30年代祖上以一千银元买来的。原来大宅院有店面、居所、厨房、栈房、道坦、花园好几个部分，占地面积有一千平方米左右，后门直通望江路。古宅内装饰考究，雕墙翘檐，门窗廊柱全是人物、花卉的砖雕木刻，做工精细，栩栩如生。参观古宅，顾盼间，寿星骑



二百多年前的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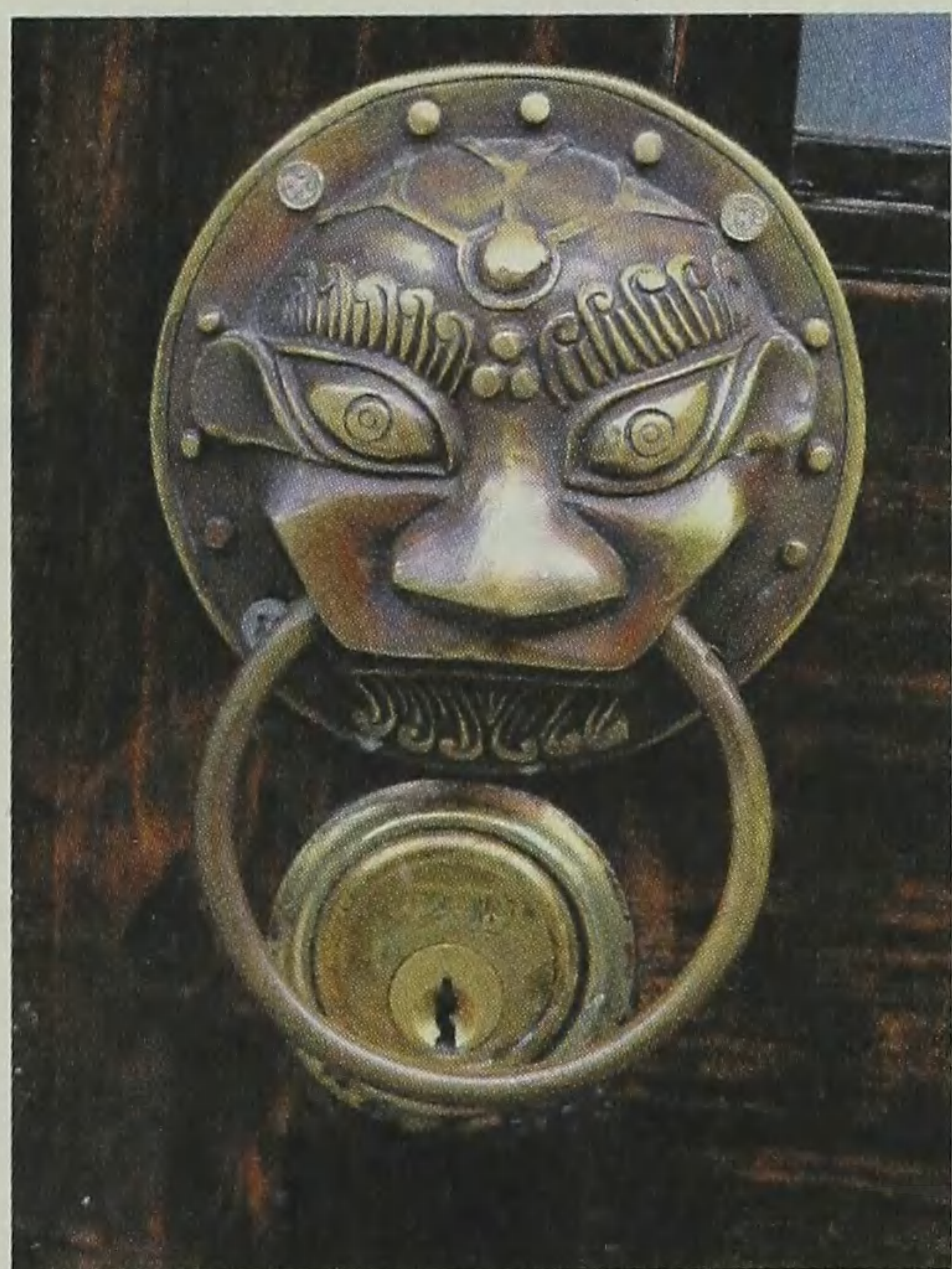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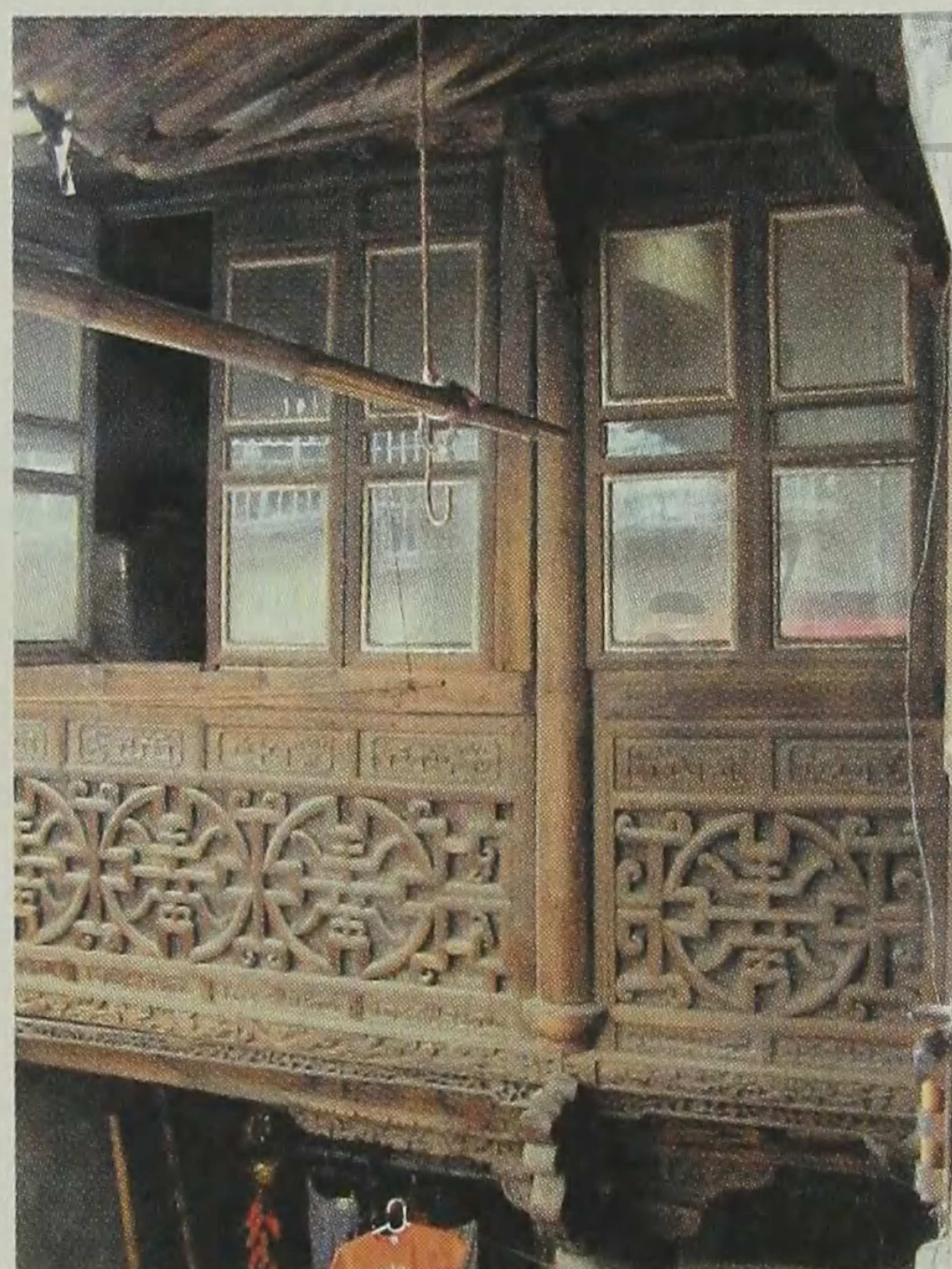




56号古宅内精美的砖雕与木刻


古老的门饰


精致的窗饰一


精致的窗饰二


古民居木雕

麒麟、鲤鱼跳龙门、梅花鹿、万年青之类的传统图案不时跃入眼帘，让人惊叹不已。

据说早年厅堂的栋柱上刻有“珠林妙墨三唐字，金匮文高两汉风”、“挥毫书草字，载酒叙长篇”的对联。尽管历经沧桑，破坏严重，但

样式多变的门户窗棂，刻满飞禽走兽的建筑细部，处处透露着文脉书香的遗韵。料想当年此房的主人绝非等闲人家，一定是个生活情趣高尚、家居资产殷实之辈。

名人新风

“兴古巷新风，展瓯越文化”是朔门街创建文明社区的主题。居委会王丽华主任围绕这个主旋律讲述他们所做的种种工作：要创建文明社区，首先要提高居民素质，朔门街居民过去大部分经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他们又进了工厂，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为改变现状，他们从四个渠道开展工作：一是举办市民培训学校，曾经办了十几期培训班；二是开展创建文明家庭活动，每年评一次；三是组织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四是举行社区文体活动，重阳节、妇女节、儿童节都有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在有关部门指导下，经居民们讨论商量，他们准备把朔门街创建成集温州小吃、土特产、工艺品、古玩玉器等于一体的瓯越文化特色商业街，恢复朔门商气，凸显朔门街的瓯越风貌。

当然，朔门街的良好风尚不仅和管理者的苦心经营有关，也和每一位朔门街的居民，尤其是从朔门街走出去的名人相关。

说起叶荣光这样的棋坛骁将，朔门人个个唏嘘不已。

“叶荣光是朔门街名人，叶荣光棋艺启蒙者应该是朔门街的街头好棋者。”采访中，有人这么说。

人家男孩爱玩耍，叶荣光小时候却喜欢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瞪着两只大眼睛，静静地看隔壁老伯伯们下棋，一整天坐下来，也不挪动。

“一天，两位老伯杀得难解难分，小叶突然站起来，拿起一粒棋子敲下去。棋子落盘，两位老伯大吃一惊，‘将死’。这一年，小叶只5岁。”《体育报》记者笔下的这个小细节，让人觉得叶荣光简直是棋类神童。他确实很神，7岁时，朔门街的好棋者们已经没有哪一个能在棋盘上取胜小叶。

11岁，叶荣光获温州市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15岁获全国少年组

冠军;16岁那年他被选到国家队集训。

走出朔门街的叶荣光，以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六十四格棋盘格上,他驰骋自如,佳绩频频。

人们都说叶荣光下棋有“猫招”,他的棋风柔中有刚,残局拼杀的技艺特别精湛,对弈中常常出奇制胜。据说有“天才棋手”之称的等级最高的英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迈尔斯也惧其三分,因为在1994年“李智成杯”北京国际象棋公开赛中,迈尔斯曾是叶荣光的手下败将。就是此次比赛,叶荣光为中国队立下汗马功劳,和队友们一起夺得了国人向往已久的“李智成”奖杯,引起全国轰动。

在叶家客厅中,笔者看到由《温州日报》赠送的祝贺叶荣光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男子国际特级大师”称号的红匾。

在朔门街上还有一名羽坛体育明星，人们都说他是手握羽毛球拍的美男子,看到黄展忠家人递来的照片,觉得他确实英气逼人。

黄展忠 12 岁就被选到浙江省体工大队训练,1990 年、1994 年、1995 年分别获全国男子双打冠军。1995 年 5 月，在洛桑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黄展忠和队友杀入男双八强。现在黄展忠在浙江省体工大队担任羽毛球教练。

“今年春节也没有回来过年,说是要参加全运会训练,抽不出身。5月份,展忠在长沙的弟弟要结婚,刚才他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如果请假得到批准,他会赶到长沙参加弟弟的婚礼。”刚刚放下电话的展忠母亲,告知了展忠最近的情况。

每次展忠参加比赛,家里的老老少少、内亲外戚都会守着电视机观看。朔门街的左邻右舍也会聚集过来凑热闹,大家一起为展忠喝彩,为中国队加油。

夕阳西下,走在石板路上,幽幽古意包围着你:这里的民俗风情,这里的人文景观。在喧嚣的都市,朔门小街可是一方难得的宁静之地。



永宁巷口的大生堂药房



雨巷悠悠

永宁之韵

温州朔门头有一条小巷，叫永宁巷，因巷内的永宁殿而得名。

对永宁殿的历史，民间说法有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有两种说法。

一说：清朝时地处沿海的百姓常受海盗侵扰，民不聊生。朝廷无动于衷，唯有一位将领为百姓分忧，他多次奏本不得重视，终以罢官辞职感动皇上，皇上命他率部赴东瓯抗敌。该将领就驻扎在瓯江边，奋勇抗敌，百姓终得安生。为纪念他，人们在他的驻扎地建永宁殿。

另一说由民间传说《洗马桥祭羹饭》延伸而来：古时温州大同巷穷书生刘文龙，文武双全，几经坎坷，终中状元。他不忘忠心耿耿的仆人永宁，功成名就时，在永宁出生地建殿以表纪念，殿名永宁。

现在永宁巷口那座门额上书有“海晏河清”四字的，就是永宁殿遗址。原先大殿占地五六百平方米，内有大佛、水井、水池等。如今，此地是塑料薄膜厂厂房，没有古殿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唯有这“海晏河清”的隶书昭示着它曾是历史名城的一大亮点。

小巷历史久，故事多，人文浓。初春的日子里，笔者走进幽幽古巷，走近永宁人家。

古宅悠然人怡然

春雨淅沥，在周森尧老师书房，笔者听这个永宁巷老居民叙说古巷旧貌：早年，小巷南边是一条河，人称永宁河，舟楫通达，直至瓯江。北边是民居，从西往东分散着施宅、黄宅、董宅、吴宅、金宅、周宅、谷宅等。这些深宅大院都是当时名士富商的居所。

细看这些老宅，古色古香，极其精致，如85岁的金选文先生居住的金树德堂系三进五间杉木结构的中式庭院，其梁柱门窗、条石地砖仍留有明清建筑的特色，庭院中的石鼓、石础、石桌，古意盎然，尤其是院中默立的青缸，缸身描龙绘凤，栩栩如生。坐在门庭内八十多岁的金老伯说，那是他爷爷手中留下的，起码一百多年了。金家祖上是清代进士，原来古宅门台上书有“进士第”三个大字。门庭内的“金树德堂”匾额，据说是清乾隆皇帝所赐。

金宅大院现在可是个大杂院，除金家外，这里还居住着不同姓氏的二十来户人家。

第二次去吴宅，才碰到吴国基先生，他是永嘉县农业局离休干部，七十多岁，说起永宁逸事，吴老伯滔滔不绝。他父亲是乐清磐石人，小时候到温州学生意，勤俭立业，后来在温州朔门开鱼鲞店而慢慢发迹。吴家店肆的字号曰“吴久大”，在当时的温州颇有名气。清朝末叶，是吴



建于清朝的金树德堂



古宅与老人



古民居的瓦当



六角井东首的石刻

家鼎盛时期，他家的鱼鲺店发展成三间，字号为恒盛、达生、吴久大，生意很是红火。民国元年，他父亲的三个兄弟分别在永宁巷建屋，都有各自的庭院，分别是现在的68号、70号、74号。后来家庭败落，有些房产卖给了外姓。吴老伯现在还记得当年厅堂的摆设：厅正中悬挂"吴观乐堂"的匾额，匾下是长条桌，桌上有瓷瓶、铜钟。厅的两边摆放太师椅与茶几，材料都是红木的，壁上挂书画条幅。正间与二间之间的隔栅是雕花圆洞门。"后来，这些古董有的卖掉，有的被抄掉，现在一无所剩了！"吴老伯叹息着。

古井千年韵味长

在采访中，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一直跟在笔者身旁唠叨永宁巷的水井。她情绪激动，还自告奋勇要带笔者去看那些因污染而废弃的古井。

站在杨府殿内的六角井旁，大妈说："过去没有自来水，永宁巷的人都吃这里的水，我家大木桶就放在这里，井边墙壁上这些石刻都是早年留下的，火神殿就在那里。"此时的大妈无疑是个导游，她指手画脚，介绍得有条不紊。

翻开《温州二十八宿井》，其中就有永宁巷的六角井，文中还注明井东首山体摩崖上有小佛像的石刻。看来，这六角井很可能是郭璞建造白


巷中古井

鹿城时开凿的，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郭璞建二十八口井的意图是为了对应天上二十八星宿，并按照天上星宿的位置而选定井的位置，依山构凿，以讨天长地久、水源不断的兆头。

徐大妈的父亲是朔门一带有名的担水客，叫阿存，永宁巷、望江路居民的众多水缸都是由他那副坚实的肩膀挑满的。阿存曾经有一只水儎（载水的船），原先是把船划到瑞安梅头，放来山水，再划回朔门靠岸，一担一担地挑到人家水缸中的。后来因家里十几口人吃饭，生活维持不下去，只得把水儎卖了，就在永宁巷底的火神殿边六角井中吊水卖。六角井的水甘甜清凉、冬暖夏凉，旱天时，康乐坊、信河街的人家也有到这里吊水吃用的。雨水多时，井水满满的，阿存用大挈梁（一种打水的木桶）吊水，只几桶，一担水就满了。一天的生意，阿存独自一人能够应付。雨水少时，吊水的人多，井深水浅，只得用小的铁盒当挈梁，他家里的子女就得出来帮忙。


道坦中的百年水缸

徐大妈说自己从十多岁一直到二十二岁出嫁，每到雨水少时，一天几乎都在水井边度过。他们家在井边放几个大木桶，子女们就用小

铁盒不间断地从井里吊上水，倒在木桶里，以保证父亲能源源不断地将水一担担送到用户的水缸中。冬天手冻得像馒头；夏天大旱时，吊水的人多，有时要吊到半夜三更，没得睡不用说，双手全是水泡。

古井边，徐大妈津津乐道着发生在当年的取水故事。据永宁精品社区“十大景观”的罗列，永宁巷21号内有口半圆井，40号内有一口池井，60号内有圆井，永宁殿内过去也有井。这些井都是上百年的古井，一居民说，报纸上天天说保护水资源，这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我们要保护好才对。

记忆尘封大生堂

说起永宁巷口98号的大生堂药房，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晓的，它是宁波人施咏笙的祖业。现在永宁巷100号，那座白墙灰雕，门额上有“紫气东来”四字的大屋，便是施家的故居。



“紫气东来”门额

当年大生堂药店占地2000多平方米，由店铺、住宅、仓库、养鹿场几部分组成。施咏笙经营药店讲诚信，从不卖假药，在温州人心目中有一定信誉，所以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兴旺。吴国基老伯回忆：少年时，记得大生堂店堂门上有个小窗口，一天二十四小时对市民服务，半夜

三更敲门，店堂里有人守夜，会马上起来给你配药。店的后边有个养鹿场，养有好几只鹿，每年割鹿茸时，仪式非常隆重，在店堂门口摆上香案祭品，经理店员先行祭拜之礼，他们用毛竹搭成架，像影视中的绞刑架。先在鹿的后屁股系上百子炮，然后点火放炮，让鹿满场跑，据说是为了让鹿血散到鹿全身，最后用绳索将鹿活活绞死，才割取鹿茸。

施咏笙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居住在大生堂药房老宅内的是施咏笙的女儿施佩芳，也年近八旬了，对于大生堂，她不愿多言。

遗迹不存浩气存

走进古风扑面的50号大院，想了解王屏周烈士在这里生活的踪迹。很遗憾，居民对王屏周烈士一无所知，都说我们只知道50号原先是谷宅，后来是从报纸上和居委会宣传中才了解这里是烈士故居。

据党史记载，上世纪 20 年代，这里曾经是原中共永嘉地下党秘密活动点。房主王屏周，又名王藩，父亲系木匠，于 1906 年迁居永宁巷，以做木工谋生。王屏周在温州艺文中学读书时，1919 年北京发生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艺文中学最先响应。王屏周是当时温州反日救国艺文学生联合会副会长。街头演讲，烧毁日货，他一马当先。一次，他们查获东洋堂孙老板运日货，王屏周就带领同学给孙老板穿上红衣，押到大街游街示众。1922 年，王屏周在白累德医院学医。1925 年进黄埔军校读书，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1928 年他被地下党浙江省委指派到温州工作。他曾经与地下党领导共同策划组织永嘉、瑞安、平阳三地革命大暴动，因走漏风声，暴动未成。1928 年 8 月王屏周被党组织委任为地下党永嘉县县委书记。

1928年12月15日，王屏周行踪被敌人获悉，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押到杭州陆军监狱。在监狱中，他不仅给难友看病行医，还领导狱中战友与敌人斗争。他们抗议、绝食，监狱当局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1930年6月27日，王屏周被敌人杀害。他的生前好友买通典狱长的儿子，将烈士遗骸运回温州。新中国成立后，王屏周烈士被安葬在翠微山烈士墓。

居住在50号二进西屋的八十多岁的杨香香老人反映：她的夫家姓潘，她家的房子是六十多年前从一个姓陈的人那里买过来的。50号内当时只有四户人家，她家对面那户姓计；计家后面是马银潢家的房产；她家后进是徐姓人家，六十多年，没有王姓人家在这里住过，左邻右舍都称这座庭院为谷宅。为什么会这样呢？杨大妈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王屏周烈士居所当时就是从人家那里租过来暂住的；二是谷姓人家的老宅是从王屏周家买过来的。

采访王屏周遗迹以没有结果而告终，对烈士后裔的去向更是杳无信息，但先烈的浩然之气定会长留后人心中。

船模小小闻四方

“王阿龙师傅可是永宁巷名扬四海的居民。”社区薛主任如是介绍。

敲开小巷25号的铁门，先出来迎接客人的是狂吠不已的小狗。王师傅的工作室并不宽敞，摆着制作船模的各类工具及工作台。两边墙壁上是不同年代与国家或省市领导人的留影及琳琅满目的获奖证书。工作台后，有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柜子直接屋顶，里面全是船模，王师傅说，这里有他几十年来精心制作的二百多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船模。“有五代独木舟、东晋官船、汉代斗船、南宋游船、明清河船、现代的集装箱货轮、南极考察船、美国军舰，还有航空母舰。”


王师傅与他的船模(图片由王师傅提供)

2004年4月，王阿龙师傅制作的郑和下西洋船模被国家有关部门选为参加东南亚巡回展览作品，它是该次展览征集的重要模型之一。

今年76岁的王师傅出生于造船世家，是名震浙南造船界

"王家班"的第四代传人,他家祖上的王顺发造船厂创办于清朝咸丰年间,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王师傅视造船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从 8 岁起就日夜跟在父亲身边学造船手艺,不断琢磨造船技术。退休后,更是潜心于船模的制作艺术。王师傅拿出浙江省民间艺术家协会、温州市艺术家协会 2005 年 1 月颁发的"王阿龙同志从事民间艺术工作五十周年纪念"奖牌说:"其实还不止五十年,有六七十年了。"

现在国外侨胞、全国各地客户还经常打来电话要定做船模。建党八十周年之际,王阿龙专门制作了一艘嘉兴南湖的"红船"送到嘉兴展出。

王氏父子最大的心愿是能在温州博物馆有船模展示室。他们说,温州是历史上造船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三国时温州就是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到宋代时,温州与杭州等地同为全国造船中心。现在连嘉兴都有船模展览馆,我们温州造船业历史如此悠久,却没有船模展示的一席之地,不应该呀!

左邻右舍笑声朗

在永宁巷采访,碰到两个老人协会负责人,他们的名字叫叶永弟、吴祥林,分别从高压电瓷厂和日用陶瓷厂退休。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叶老伯1954年入党,吴老伯1959年入党。对居委会创建精品社区活动,他们非常热心,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提高了我们居住环境的档次,我们很乐意。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大事,文化节时布置环境,挂标语,搬矮凳,维持秩序,社区有什么事,我们去帮帮忙。叶老伯还说:"我们年龄大,居民尊敬我们。社区里收一些费



宁静的小巷



小巷中卖菜的板车



小巷中的童谣

用帮助困难户等事情由我们牵头，居民们不会有闲话，事情会办得顺当些。”

吴祥林老伯的妻子徐瑞香也是退休老党员，她说：“我们都要参加组织生活，一月两次，每月还要缴党费，一年下来我们夫妻俩要缴一百多元。”

永宁巷退休党员自成一个支部，有四十多人，他们发挥余热，为社区文明建设作贡献，精神可嘉。永宁社区被列为温州市五大精品社区，这些老共产党员们功不可没。

李阿英老师是温州二中退休教师，她家搬到永宁巷已经十七年了，一直挂有“五好家庭”的牌子。李老师本人是高级教师，曾在温州二中教数学。其先生陈震宇，杭州大学毕业，曾任温州一中副校长。李老师有三个儿子，老大毕业于温州大学，老二毕业于杭州大学，老三毕业于杭州电子工学院。他们那个时代，考大学可是百里挑一呀。现在李老师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个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说起对子女的教育，李老师说，最要紧的是要求孩子们诚实待人、勤俭生活。李老师夫妇对孩子管教比较严，小时候就让他们养成诚实、勤俭的好习惯。李老师的大家庭现在有十一口人，子媳们孝顺上辈，上辈关心子媳，上上下下很协调，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李老师身上的衣服都是媳妇给她张罗的。她的孩子还小时，同事们没见李老师穿过好衣服，而现在，她的衣服不仅高档，还挺时尚的。同事开玩笑说，李老师真有福气，她的三个媳妇特别孝顺。

像李老师这样的家庭，在永宁巷比比皆是。创建精品社区的“和睦、



老少同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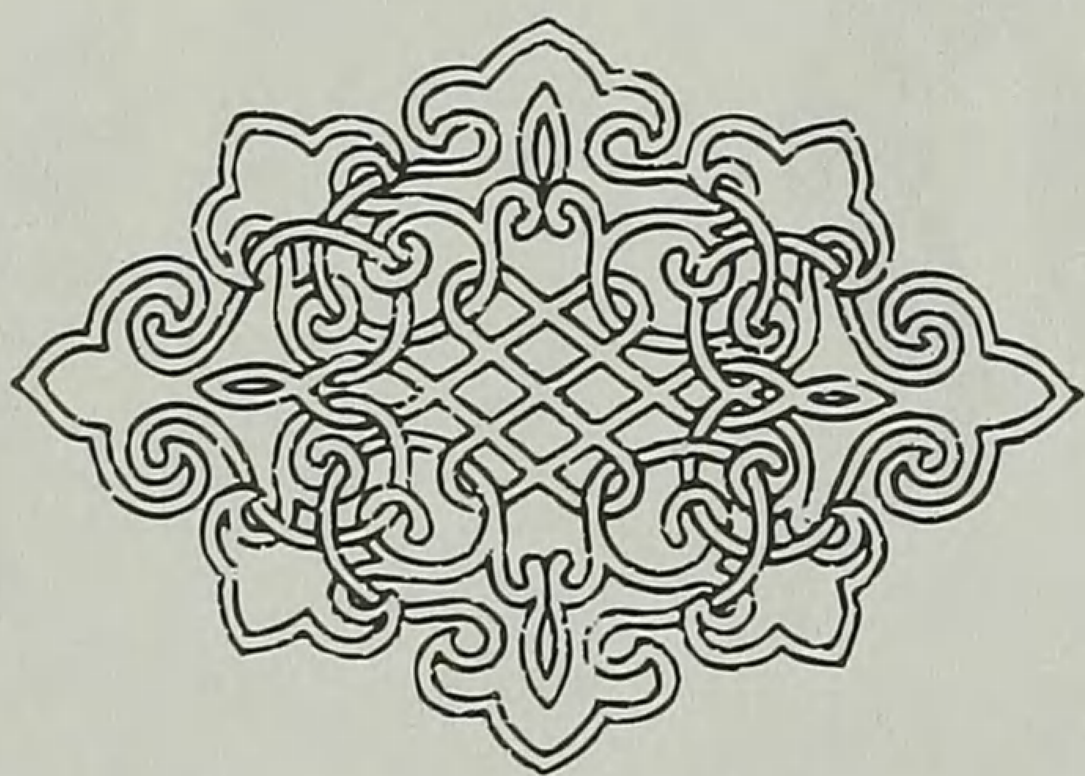
友爱、互助、同乐”的人际关系渗透进每个家庭、每个庭院，演绎成无数个温馨的故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风正在这里形成。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永宁社区居委会的牵线下，邻里互相结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家安装求助门铃。永宁巷59弄的董医师，主动与邻居一老人结对，老人因为子女不住在身边，有急事就按门铃求董医师帮助。一天深夜，董医师家的求助铃响了，董医师夫妇急急赶到老人家，原来老人突然头晕恶心。董医师为老人量了血压后，发现她血压很高，便作了紧急处理，还给老人服下了降压灵，病情控制住了。老人家非常感激，说这求助铃可真是救命铃。当笔者问及此事时，董师母却谦虚地说：“不值得一提，邻里相帮的事太多了。”

永宁巷民居大部分有好几进的庭院，相邻居民互相联系、互相帮助，大家互交电话号码，办了邻里互助卡，有什么急事，互相照应。互助互帮的故事，在永宁巷居民中屡见不鲜。

一位银发老人说，子女房子大，叫我搬过去，我不喜欢，他们上班，我被关在铁门内，连个接话的人都没有。在这里，隔壁邻舍亲亲热热、问寒问暖多好。像我这样的老人，居委会还给我发了爱心服务卡，只要我拨个电话，社区里的小杨、小玲等就会上门为我服务。

春光明媚的庭院中，几个老者坐在藤椅上，他们正说着瞿溪二月初一会市的盛事，笑声琅琅，其乐融融！





仓桥街102号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故居

惜哉,仓桥街

仓桥街是温州三十六古坊之一,宋代时名为棠荫坊。据史料记录,这里曾经河道纵横,河滨盛植海棠,绿树成荫。清朝时在这里设过粮食仓库,后来粮仓边的桥,人们称它为仓桥,桥边的街,也就名为仓桥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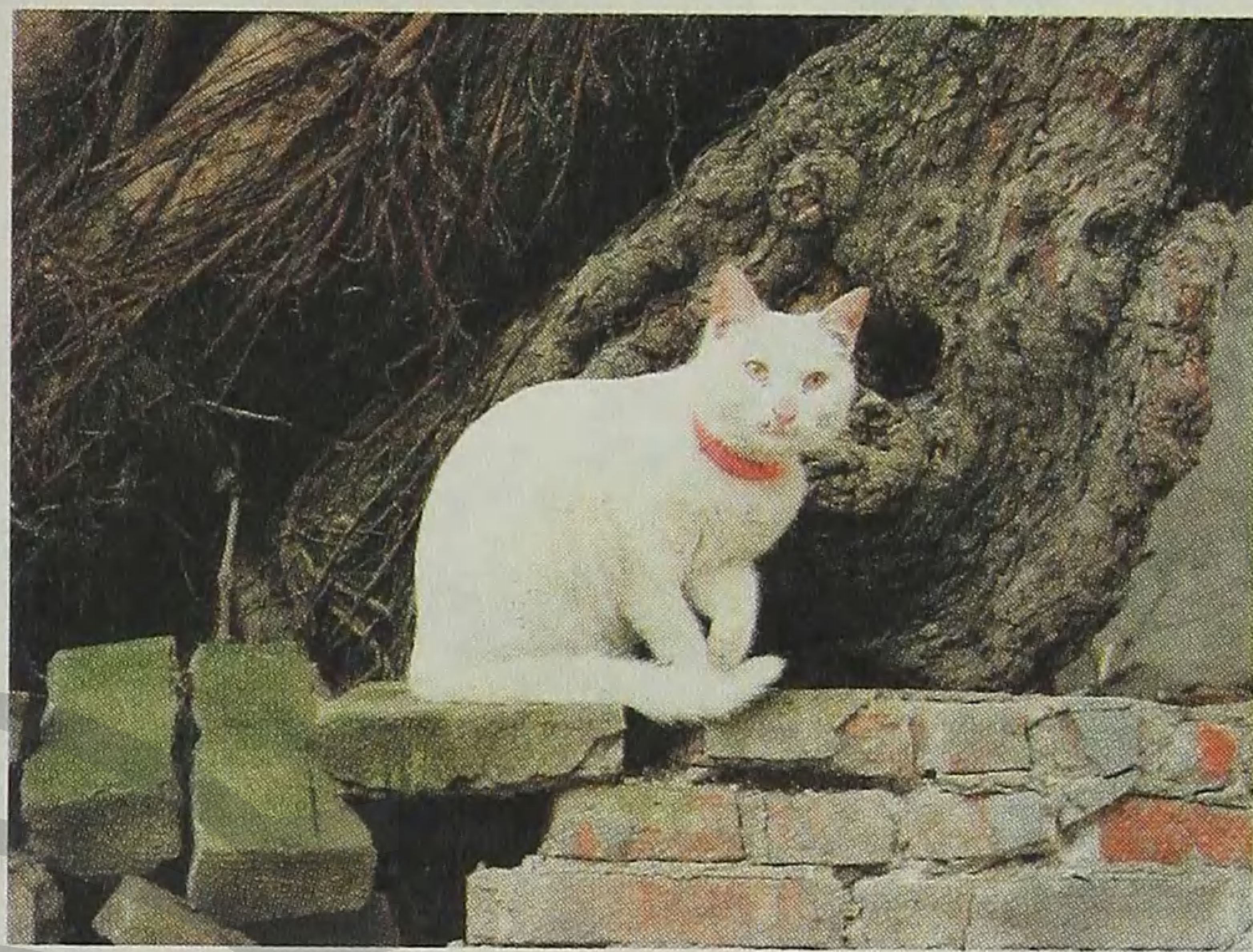
仓桥街东起解放北路,西接沧河巷,全长约800多米,街内有双井巷、举人坦、勉人巷等小弄。

曾是小桥流水

现年67岁的余培龙大伯,生于斯长于斯,说起古时仓桥街,他一往情深:现在的仓桥街与过去的仓桥街全不一样哦。仓桥街与城内其他

街道不同，像朔门街、信河街、蝉街等是街内有河，仓桥街则是街后有河，街河分界，老街东向的居民后门临河，一些人家都有自家的河埠头。

春寒料峭，暮色将合时分，晚风凛冽。由余老伯热心引路，我们去实地领会仓桥街"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风貌。


仓桥街后的老树与猫

走在窄窄的仓桥后巷，余老伯告知，过去没有仓桥后巷，这里是河，河依街而流，西端与沧河巷的沧河、城西街的道前河相接，东端与解放街后面的河汇合，一直通到朔门水门头。我们沿着仓桥后巷东行，来到巷口大榕树下，听余老伯一一指


仓桥街的古榕树

点:温州十中校园曾经是粮仓,这里就是仓桥的位置。小河临桥的这一段最宽,有二十来米,河水穿桥而过,流向解放新路后的小河。仓桥桥下的这条河路四通八达,西经信河街、清明桥,可达西山会昌河,南可通到小南门河,北达瓯江口。过去温州运输主要靠水路,仓桥下这条河上各种运输船停满,有运稻米的,有运木料的,有运家具嫁妆的,甚至还有运粪的,凡是市民生活中需要的用品,基本都是用船运进来。



爬满藤蔓的墙

"河的西端有座桥叫卖醋桥,桥边有一个大的码头,上河乡、下河乡运进运出货物在这里装卸,为了搬运工避阳躲雨方便,还建了个担班亭,亭边有棵大榕树,大概我十多岁时,刮大风,榕树被折断,后枯死。榕树下是卖醋桥,桥由青石条铺就,夏天坐在桥栏杆上冰凉冰凉,邻舍街坊都喜欢在桥上乘凉。桥边还有个卖肉的肉架,屠夫名叫庆贤。"住在卖醋桥边(现门牌为仓桥街 191 号)的 88 岁潘阿公,对过去卖醋桥边的情况十分熟悉。在老人亭里听唱词的何阿婆还向笔者叙述了"仓桥姥姥娘儿,只讲现铜钿儿"的俚语由来:有个孤寡老婆婆住仓桥边,专门捻苎绳儿(用苎麻捻成的细线,过去用来纳鞋底,牢固度高)卖。从前邻舍家边到店铺买生活用品,店主一般允许赊账,一是因为数额少;二是大家熟滋滋的,不怕人赖账。到年冬节到时,赊账者会自觉还账。仓桥姥姥娘儿靠卖苎绳儿这一点点收入维持生活,她实在赊不起,来她这里买苎绳儿的人,一定要交现钱,否则,她就不能活命。以后,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买苎绳儿的人都必须付现钱。这个惯例被传成

了温州的一句经典俚语。

过去仓桥东首有个仓桥宫，在温州六中北面，规模也不小，是个三进大院，占地有六七百平方米，里面有天井，有戏台，两边还有厢间，初一、十五，上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不少。

当年“百工皆具”

温州体校黄健老师，在仓桥街出生，在仓桥街结婚，在仓桥街生子，他的爱人是瓦市小学的退休老师项如冰，父亲黄霞卿新中国成立前在仓桥街开米厂。

黄霞卿先生年轻时在钱庄学生意，靠节俭积财，先在仓桥街开米粉厂，抗战胜利后改开碾米厂。联益碾米厂前面是三间店面，后面是厂房，厂房约400来平方米，有一台砻谷机、一台碾米机，还有一部炭车用来作动力。厂房后面有码头，水心、南塘一带农户将稻谷从水路运过来，就在米厂后门码头上岸，加工后成为大米，也从后门码头装船运回去，非常方便，生意做得比较顺境。过去仓桥街还有一家米厂，字号为“林余丰”，他们厂的规模比联益碾米厂要大得多。

黄健是黄家的长子，他说：“我现在虽然搬出了仓桥街，但对故居非常留恋，在那里生活很方便。这是一条商业老街，像个小都会，开有五花八门的店铺，凡是你报得出的行业，这里都有。三十六行，行行具备。日常生活的穿、吃、医、用等方面，迈出家门，就可以得到解决。”黄老师凭记忆报出一大堆过去仓桥街各类商店店名：徐大康布店、黄云飞草药店、丁元美丝线店、晋兴铁店、陈正森铜丝店、凌聚丰砖瓦店……

新中国成立前，温州媒体的一篇《温州十二金钗》的报道，曾在鹿城引起轰动。“十二金钗”之一的吴晚香即出身在仓桥街第一斋纸店。过去上京赶考、外出读书的书生们都要到仓桥街第一斋纸店购墨置笔，以图吉利。吴晚香的美貌让众书生垂慕留恋，她为仓桥街增色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改造，仓桥街的个体店公私合营后，这里的商贸曾经沉寂一时。改革开放后，商家们心中的赚钱致富意识又复苏



仓桥街街景

了，一些居民利用有店面的优势，又开始了经商，仓桥街又出现了车辫店、布料店、印染店、圆木店、白铁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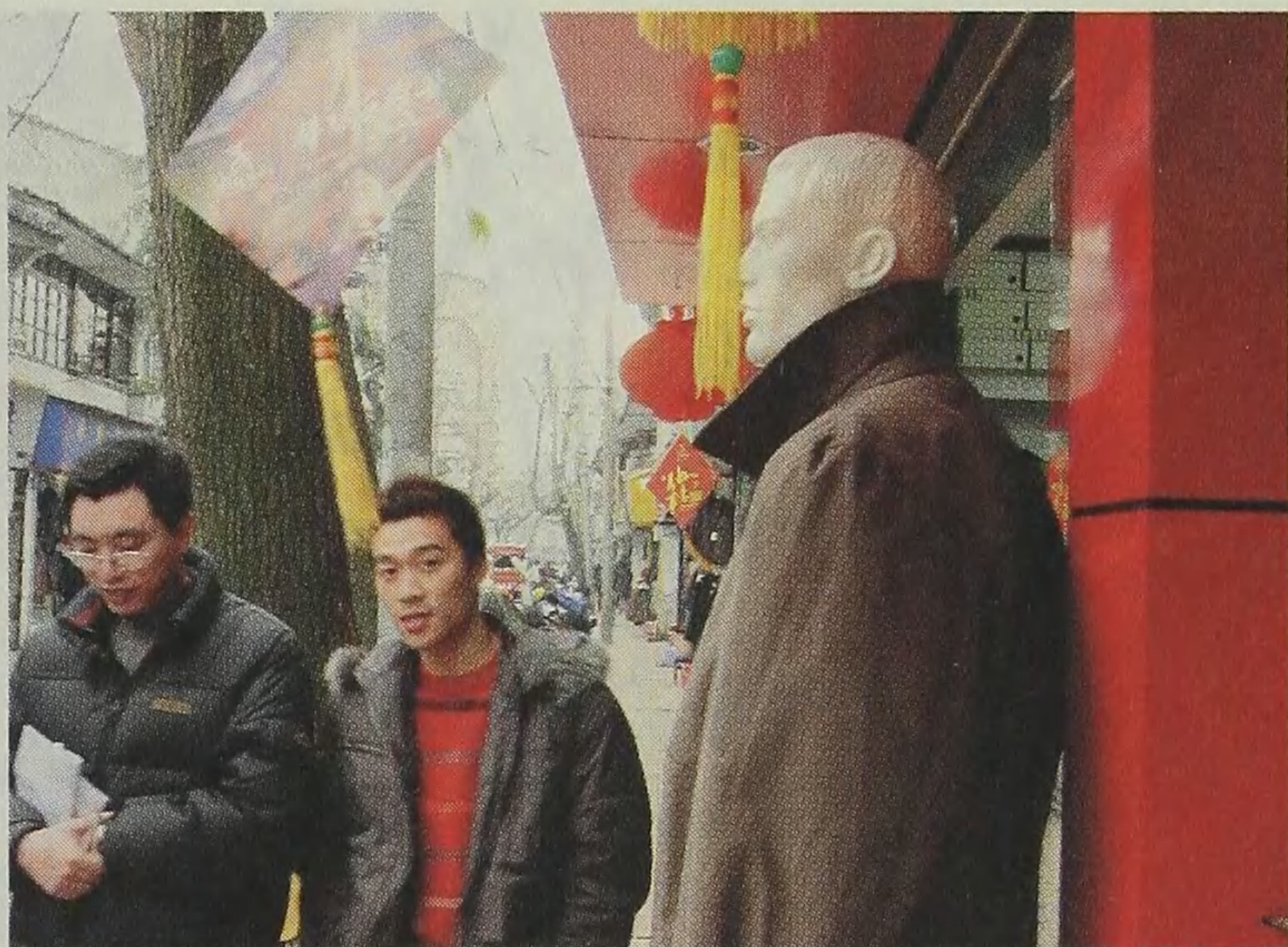
黄霞卿先生的三儿子黄家驹，就是从仓桥街走出的一位企业家。起初，他利用自家的店面开机械冷作店，厨房间当工场，加工压底机。不想几年后鞋机小作坊发展成为大企业。现在，坐落在龙湾工业区的温州仓桥轻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规模比较大、产品种类比较齐全、高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专业鞋机制造企业，专业生产中高档的制鞋、制底设备。厂房占地 8000 多平方米，拥有二千多名员工。1999年，他们公司生产的鞋机正式注册为“仓桥鞋机”。在温州大道龙湾工业区路段，远远就能看见醒目的“仓桥鞋机”的巨幅广告牌。

休闲服饰成市

800多米的仓桥街，现在以经营男士休闲服为主。这里是城市中心，小街的一头连着商气旺盛的女装批发市场城西街，另一头则是温州的

大街解放北路。女装批发与男装零售相辅相成，凭地域优势，仓桥街男士休闲服市场在五六年中一下子红火了起来。

每年年底，仓桥街男装市场非常火暴，用人头攒动来形容这里，不会过分。这里经营的男士休闲装、运动服很受市民欢迎。50多岁的郭先生说自己基本上都是到仓桥街买衣，他说，这里服装样式休闲，质量也不错，价格一般在100至200元，高档一点的500至600元，工薪阶层可以承受，掏钱买新衣时，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过年过节，男士们探亲访友乔装打扮要添置新衣时，家里妻子、母亲们都会溜出一句：去仓桥街看看嘛！农历十二月，走在仓桥街头，擦肩而过的那些小老板、大学生，都是来这里买衣置鞋的。



男士休闲服店

曾经听过一位仓桥街经营服装店的老板一段非常经典的告白：年底顾客多，验钞机数不过来，到晚上结账时，才发现白天收进了三张假的"单佰头"——话外音就是他们生意忙得数钱都没空呀！

春节过后，本是服装市场的淡季，但在仓桥街，却有一拨又一拨学生模样的顾客在各个店铺中进进出出。店主告知，快开学了，去外地读书的温州学生要带几件新装换洗，这几天换季的春秋装很畅销。

24号休闲驿站、15号万丰男装、126号男人街、69号帅哥一族、61号李大哥外贸服饰、67号大牛休闲服饰，九年来都是顾客盈门。

为了打造消费者满意的购物街，2004年10月，温州市工商所在仓桥街推出商品准入制度，要求仓桥街店面出租的房东与工商部门签订制止冒牌服装出售的责任书，如发现某店出售假冒服装，其房东也有连带责任。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在仓桥街被落到实处。



仓桥街印花店



仓桥街男装店

“在仓桥街经营休闲服的商家，大多是租房开店，水涨船高，仓桥街生意兴旺了，店面的租金也高了。2000年休闲服市场刚刚形成时，生意比较清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店面，一年租金只要2万元，现在已经涨到6万多元，所以现在的商家生意也难做呀。”仓桥社区主任项丽丽如是介绍。

上海一个游客，他的2004年“五一”游记中有这么一段对仓桥街的描述：……我背着行李开始在城市中徒步……尤其是仓桥街和城西街，小时装店云集，随意地一家家逛下来，里面的衣服样式新颖，价格便宜，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你要是一个购物狂，那在这里一定能有意外的收获。我看中一个仿冒的阿迪达斯手表，做工不错，只要 38 元……

夏鼐故居

仓桥街102号庭院是温州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故居。

1910年，夏鼐先生在仓桥街夏家大院出生，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

十中学(现温州中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1935年至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他曾参加梅登堡城遗址的发掘,还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调查发掘。后来他赴巴勒斯坦进行考古,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他先后被美国、德国、英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夏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夏宅古井

1985年6月19日,夏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共有二百二十余种,其专论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汉代玉器和丝绸》等。

作为鹿城赤子,夏先生眷恋故乡之情一直深藏胸中,他在北京常搜集温州乡邦文献。温州图书馆珍藏的英国传教士苏威廉撰写的《一个传道团在中国》及苏威廉夫人洛茜撰写的《走向中国》两书,即由夏鼐先生搜集到并寄赠家乡图书馆,他还手书一份《温州先哲著述见存书目》交给温州文管会保存。1984年,75岁高龄的夏先生得知温州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沿海十四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时,欣然提笔,赋诗一首:"故国自有好河山,羁旅他乡两鬓斑。昨夜梦中游雁荡,醒来犹觉水潺潺。"故乡的水乡风貌在老人心中可谓刻骨铭心。

夏鼐故居由其父亲夏文甫先生建于19世纪中叶,2000年被温州市人民政府立为温州文物保护单位。历时半个多世纪,故居显得老态龙钟,门窗颜色斑驳脱落,墙壁灰砖破损严重,大门两旁鳞次栉比的商铺把夏氏大院老门台窄窄地挤在中间。

夏鼐故居坐北朝南，系五间二进的四合院，建筑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后进系二层楼房，一层四周有条石走廊；二层为走马楼，四围全是古色古香的瓶形图案木头栏杆。原来故居后还有花园，现在全是民房，不过后园的一口古井尚保存完好，其井栏由两个半圆形的青石拼就，连接处有蝴蝶形状的石栓，井边还有一棵高大茂盛的玉兰树。据院内住户反映，该井泉水常年不干涸，水质清澈，现在居民还从井中吊水浇花拖地。

夏鼐先生的侄女夏玉琴还住在夏氏故居，其丈夫谷先生告诉笔者，抗战时日寇丢炸弹，沿街几间店面全部被炸毁，现在这排屋是后来建的。

站在故居后门朝南，可见到二进的四根栋柱上有精致的金钱砖饰，后院墙壁上布满爬山虎，只可惜没有一点绿意。寒风中，檐头倒挂的枯枝随风摇曳，颤抖的衰草分明地透露出故居在岁月积淀中的那份厚重与孤寂。

城市改建，仓桥街被拦腰截断，府前北路由南至北穿街而过，从此800多米纵深的小街成为两段。因为筑路，仓桥街有二百来户民居被拆，其中仓桥24号、仓桥10号，据说是明清建筑的深宅大院，其中一些细部砖雕木刻非常精致，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无法再睹这些古民居的芳容了。

遗憾！面目全非仓桥街。





古民居的墙头装饰

"小桥流水人家"曾经是西廓外上横街有过的风貌。时光飞逝，风雨沧桑中古迹所剩无几，记忆在岁月的沉淀中却越发清晰。

古雅依稀上横街

叶国麟师傅世代居住在上横街，这里是他曾经的家园，也是他少时的乐园。他根据史书记载与回忆，手绘一幅宽0.3米、长1.2米的《鹿城古街坊——上横街》效果图。画面上的小街两侧全是大宅门第和私家花园，让昔日风情在人们眼前一一复活。

上横街东起下横街，西至浦桥，旧时因为其位置横亘于当地的谷宅大花园前，市民故称为上横街。"文化大革命"时，曾改名为烈士路，1982年恢复原名。

庭院深深

张宅大院是上横街保存得最好的大庭院。

“先祖忠乐公忠厚正直，为太平岭一带双屿镇村庄之乡人所敬仰和称颂，被尊称为‘钟岳伯’。经营酒坊，因薄利多销，信用卓著，俭朴聚财，在太平天国后，创建此大院。”张氏后人，台湾同胞张庆桢先生在台北市温州同乡会会刊一篇题为《梓里故宅古迹犹存》的文章中如是叙述张宅大院的初建。弹指间，这座院落距今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张宅大院位于上横街62号，占地3000多平方米，系三进七间砖木结构的老宅，大门台在上横街74号烟酒店后，过去74号是张家开的米行。迈进大门，第一进是道坦，广阔开敞，足有一百多平方米，道坦东西两面都还留有花墙。正面大门两侧内墙，各有一米见方的行书大字：一为“福”，一为“寿”。“福”字勾画了了，清晰可辨；“寿”字被人为凿落，只有隐隐约约的痕迹。

张庆桢先生笔下的大院曾经有如下美景：院前栽种花木，左右栽种雌雄石榴树一对，俗名金杏树，每年花季，先开红花后结果实，因此院中花香鸟语，燕子年年飞来在中堂筑巢传种。

道坦中有一口四方古井，井水丰盈清澈。张宅大院未建时，古井就已在此地，它的年龄比古屋还要长远。现在住在大院中的张庆桢先生的侄子、现年70多岁的张锡瑞先生告诉笔者：“小时，阿太常常念叨，这是一口宝井，井下有一块大石板，石板下埋有宝物。”

方井很深，张家谁也没有去掀开那块大石板，所以石板下是否真有宝物、是什么宝物的谜，始终没有解开。

温州第三次沦陷时，一个日本兵冲进张宅大院，二话没说，提起年仅十来岁的张锡瑞双腿往水井中浸，张先生母亲与奶奶吓得高喊“皇天三界”，她们双双下跪，每人死命地抱住日本兵一条腿摇晃哀求，鬼子兵无奈，只好放手。真没想到，这口默默的古井见证了日军蹂躏温州老百姓的恶行。

张宅二进有个古色古香的圆洞门，曲径通幽。过去大宅后进是张永顺酒坊，系两层砖木楼房，上层是职工住房，下层是酿酒作坊。张家酒坊有雇工二三十人，生产的酒类品种多多，有黄酒、烧酒、老酒汗等。张家是上河乡大地主，做酒用的是上河乡自家稻田的谷、自家山上的水。米好水好，深巷酒香飘千里，张家酒远近闻名，生意非常兴隆。张锡瑞先生现在还能叙述做老酒汗的一道道工序，还能叫出张家当年担水客的名字。



上横街36号的房主

现在居住在张氏大屋中的，除张姓外，还有姓蔡的、姓郑的等十九户人家，年龄最大的是88岁的蔡老伯，最小的叫张林颖，只有3岁。

站在张家后院，酒坊已没有踪影，立在眼前的是一座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水泥建筑，听张先生的一段段回忆，古风古韵似脉脉酒香弥漫在这座深深的庭院中。

路经上横街的行人，瞻观36号叶宅华丽精致的建筑装饰都会唏嘘赞叹，见记者在拍照，好多路人说，这么美的房子，以后是难以见到了。

这是一座中西合璧、三间二楼的古民居，历经八九十年风雨，风采犹存。窗户上拱形装饰、门额门框上一些花卉文字虽也有破坏，但外墙面四条立柱的柱础上，石刻图案还保留完好，有狮子捧球、白鹿衔花、仙鹤伴松。大屋东侧墙脚有一条青石石敢当，上有“叶聚庆堂界”五字。叶宅正屋北向的砖雕石刻更是栩栩如生，精美绝伦。

叶家对门邻居叶其龙先生已经91岁了，他亲眼目睹叶宅建屋的大场面：屋主人叫叶德臣，建屋时请的泥水工叫阿道，木工叫立升，他们



36号古建筑柱础上的精美石刻

都是当年西廓外的建筑业高手,没有铜钱的人家是请不起他们的。

满头银发的周老太太居住在36号已六十多年了,她是温州医药公司的退休职工,性格爽朗,思维敏捷。她告诉笔者,她是叶德臣的孙媳妇,公公叫叶笠舟,丈夫叫叶桐侯,是叶家三房。现在大房、二房也都还住在这里。早年叶宅在西廓也是大户人家,经营叶进丰木行和叶进丰钱庄,听说还有两只大航船在上海、舟山等地来往……

48号陈宅大屋、34号王宅大院也都是前有天井、后有花园的古宅。34号大院门台飞檐走兽,杂草丛生间尚有精致的建筑细部显露出来。上横街66号、67号也是三进庭院,其中的建筑设计比较简朴。

老人们说,上横街最大的庭院要数谷宅花园,里面有山、有池、有亭。翻开温州历史资料,有关谷宅花园的记载见诸其间:春晖园俗称谷宅花园,遗址在今市区西门外中央巷广化街道一带,俗称谷宅前,初建于南宋乾道年间,后来数经修建,楼阁重叠,庭院清幽,风景绮丽,植有一年四季适时的花木……清咸丰十年(1860年)间毁于兵燹,逐渐芜没。园内原有五龙池和十八井,遗迹犹存。主人谷兰仙,字钟岳。

寻寻觅觅,在民房林立的小弄中穿梭,不见谷宅花园遗迹,唯有一方400来平方米的水池还在,据说也是因为有消防功能,才被保留下来的。

雅事件件

上横街最轰动的大事当数33号居民叶其龙先生与他的《红楼梦》大观园艺术造型。

“文化大革命”时，文物古迹被破坏，历史名人被亵渎，民间艺人叶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悄悄与两个儿子商量，要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众多景物重现人间。

浩大的工程在叶氏不到15平方米的小阁楼上悄悄地进行。为了模型设计准确到位，他们不仅一遍一遍地精细研读《红楼梦》，还自费到全国各地著名园林参观，使文学想象与实际创作更切合。没有经费，一家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把节省出来的伙食钱全部投入到模型制作上。后来，叶家大大小小十六人全部被叶老伯动员来参加模型制作，有的当木工，有的当泥工，有的当漆工，没有技能的就做后勤外杂，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做活，直到东方发白，才上床合一眼。33号叶宅的小小阁楼俨然成为《红楼梦》研究所和工作室。在叶老先生的指导与带领下，全家人穷年累月，苦苦奋斗了十多年，终于将大观园这件稀世艺术珍品形象地再现于人间。

模型重现了大观园内的蘅芜院、缀锦阁、大观楼、潇湘馆、怡红院、稻香村等十组景观。每个景观都自成体系、别具一格，有不同特色的房、台、楼、阁、回廊、曲径。模型集中了园林、雕刻、堆塑、镶嵌、盆景、彩灯等多种工艺特技，总占地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装了七十二个大木箱，重量达6吨多。

叶家艺术品完成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各大城市纷纷发函或者来人，邀请他们去展览，据粗略统计，参观者达三百多万人。大观园模型在郑州展览时，电影《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闻讯特地专程赶到郑州，并由他任导演，拍摄了长达半小时之久的模型纪录片，1983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放映。

1988年5月1日，叶家大观园模型应邀赴香港，在香港珍宝海鲜舫展出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外参观者络绎不绝，市民好评如潮。香港名流霍英东、包玉刚等都在观展后留下墨宝，以表赞叹之情。

2005年1月30日，浙江省文艺家协会、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向叶其龙先生颁发了“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五十周年纪念”的证书。

现年91岁的叶其龙先生。采访时，他指着厅堂中累叠的七十二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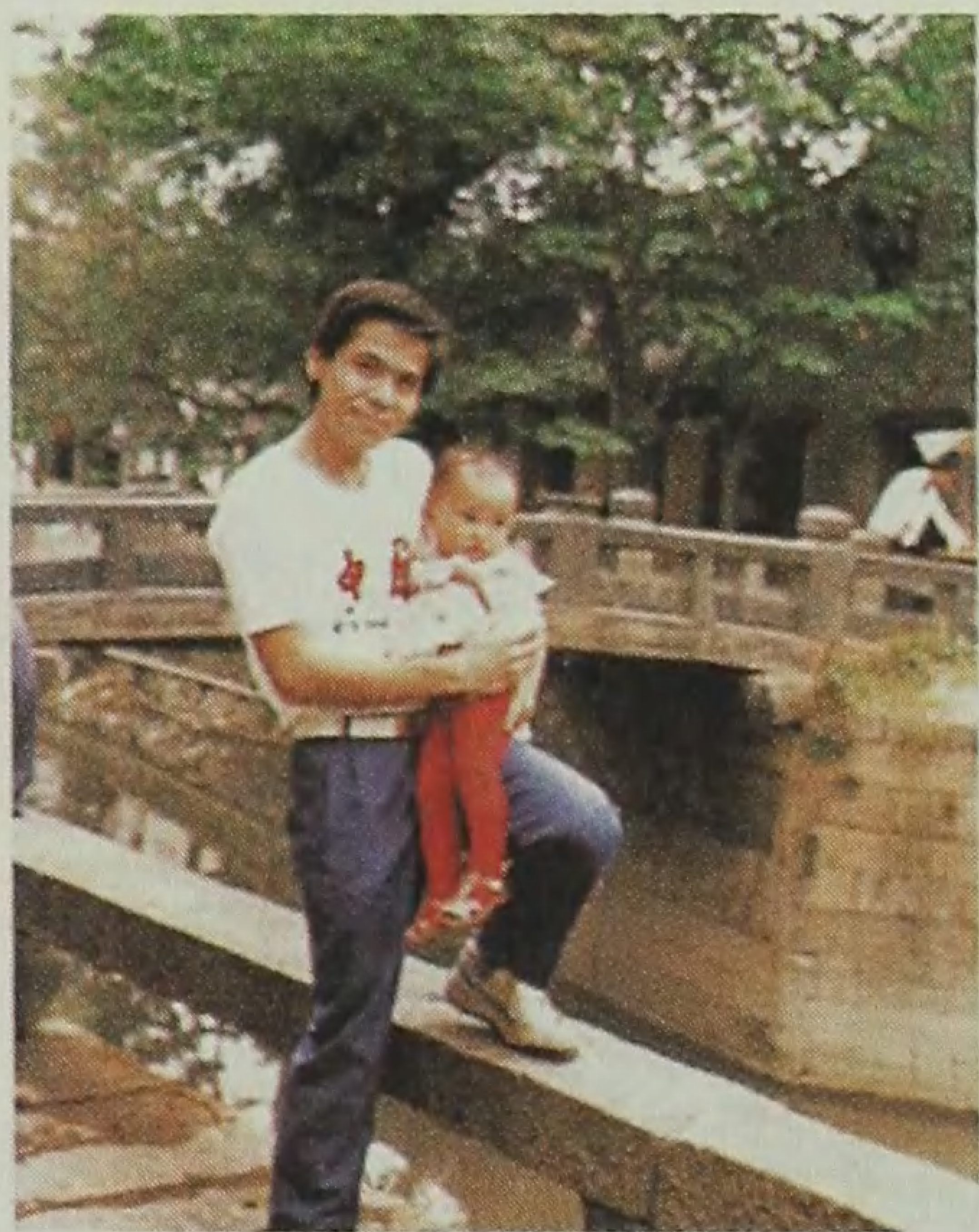
大观园模型感叹道:这可是叶家几代人的心血呀!

广化亭位于鹿城路与广化路的交接处,有二十多平方米。七月天,赤日炎炎,而亭内憩息者有的在下棋,有的在饮茶,有的在聊天,怡然而乐。建亭者谁?上横街56号的钱家二儿子,爱国华侨钱年成先生。

1972年,在海外谋生三十多年的钱年成回家乡探亲,当时广化桥一带还是一片旷野,公路两旁是田园。眼看往来行人无处避暑躲雨,钱年成便与当时是广化大队大队长的哥哥商量,要出资买地建凉亭,给过路人有个歇脚之处。从征地办手续、请人设计图纸到建造,钱年成事事操心,直到三个月后路亭落成,钱年成才放心地返回法国。

钱年成18岁离家去法国,今年已经87岁了,战争年代,民不聊生,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在法国,钱年成也像许多出国华侨那样经历了打黑工、做雇工、当老板三个阶段。为解乡愁,他把自己艰苦创业的饭店取名为永嘉饭店,还在门口用中文书写了一副对联:永吉永安宏图大展,嘉猷嘉谟近悦远来。在法国巴黎三区,钱年成的饭店在华侨中挺有影响。温州电视台《温州人在法国》摄制组曾拍摄过他的饭店。

永嘉饭店越开越大,1973年,钱年成父母、兄妹都迁居到法国。钱年成为他们在法国创业开了一条通道。"每到过年过节,我阿哥都志愿到中国大使馆,炒中国菜慰劳工作人员。"钱先生的妹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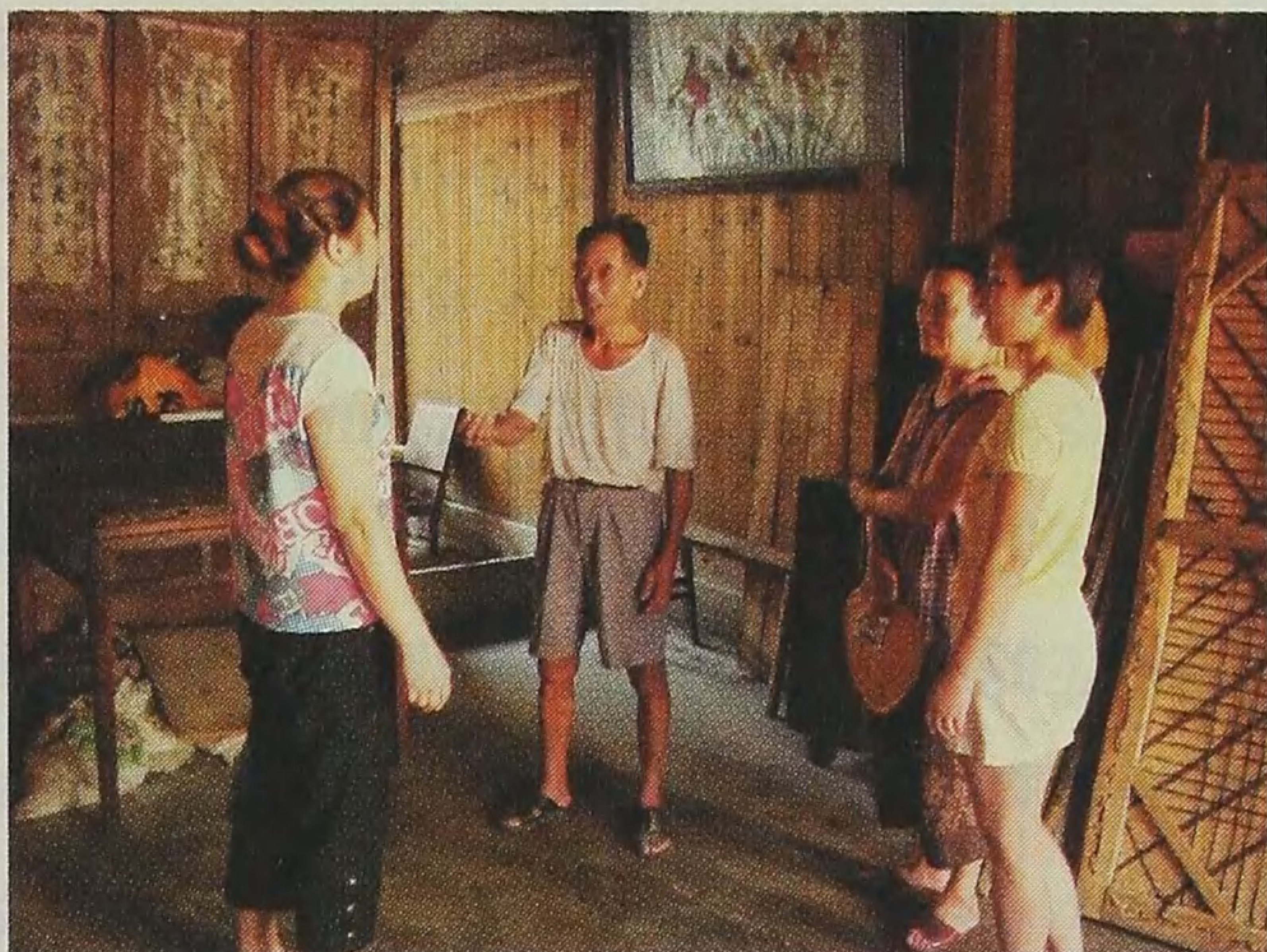


法国回来探亲的钱坚黎在浦桥留影(图片由钱家提供)

钱年成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在法国个个事业有成,其中有几个还在法国政府部门就职。1983年,钱年成小儿子钱坚黎也来温州探亲访友。小钱除了来尝故乡的美食、看故乡的美景外,他还奉父命去瑞安梅头钱家祠堂祭祖,去诸浦祖坟拜谒。

2003年,钱先生又来温州避暑,他说法国太热,他不习惯。今年夏天,他本来还要回温州,因年事已高,出行不便,被下一代阻止了。

鹿城路拓宽时，广化亭也在拆迁红线范围内。金宅居委会居民邻舍不愿辜负钱先生一片顾念家乡之情，让侨联出面，向有关部门申请，保留广化亭。经政府部门批准，广化亭后退20多米，重建在广化桥口，绿树荫下的凉亭依旧矗立路边，侨胞的赤子之情依然温暖着西廓人的心田。



社区干部来67号庭院发蟑螂药

上横街32号是过去的木业公会会所，别看只是一座二楼三间的木房，当时的温州木业大亨们常常聚在这座楼里协商木业大事。



67号庭院王老伯在锯木柴

走进67号庭院，只见一老伯在劈柴，他叫王勤光，是金宅社区的老党员。他把一堆废弃的木料劈成一段段木柴，问老伯有什么用处，他说烧饭用，然后老伯指着左边一间房子说："我们家厨房里有一个大镬灶，专门烧木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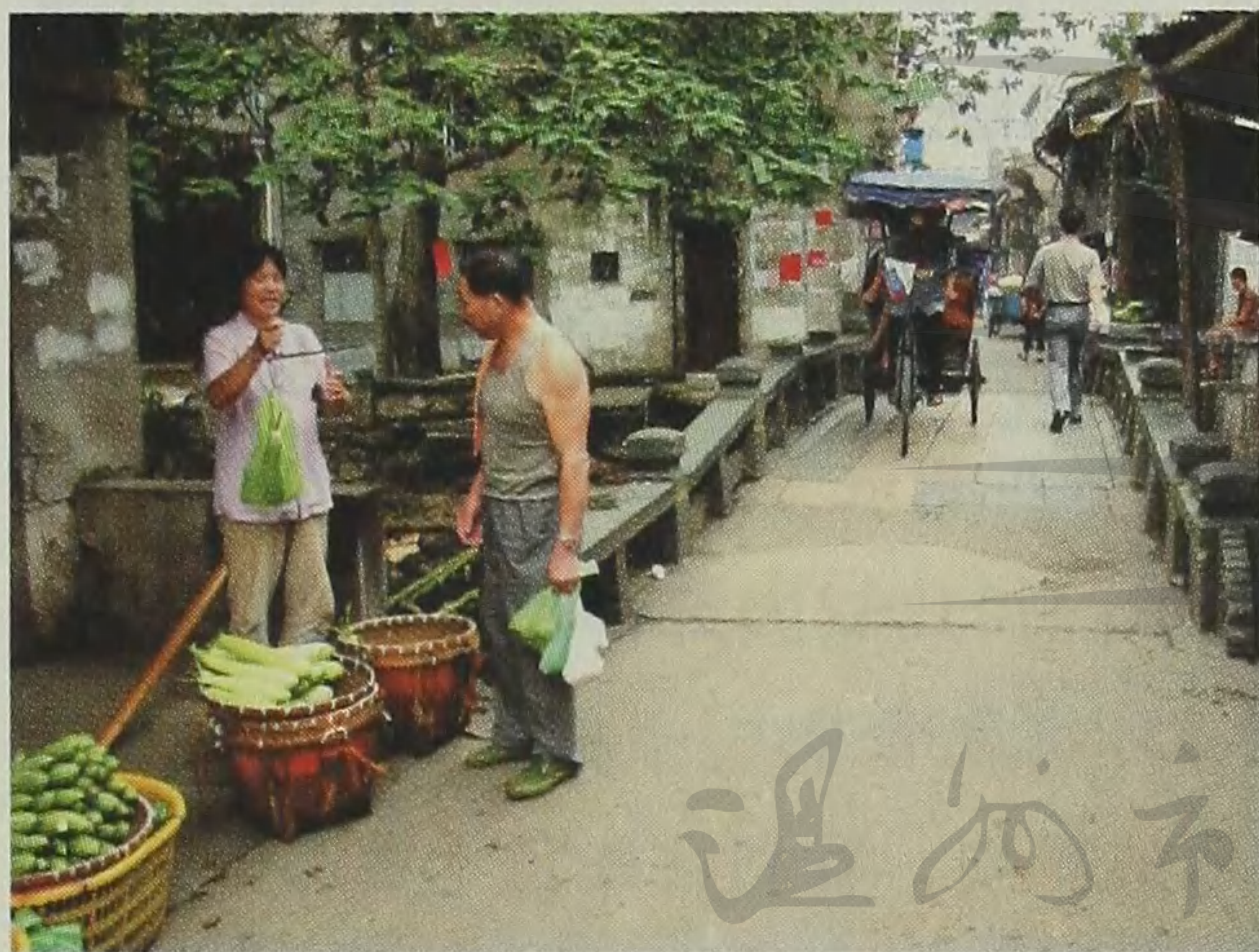
迈进厨房，只见一个二眼大灶台占据了厨房四分之一的面积，灶堂中烈火熊熊，一妇女正在铁镬中炒鸡杂木耳，柴爿香、菜香弥漫，有一种久违了的农家温馨。

阿婆说，吃惯了柴爿饭，不愿意用煤球、用煤气，再说木材厂废弃木料很多，老伴去运来利用起来，也省不少钞票呀。与大镬灶相配套的用具还有铁镬、镬盖、火钳、吹火棍、柴刀，这些上世纪50年代的日用品，在这里一一具备。据说，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拍照片、拍录像。

遗憾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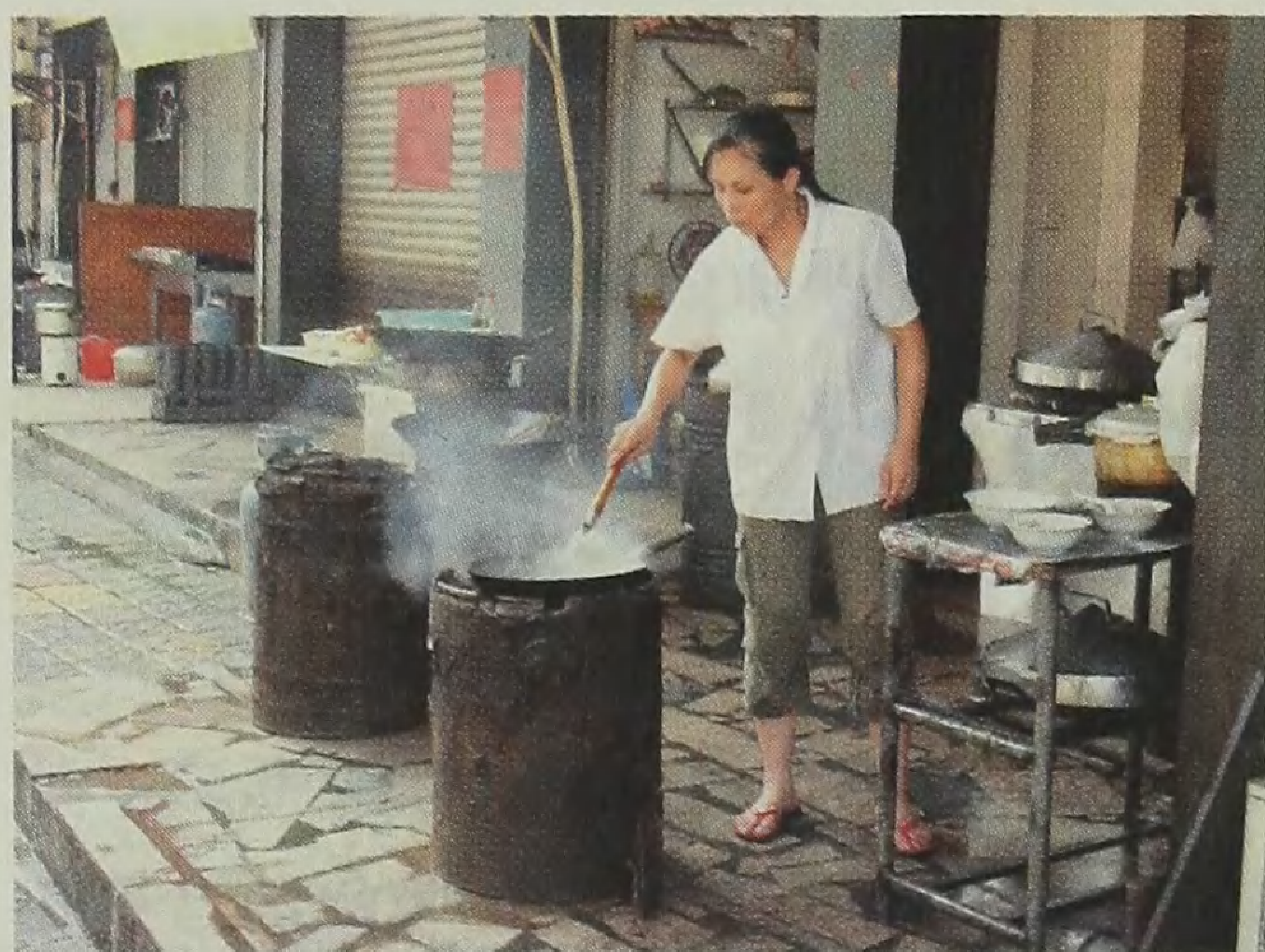
上横街西首的浦桥是建于明代的石板桥，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桥左右各有八个桥柱，每个柱头是精美的莲花石刻。该古迹现在残缺不全，南侧三个柱头，北侧两个柱头已不复存在，穿桥而过的是一江发黑的污水。几棵朴树将斑驳树荫洒落在桥的四周，树身被人们钉着铁钉，缠着电线铅丝，挂着招牌，贴着广告。

上横街一带属金宅居委会，过去就叫上横街居委会，1992年西门一带大拆迁，改名为金宅居委会，因为小街东首是金宅屋基。明清时，这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金姓大宅门，据说屋主是楠溪名门望族"岩头金"族中后裔。现在这一片地变成了菜市场，商贩吆喝不绝，满地污水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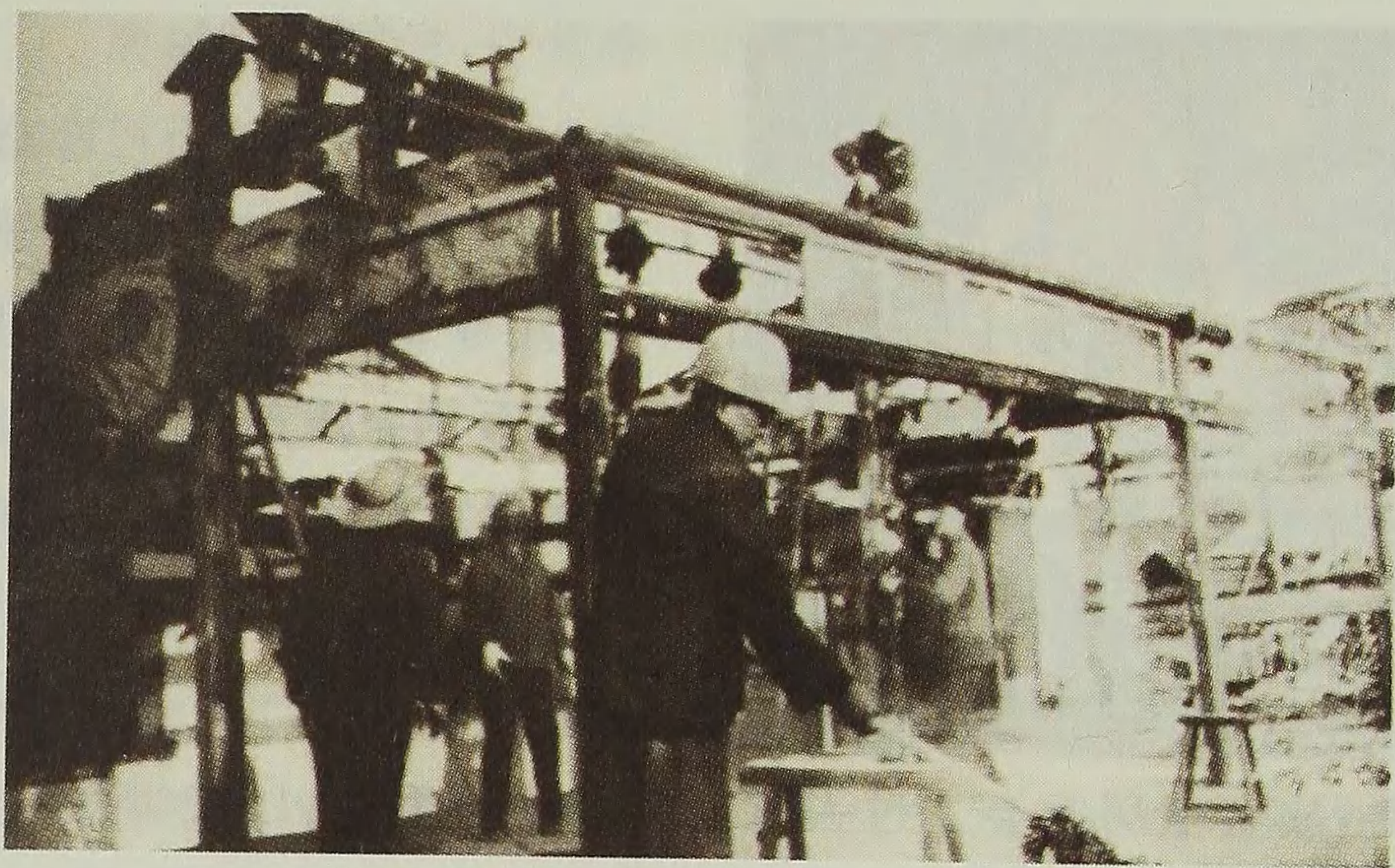
建于明代的浦桥

有人指着小弄堂中一堵断垣、一棵古树、一块青石碑告知：这是这一带翻修后留下的金宅屋基旧物。只见石碑的落款是"广化街道上横街居委会""公元1986年元月立"，内容是"西门金宅屋基翻修道路承蒙下列单位资助，特立碑纪念：鹿城建委7600元，广化街道1200元，国营煤球厂200元……"



上横街小吃店

居住在这里已八十多



上横街 19 弄 2 号古民居被拆(图片由叶国麟提供)

年的叶乃超老伯说,上横街一带小的翻修拆建无数次,最大的变化当数 1992 年城市改建时西门一带的大拆迁。

1992 年,西城路拓宽,上横街 19 弄 2 号也被拆。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明清建筑,屋主叫吴金星。老宅坐西朝东,占地 734 平方米,院内雕梁画栋、飞檐翘瓦、盘廊歇楼都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其墙壁、门窗、斗拱上全是人物、花鸟、古戏曲砖雕木刻,非常精美。

"我们老百姓不了解城市改建的规划,看到这些艺术精品被拆毁,我着实心痛,多方阻止。再说,我少年时一直在这座大宅中玩耍,有一份感情。"叶国麟师傅是叶其龙老伯的大儿子,他为保住古宅多方奔走,上房管局、拆迁办、街道等处呼吁,但为时已晚,有关部门虽然认为叶先生的建议很有道理,但红线早已划定,拆迁工作依然按部就班进行。眼看这座古民居就这样倒下,在万般无奈之下,叶师傅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将老宅拆下来的建筑部件全部买下来,整整装了四板车。

叶师傅还根据记忆与留下的实物,将这座古建筑原貌、结构、各部件的衔接用图纸一一绘制出来,并且做成模型。叶先生一心等待,等待有一天这座古建筑能在上横街或者温州的其他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他还跑到江心屿、雁荡山多次联系,希望这些部门能容纳他收集的这些建筑部件,在风景区重建古民居,让游客能在领略温州青山绿水的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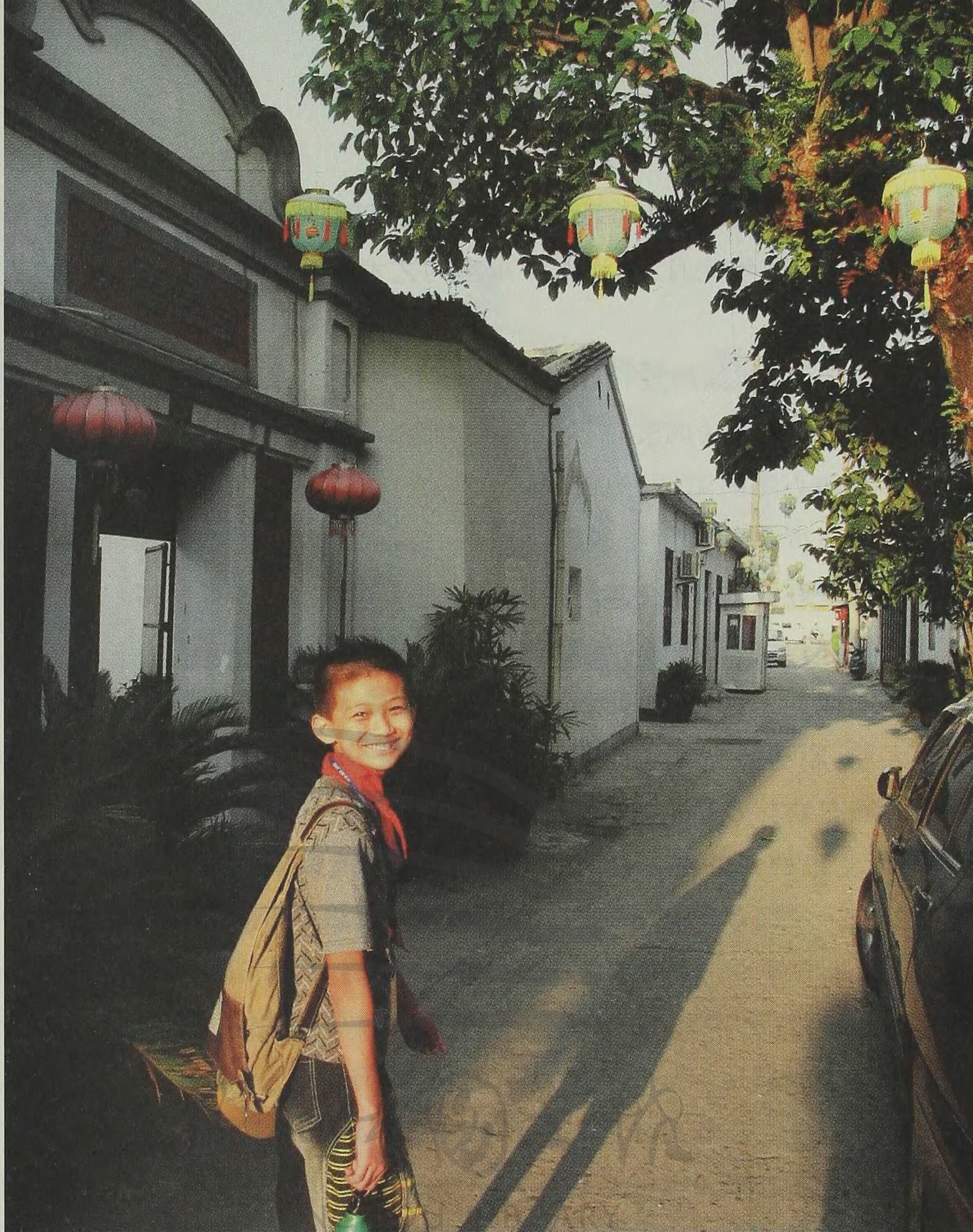
也能目睹温州古民居的风采。但由于种种原因，叶师傅无法如愿，又是万般无奈。1993 年元月，他将这一车车的艺术精品转让给从台湾来的朋友潘子锋先生。

十多年了，叶师傅现在还保存着19弄2号吴宅原貌模型及各部件结构图，还有门窗廊楼的装饰木雕照片，整整有两大本。翻看这一张张凝聚着心血和心愿的图纸，他慨叹："这可是一座祖先留给我们的宝物，眼睁睁看着被拆，可惜呀！上横街这一带的殿、河、桥、亭、古宅在60年代还保留得比较好，如果政府部门在规划时能考虑到保留文物，留住这些古迹，那么西门上横街一带，与周庄有得一比！"

在上横街采访，木雕师傅金荣发老伯说，太平军进温州时，焚烧了金宅大屋；原居委会主任叶秀香说，"大跃进"时期"大办食堂"时，48 号古屋的雕花登门被拆到食堂里当柴烧；34 号何凤珠阿婆说，"文化大革命"时厅堂里的长条桌、太师椅都被"红卫兵"捣毁，城市改建，好几座古宅被拆迁……风风雨雨，折折腾腾，名城留给后人的遗迹和文物又有多少？

古屋被拆，古桥被毁，河水污染，花园消失。温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绝不能在发展经济中变得徒有虚名呀！





古街坊新气象

晚风中，丝竹声声入耳，花香阵阵袭人。没有商肆的吆喝，没有汽车的杂鸣，庆年坊就是这样一方难觅的世外桃源。

诗意清幽庆年坊

位于信河街西边，南与丁字桥巷相邻，北倚应道观巷，庆年坊全长不到300米，巷内没有一间店铺，家家门前种花栽树。

古院人家

“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永嘉县志》中的这句话是对庆年坊古貌的最好评述。

“过去的庆年坊，这边是路，那边是河，河道上有石板桥儿通到门台，家家户户临河而居。”听庆年坊居民沈爱香大妈的指点介绍，古城“水巷小桥多”的特色复活在我们眼前。

黑瓦，白墙，灰色字画。门额横批是“气象万千”，左右对联为“国安家庆，人寿年丰”，左边外墙上有一块“诗词院”的匾。庆年坊26号是一座二进三间r古民居。没有大宅门的恢宏气势，却有小院人家的古朴清幽。

进门是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道坦，左右种着茂盛的花花草草，一棵挺拔的玉兰树临风摇曳，芬芳扑鼻。西向院墙有一扇1米见方的翠绿琉璃花窗，内由九个十字状桂子图案组成，相当精美。间隔2米处，又有一



夕阳西下时的小巷

片花墙，图案是菱形花卉，紧挨花墙，还有一扇椭圆形雕塑。前厅屏风上有琴棋书画的木刻装饰，东边间登门上部也是蝙蝠拥寿的木雕。



庆年坊23号民居

居民沈大妈告知，过去道坦东边墙壁也有琉璃花窗、花墙等，与西边对称。椭圆形雕塑东边图案是刘海钓金蟾，西边是仙人捧寿桃，到过这院子的人，个个称赞图案生动、雕工精细。“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凿掉了。东边墙壁也因屋主人的变迁，被改建为出入的门地。

西屋的主人是林云弟、沈爱香夫妇，沈大妈就出生在庆年坊，已70多岁了。他们的房子是沈大妈阿爷从陈家买来的。26号、28号曾经是姓陈人家的祖屋，一直通到应道观巷。听说，陈家下代有许多人在国外，前几年他们还托上海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寻找祖屋。

庆年坊巷弄不长，大概只200多米，从信河街这头起，过去西边有五个装饰相似的相连的门台，分别是陈家、沈家、陈家、黄家、池家，这些人家虽不是大户，但都还能称得上小康，门台装饰、院内布局、建筑设计都比较考究。现在这些老宅虽年久陈旧，其古色古香的味道仍能从那些尚存的雕梁画栋、门窗装饰间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除东端陈家老屋因为信河街拓宽已被拆为平地，其他几座院落门台基本保持原貌，但内部大部分已被改建得面目全非。

42号池宅在庆年坊算是个大宅门。“老屋是二进七间，两边还有三间厢房，前门进来是个大花园，西边还有小花园，现在只有这一堵花墙是当年遗迹。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小花园地基上建了一座两层四间的楼房，作市工商局摊贩管理委员会办公楼，后又成为他们单位的职工住房……”；“池宅内花园有两个，一小一大。大花园里古树参天，

遍地花草。池宅正门一般情况都不开,出入走后门。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喜事丧事时才开正门。我小时记得,八月十五,池宅赏月可热闹了……”庆年坊的邻里如是描述当年的池宅大屋。

池家老屋是池春荪先生的父亲池炎亭约于民国初年时从人家手中买来的,当时这里是米行,池家经改造,变成住宅,占地约有七八百平方米。池师母徐春梅说,她公公过去在海关做事,专门从事报关工作。他乐善好施,在街坊邻舍中口碑很好。她刚过门时,去沧河巷米店粜米,店员听说是池伯媳妇,挺照顾的。后来,他虽上了年纪,居委会还请他当调解主任,邻里有什么纠纷,只要池伯出面调解,都会平息,大家很尊敬他。或许是受大哥池芳荪的影响,池炎亭先生的四个儿子都从医,他们娶的妻子也都是医务人员。

池师母拿出池家七个兄弟姐妹在2000年春节于温州照相馆露天拍的全家福,笔者数一数,共有九十三人。池春荪先生再三申明:还有一些在外地、外国,没有赶过来,池家第三、第四代的子孙们,有的他都不认识。

池家的后代中,也有很多名人,池芳荪的女儿池渌,是温州少艺校校长,其丈夫张思聪是温州著名剧作家,他有很多剧本被拍成电视剧,如《何处不风流》、《远洋船长和他的妻子》等,尤其是《喂,飞亚特》让温州小城名扬四海;池桐荪的儿子池雷飞曾担任温州二医院长,女婿张烈是与南戏结下不解之缘的温州瓯剧团编剧,他将古本《张协状元》进行改编,参加首届全国昆曲艺术节演出,引起轰动。

东边的民居,除一些零星小户,就算陈宅最有气派了,它几乎占据了庆年坊的半条巷。“我家对门是陈宅后门,过去陈家门台外有石板桥、小凉亭。院内的后花园有池塘、假山,排场不小。他们高墙大院,长年闭门,所以对陈家情况街坊们都不了解。解放后,我们只看到一个老人在门台里进进出出,听说他家后代解放后都移居到国外了。后来大院中房产有的卖了,有的被国家经租。这里曾经办过第八幼儿园,现在是鹿城区教育工作者活动中心。”陈宅大院在坊间显得有些神秘,对其来历,对其房主,只有70多岁的林云弟老伯还能讲出些许。

小巷新曲

初秋夜晚，凉风习习。晚饭后，小巷的居民们三五成群，结伴而来。他们相聚在小巷中央的一块空旷地，共度周末的快乐时光。一群银发大妈，一手提凳，一手执扇，个个笑容灿烂。她们异口同赞，社区开展这样的周末娱乐活动真好，多热闹！郭大妈还特地告诉笔者："看自己熟悉的人唱歌、弹琴比看电视有意思，台上的演员都是我们自己隔壁邻舍呀！"

"庆年坊社区周末文艺杂坛演出开始，以后每周星期五晚，我们都在这里自娱自乐……"社区主任王益鸿简洁的开场白，让喧闹的人群都安静下来。居民中的那些文艺爱好者纷纷出来，站在场地中央表演。有越剧清唱、管乐演奏、女声合唱、相声、快板、魔术。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娱乐，不化妆、不设布景，简便随意，却酣畅尽兴。参演者男女老少



小巷周末文艺晚会

都有，年龄最大的黄莲英，70多岁了，她与另外两个邻居合唱越剧《碧玉簪》选段；年龄最小的是5岁的王思雅，扎着两条麻花辫，一首《我爱小鸟我爱家》，被她演绎得活灵活现；还有杨学荣老师的葫芦丝独奏，极富南国风情。沿着小巷西行，弄堂两边的竹简木牍上，书有“人家不必论贫穷，只有读书声便佳”、“功到阔深处，天教勤苦成”之类的格言，庭院门口挂有“诗词院”、“曲艺院”、“红星院”的匾额。



热心观众



居民自娱自乐

“从 2002 年开始，我们就在庆年坊 26 号的‘诗词院’中活动，原先是几个懂诗词的老先生在这里吟诗作词，后来我提出建议将吟诗写词改为古诗词演唱团，这样就群众化了，居民都可参加。演唱团成立后，我们定下每星期四活动，大家聚集在 26 号庭院内作声乐演唱训练，排练演唱唐诗宋词的歌曲。我就义无反顾地当起了辅导者，真想不到来这里演唱的社区居民们会那么认真、那么热情，即使刮风打雷，他们也从不耽误，按时来排练，有时有三十多人，小庭院都容纳不下。”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离休干部杨学荣老师，既会声乐又能器乐，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社区中的文艺爱好者。

庆年坊古诗词演唱团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兴趣，外界的评价是：专门由社区组织的，在庭院中排练的演唱团少见；专门演唱古诗词，甚至由居民们创作，自己填词谱曲的古诗词演唱更少见；队员都是老年人

的也十分少见。

杨老师说，这个演唱团可红火了，上报纸、上电视，经常受邀请参加市里、区里的文艺演出。单说最近，9月5日参加海坛广场的“振宇杯”社区风采大赛，9月14日要去广电局演出，中秋节要到江心屿演出。2005年7月10日，演唱团参加鹿城社区之声合唱比赛，获得第一名。



庆年坊26号“诗词院”



居民们在对弈

人们说，庆年坊造就了合唱团，合唱团又为庆年坊添光彩。还有一老人说，过去，退休老人只能以搓搓麻将打发时光，现在，可以学唱歌，看演出，下象棋，文化生活丰富多了。

一些青少年也被社区文化活动吸引过来，社区还为暑期在家的孩子免费举办葫芦丝吹奏训练班、双簧管吹奏学习班等。

庆年坊28号的柯老师组织了“快乐之队”，这里的小朋友们在古朴幽静的庆年坊开展课余活动，捉迷藏、滚铁环、摆家家、练晨跑，他们在小巷里弄玩得不亦乐乎。有时，他们还在柯老师的带领下参加社区各类活动，如打扫环境、挂灯笼、贴标语、参加乐器训练班等。9月8日，沧河小学叶芳甸与石坦巷小学刘珊珊等小朋友还在社区周末文艺杂坛上表演温州话相声《温州街名》，惟妙惟肖的温州方言，让台下大爷、大妈、大嫂们乐开了花。

这些融入社区活动的课余生活，锻炼了孩子们的社会活动能力，那可是一份在课堂中得不到的“营养大餐”。

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让庆年坊的孩子们也受益匪浅。

激情岁月

庆年坊的盛名还得益于老地下革命者黄世寅先生的那本革命回忆录《庆年坊十七号》。原来，在白色恐怖年代，这里曾经是温州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庆年坊十七号》脱稿后，《温州文学》首先发表，接着，《温州日报》、《台湾日报》予以连载，出版后印刷八千多册。”从黄先生口中，我们得知图书在当年很畅销。

9月7日，在隔岸路2号四楼，笔者聆听年至八旬的黄世寅先生叙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发生在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的一段段革



庆年坊十七号曾经是地下交通站

命斗争故事。

“因为参加反对蒋介石的运动，我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并列上了黑名单。在党的指引下，1947 年初春，我结束了在瓯海中学的求学经历，上山参加了浙南游击队。不久，中共浙南特委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派遣我担任地下党交通员，马上返回温州城区，在我的家——庆年坊十七号建立地下党秘密交通站，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当时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和支援浙南地区蓬勃开展的游击战争，也为了营救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大批在革命斗争中暴露身份的学运骨干和知识青年，组织了一条地下秘密通道，帮助这些处境危险的革命者撤退，秘密护送他们转移到浙南游击区。

这条上海—温州城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中心纽带，便是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黄世寅先生的妈妈、妹妹、哥哥也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

“带着神圣的使命，我在游击队交通员岩柱的带领下，又出了山，回到我在庆年坊的家中，岩柱同志就成为我与游击队联络的单线接头人。在地下党的精心组织下，我与另一位叫陈田畴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接待、安置、护送大城市撤离下来的革命同志。陈田畴的父亲叫陈一民，原来是永嘉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陈田畴家在张府基，有一座建筑精致的洋房，在陈田畴的安排下，那里也成了南下温州的革命者的落脚点。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县党部书记长的别墅里，有共产党在秘密活动，更想不到国民党书记长的少爷竟是地下党交通员。”

黄世寅先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温州建国商校（温州七中前身）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与上海秘密联络的暗号是“棉花棉纱”，上海地下交通站发来“棉花棉纱”电报，就表示有同志要疏散过来了，为遮人耳目，电报不能发到庆年坊，都发到张府基陈一民别墅。当时，温州与上海之间做棉花棉纱生意的人很多，这种电报从上海来不会引起怀疑。

交通站一成立，转移革命干部的任务接踵而至，浙南游击根据地

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黑暗中苦斗的革命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日夜盼望参加游击队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四面八方的革命青年陆续沿着这条地下通道进入浙南游击队。

“棉纱三件即日启运”，首批从南京转移来的同志叫王晋、王苇、吴疆，刚安顿好他们三人没几天，第二封电报又来了：“棉纱棉花各一件，明晨到温。”第二批来的是一对夫妇，男的姓严，本来是上海地下党安置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后，被敌人四处追捕，组织决定送他到游击队；女的姓应，美丽而典雅，也是地下党员，她要跟随自己爱人到浙南来。她说国统区的黑暗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向往根据地能自由呼吸的空气，所以毅然地跟随爱人上战场，伉俪同赴斗争一线。

山上交通员因为敌人封山出不来，又不能将他们与张府基那三个青年学生安排在一处，两批人不能直接接触，党组织有纪律。黄先生就把夫妇俩安顿到自家小阁楼上，由母亲照顾他们，他们在庆年坊十七号住了十来天才上山。

“在血雨腥风的那段日子里，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为浙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我和陈田畴、岩柱等人在地下党组织曾绍文、冯增荣等人的领导下，怀着一腔热情，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一个又一个任务，护送革命的生力军安全到达浙南根据地。”

后来因为秘密暴露，地下交通站接组织命令解散，黄世寅也紧急从城区撤离，他又回到战友当中，与游击队队员一起为新中国成立而浴血奋斗。

事隔近六十年，当年庆年坊十七号屋主李明新（黄世寅家是租住李家的房子）现在还健在，他从温州市民政局退休，现已88岁了。9月8日，笔者迈进十七号老屋，见到李老伯，他的听力受损，但视力还好，当见笔者写给他的条子时，他跷起大拇指说，黄世寅是我老朋友，他是真英雄。听说那年李老伯看了《庆年坊十七号》一书后，曾经问黄世寅：“你们地下交通站在我家活动了近一年，护送了那么多的革命志士，我

们一家人怎么一点也没有知觉？”黄先生回答：“如果让你们发现，就不叫地下秘密交通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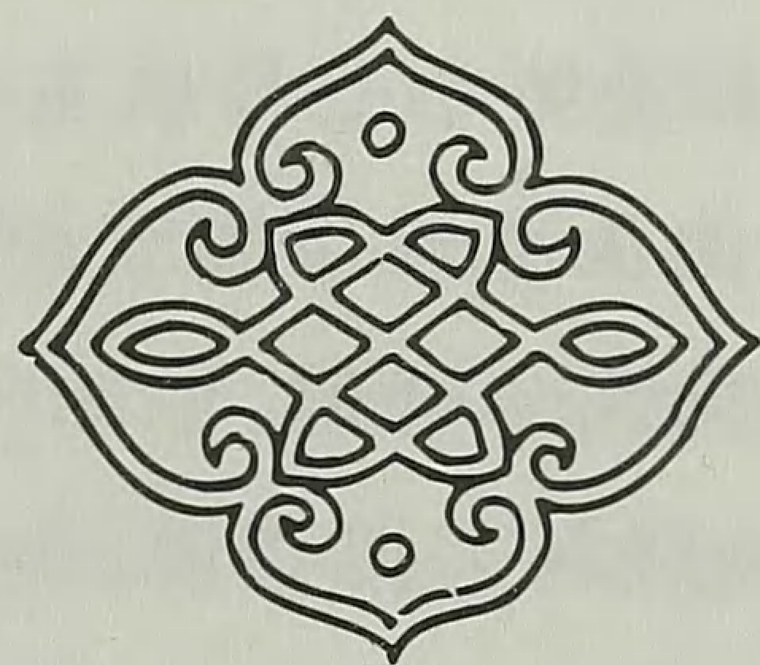
历史传说

久远的传说给幽幽小巷平添了几分古雅的意韵。

庆年坊的原名为“庆善坊”，其名与宋朝兵部尚书蔡幼学有关。史料记载，蔡幼学原名蔡有学，自小就酷爱文学，年轻时喜欢与人吟诗作联。他一贯虚心好学，有不懂就拜人为师，诚心求教。一次，他遇到一疑难典故，悉心求解，不得要领。后来听人讲杭州灵隐寺有一方丈精通文典，他便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前往求教。

由于蔡幼学刻苦钻研，努力进取，学识不断增加，仕途也一帆风顺。他先中进士，再升为宝谟阁直学士、万寿官等，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兼太子詹事的要职。

走上仕途的蔡幼学一心为民办事，不图荣华富贵，只求多学多才，好为百姓谋福，他处处警勉自己“只有学而不止才能为民办好事”，将自己的名字中的“有”字改为“幼”字。晚年的蔡幼学就定居在庆年坊，坚持为百姓办公益事。宋绍圣二年（1095 年），温州知州杨蟠敬慕蔡公的为人，为纪念蔡幼学的贤举，将他定居之处取名为“庆贤坊”，后演变为“庆善坊”。明代后，为喜庆丰年，又将“善”改为“年”，以后百姓就叫此巷为“庆年坊”，一直沿用到现在。





绿树掩映的老街

说起城西街过去的土地庙，想不到会引起老人亭中那些昔日"义龙队"(消防队)队员们如此有声有色的回忆……

商气不衰城西街

古迹荡然无存

城西街因为位于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元瓘所建的子城之西而得名。

史书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钱王为保境安民，大兴土木，既修缮外城，又增筑内城。当时温州的内城称子城，在郡城的正中部分，东面到解放街后巷，西面到道前菜场，北面到仓桥街，南面到渔丰桥，方圆约七平方公里，子城外有护城河，东西南北的城门上各筑有城楼。

现在只有南边的谯楼独立，所幸，古时的子城总算还能留给后人这一有形的注脚，让怀旧者有所凭借。

早年的城西街是石板路，街的西侧从南到北有岔巷数条，依次是飞鹏巷、嘉会里巷、金锁匙巷、黄府巷，这些小巷都直达信河街。街的东侧民居后门都临道前河，家家户户有河埠头，主妇们浣衣洗菜极其方便。道前河上，行舟不断，河运畅通，货船南能直达小南门，北可抵至朔门港口。城西街是商业街，有彭庄埠头、新埠头等几处货运码头，起落装卸还挺繁忙的。街的北边，临河有个担帮亭，据说是乐于善事的人修建的，专供那些码头搬运工人歇脚。

每到端午节，道前河上龙舟竞渡，鞭炮锣鼓喧天，城西街居民们有的在河埠头呐喊助威，有的就在自家阁楼上凭窗远观——古老的民俗民风被这街边的道前河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如今，站在这块干涸的土地上，既没有河的踪影，更没有节日期间万民齐呐喊的欢呼声。

小街的西侧，有个土地庙，因为其中供奉的土地神身着白衣，故老百姓称此处为“白衣土地庙”。据年近 80 岁的金老伯说，庙中香火常年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善男信女来祭拜。

土地庙中除供奉土地神外，还存放一支当年城西街老少皆知的“水龙”，居民们自愿组织的“义龙队”（义务消防队）中有几个人专门驾驭这支“水龙”。

“过去有句俗话‘青田怕水推，温州怕火煨’。城西街沿街全是木楼房，一家如果不小心，会殃及数家邻居，为防止火烛，我们居民自出铜钱买‘水龙’，自愿组织了‘义龙队’。”

“我（金定炎老伯）是‘义龙队’队长，进福是副队长，金崇弟背‘龙枪’，救火时打头阵……”

“‘义龙队’队员只要一听到火烛警报（锣鼓声），不管三更半夜，不


城西街56号古民居

管下雨下雪，都要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跳出来，跑到土地庙，背起'水龙'去救火。"

"我们城西街土地庙的'义龙队'，救过皮坊巷、朔门岭背、麻行轮船埠头等地方的大火。剃头的昌姆老师因为救火受伤，也毫无怨言，自己摸钱吃药疗伤……"

说起土地庙，竟会引出老人亭中这些昔日"义龙队"队员们如此有声有色的回忆。

后来土地庙变成了唱词场，再后来被文化部门回收后改建成民房，现在成了销售服装的店面。

城西街人因为都做小本生意，少有大宅大院，沿街民居几乎都是简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一般都是楼下前为店面，后为厨房，楼上为卧室。56号俞友琴医师的故居，可谓小街中的大宅门。该庭院系中西合璧的古民居，墙体全用密砖，门窗设计成欧式风格，楼栅采用百叶木条。

"我家门台上的雕塑非常精致，有狮子捧球，有戏曲人物，两边还有对联。进门是天井，有照屏，照屏正中书有'福'字。正屋是五间楼房，南北两边还有三间厢房，也有楼。正屋正中是厅堂，厅堂登门非常考究，有玻璃装饰，有木头雕刻。厅堂中摆有长条桌、太师椅。过去，厢间作候诊室、门诊室、配药房，我父亲一天都坐在厢房里给病人看病。"庭院中的砖砖瓦瓦，唤起现在还住在56号的俞医师女儿淑贞、淑华对父亲的片片思绪。

"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为破坏，俞家庭院不再风光。"淑贞挪开一口水缸说，"只有墙脚的这块砖雕还保留着，怕给红眼的人发现，我特地用水缸遮住……"

城西街中的八角井，老人们说比基督教堂的年龄还要大，起码两百多年了。过去城西街的人，洗刷到道前河，吃水从八角井中吊。大旱天，水

少人多，有时为担一桶水，要排到半夜，水井边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吊水的居民。真没想到，这口如今无人顾及致水发黑的古井，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时段。它的寂寞是社会的进步，它的保护可不容忽视呀！

名医都已作古

在城西街有两位老百姓熟悉的郎中，一中一西。中医潘澄濂的诊所在小街的西边，西医俞友琴的诊所在小街的东边，东西相对，前来求医的病人，各择其好，各奔东西。

“父亲在医疗传染病方面的造诣很高，温州瘟疫流行时，病人坐黄包车来看病，单单车辆就从诊所门口一直排到道前桥桥头。父亲一般是上午坐诊，下午坐黄包车出诊。有时一个下午要到十几户人家看病，回来腋下的皮包鼓鼓的，倒出来的都是银元。抗战时，温州第三次沦陷，全家逃难到瑞安，挑夫挑的皮箱就有五担，里面全是父亲的医书……”潘医生的儿子潘毓仁回忆父亲时如是描述。

潘澄濂医生家住城西街36号，年幼时在温州艺文中学读书，1929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为上海中医学院）。他深受师长赏识，曾被中医大师丁甘仁收为门徒。

大学毕业后，潘医生曾回到温州，他创办了“永嘉中医学社”。1935年受上海中医学院聘请，赴该院任教授。上海沦陷，日本鬼子在上海横行霸道，他受不了这份气，1944年毅然辞去教授职务，回到温州。为避难，潘医生举家迁往瑞安，直到1945年才在城西街故居开诊所。

当时永嘉、瑞安一带疟疾流行，因特效药奎宁奇缺，老百姓的生命受到威胁。潘医生用中药治疟疾，药到病除，成为当时百姓称颂的“神医”。

新中国成立后，潘医生与陆干



潘澄濂

夫一起创办了温州第一个中医联合诊所。

因为潘医生受过正规中医院校教育，医德高尚、医术高明，1956年，浙江省卫生厅指定他筹办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后担任该研究所所长直至辞世。

1963年，潘澄濂被卫生部授予医学部学部委员。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是浙江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潘澄濂从上海中医学院刚毕业不久，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所著的《伤寒论新解》。1936年，他在当时的《医学新星》杂志发表《中医现代瘟疫学》，这位年轻的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轰动。新中国成立前夕，温州登革热流行，潘澄濂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在瓯海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医治疗登革热》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学术研究更是成绩斐然，出版了数本中医论著。"黄芪生脉饮"、"胃复春"等受百姓欢迎的中成药都是潘教授在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任所长期间的科研成果。

人们称赞潘澄濂医生是一位集临床、教学、研究为一身的中医大师。

潘医生已作古，潘先生夫人林国荣已96岁了，现居住杭州，只是健康情况欠佳。潘澄濂的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从事医务或与医务有关的工作。大儿子潘毓松现在杭州卫生技术学院任教，小儿子潘毓仁曾经在瑞安当过医生，任过瑞安卫生局副局长，现在是浙江同德医院主任医师，女儿潘淑琴是温州二医退休医生。在潘家孙辈中也有好几个医务工作者。

城西街老人亭里的老妪老叟们，一说起潘医生，个个唏嘘不已、赞声满口。

俞家诊所在小街的另一边。街坊邻里都知道俞友琴医生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城西街开诊所，兢兢业业为老百姓治病疗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温州二医当内科医生，踏踏实实工作，直至退休，他1997年过世，享年88岁。

现在住在俞家故居的是俞医师的大女儿淑贞和小女儿淑华，俞医师的七个子女没有一个学医，他们虽然大都上大学，但都选择理工科，

只有孙女俞亦好继承祖业，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

俞亦好卫校毕业，是温州二医呼吸内科护士长，还被评为全国卫生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媒体对俞亦好有如下报道："非典"肆虐时，俞亦好不顾父母年老体弱、刚刚3岁的女儿需要照料、丈夫工作繁忙等困难，主动请缨到隔离病区工作……按照医院规定，"非典"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满半个月，就可以出去轮休。俞亦好也很想看望正在生病的女儿，可隔离病区离不开她。她坚持留在一线，整整待了六十多天。她说："我是个妻子、母亲，但我同时还是医务人员，是'非典'战场上的战士，做好本职工作是我的神圣职责。"

2003年，俞亦好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俞家上上下下为亦好而骄傲。

教堂依然挺拔

这是一座哥特式的雄伟建筑，耸立在喧嚣的商业街中段，挺拔而肃穆。脊顶绛红色十字架在蓝天的映衬下醒目耀眼，人字花檐精致玲珑，门楣上塑的只只白鸽似欲展翅高飞……

步入殿堂，六根乌木大柱（据说是建堂时特地从英国运来的），将殿顶高高托起，须仰头才能看见殿顶的五角星装饰，柱斗的石榴花图案金光熠熠，前柱石磉上刻有建堂经过的说明碑文，其题头是"重建圣殿记"，落款是"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识"。据介绍，此石磉是保存至今罕有的教史资料。



城西基督教堂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城西基督堂占地面积1578.02平方米，主体为大堂，分前殿后堂两部分，北首有福音楼和牧师办公楼。

清光绪四年（1878年）


教堂内的石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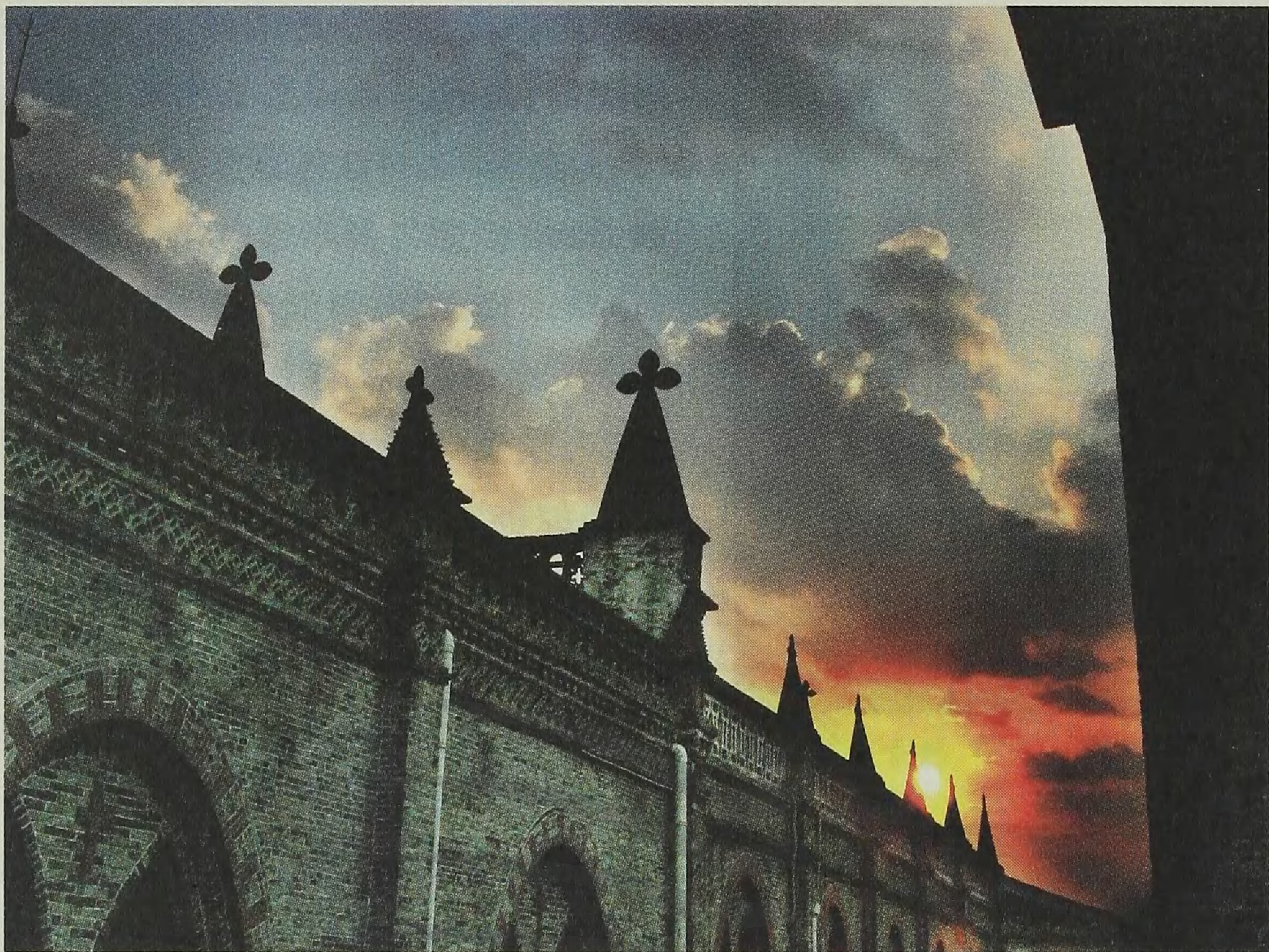

教堂内的柱础

英国传教士李华庆建立该堂，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以前一直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总堂。有史料记载，温州历史名人苏慧廉曾在这里担任"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区长，任职二十五载。据说，苏慧廉来温州后只半年，就学会了温州话，能用温州方言上台布道，他以温州话翻译《圣经》，运用方言相当准确。苏慧廉还是旧时温州定理医院、白累德医院、温州艺文中学等的创办人。

青砖历历，红墙道道，如今屹立在城西街西侧的教堂，并非风雨不动安如山，一个多世纪来，它几经破坏，几经毁灭：1884年"甲申教案"，教堂被焚烧。自发的温州市民，为反帝反殖民主义，他们举火把，提洋油桶，愤怒地涌到城西街，将教堂一炬燎之，后于1898年重建；抗战时期，后殿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毁；新中国成立后，前堂曾经被改为城西电影院；"文化大革命"时，教堂被工厂占用，内部被捣毁、改建，门窗墙壁被破坏得面目全非；2001年，北首福音楼被出租给个体户开店卖服装，临街的仿古铁门被改建成商铺的铁卷门……

因为涉及有关宗教政策，温州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西基督教堂的恢复、整修工作非常重视，上世纪80年代就将被工厂占用的建筑全部回收，并批拨大量经费，按原貌予以修建。1993年2月至8月，进行了一次按原貌大规模的整修，历史古迹结束磨难，终于重放异彩。

1985年，城西基督教堂被列为温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又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城西教堂

商气一直兴旺

“城西街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地处城市中心区域，街面窄，两侧店堂里陈列的货物能一目了然。店面连排，经营的又是相同或相关的货物，顾客可以货比三家，自由选择空间大。地域的有利因素，促成城西街商气一直兴旺。”世代居住在这里，又在城西街做过几年服装商的黄先生如是分析这条商业老街。

“新木器店有吴永兴、新源顺、黄新发，店主分别是吴池姆、彭岩林、黄庆林；旧木器店有马永丰、金长丰、吴永兴，店主分别是金定祥、吴斗富、钱阿金；打铜店有钱聚盛、昌洪、游昌发，店主分别是钱阿泉、王昌顺、游启发；打锡店有陈顺兴、陈昌顺，店主是陈昌新、吴姆……”这是今年已经79岁的金定祥阿公列出的新中国成立前城西街部分店堂的字号及店主名单。

“现在城西街是服装一条街，早年城西街是家具一条街，有旧木器店、新木器店、车鏇店、木雕店、樟树板店，单单做圆木的就有十多家……”老人亭里，李根林老伯一边报一边掐指数着。



服装销售一条街

城西街82号叶阿凤老婆婆已经84岁了，他的丈夫叫朱景桃，少年时是乐清乡下的放牛郎，后来跟人学了木工手艺，来到温州，在城西街开了一间圆木店。阿婆说：“我丈夫在城西街做了六十多年的圆木生活，我家有九个吃口，全靠他做生活养家。我家做圆木加工，也做圆木修理。早年，家庭生活用具都是木器，比如镬盖、面盂、马子桶、挈梁、凹兜、鹤兜，都是木头做成的。木器一年用到头，会裂会漏水，需要修理。再说人家女儿出嫁，圆木家什是笃定的嫁妆。过去有钱人家女儿出嫁，圆木家什有一百多件，一般人家也有十多件，我家老头子早上四五点起来，晚上七八点才歇，加工费不高，全靠勤力。城西街做圆木的还有好几间店。”

木器家具要钉铜绞链、铜拉手，讲究的人家还要配上刻有花纹图案的铜皮。女儿的嫁妆，除了木器，还要有铜器、锡器，比如铜暖锅、铜痰盂、铜火箱、锡酒壶、锡烛台、锡罐等，城西街的打铜店、打锡店便应运而生。讲起打铜的阿泉老师，老人亭的阿公们齐赞：阿泉老师为人没话说，没话说！

在城西街32弄4号，阿泉老师的儿子钱学文回忆了他父亲乐善好施的一个个故事：过去打铜担来我们店赊货，我父亲二话没说，就将货先给他们，有的生意清淡，还不了债，我父亲也不计较；有些相帮的工人，家里穷得连米柴都没有，我父亲就叫他们先预支去工钱买米买柴，

将家里老少先安顿下来；邻居有个叫阿碎的，母亲传染上霍乱病，没钱送医院，我父亲说救人要紧，将她的药费都垫上……

阿泉老师已不在世了，钱家的字号却有人牢记。“办合作社时，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自家招牌也卖掉了，钱家打铜店字号好，招牌硬，叫‘钱聚盛’，真可惜！”阿泉伯的媳妇叹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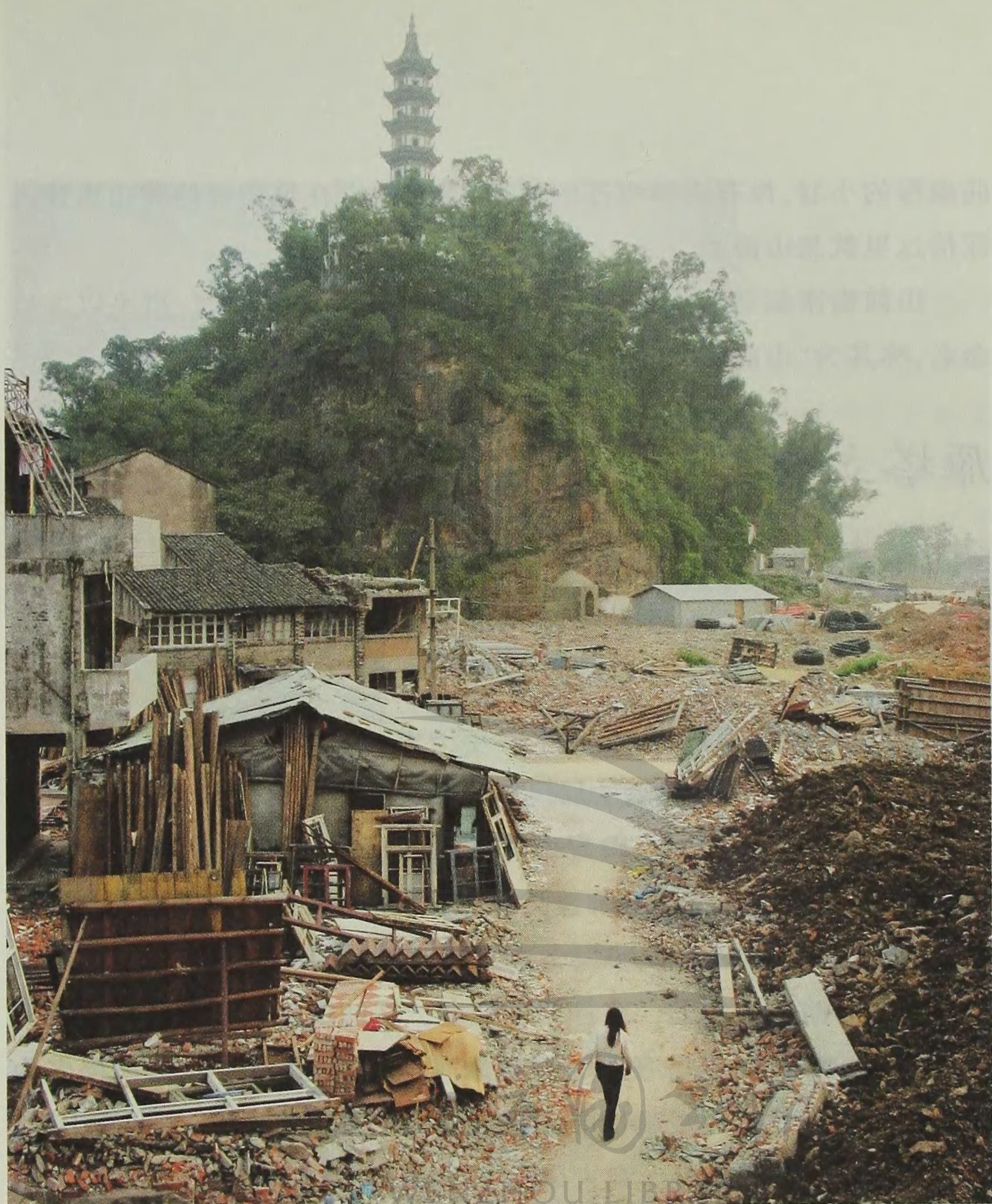
“城西街旧木器店很多，大多是‘下山人’来买，过去有些贫穷人家，买新货没钱，为应付日用，很多人来买旧木器。”李根林老伯介绍，“一些店家，把家境好的人家淘汰的旧木器收购过来，用砂纸磨去旧外皮，经过修补，油上新漆，其实与新的没什么不同，价格却便宜得多。”

笔者从南边的巷口开始数，一直数到小街最北端，沿街东侧一共有九十七间经营店，这些店基本是做女装零售或者女装批发的。

10月18日上午，秋阳还有点灼人，城西街车水马龙，来这里批发服装的有瑞安、平阳、苍南等地的客户。在某店，笔者见一苍南来的客户，一次就进了880元的货，从店主与客户交谈中得知，该客户一般是一星期来该店进一次货。店堂里还站着一个梧田街来的客户，门口还有一个黄龙来的客户，在讨价还价声中，她们都做成了交易。当笔者向店主打听她们的营业情况时，店主很警觉，口口声声问你是干啥的，还一个劲地说：“生意难做，税银太高，做服装生意现在全亏空。”

采访中，笔者也解开了一个疑团：为什么在城西街的居民中用自己店面做生意的人极少，他们几乎都是把自家店面出租给别人做生意。因为不是做服装生意的内行人，在城西街难以把住商机，难能赚到钱。

城西街的商气，让城西街的居民得益不少，沿街店面出租，一间一年租金可有十万元左右。有户黄姓人家，五个兄弟，家家有店面，其中一个兄弟一人就有三间店面，他一年的租金就有30多万元。商气给城西沿街居住者带来不少财气呀！



山前街的民居已被拆得差不多了

居民是这个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保护者，对自己家园的一山一水、一桥一井，他们一往情深……

消逝的山前街

因为城市改建、道路拓宽，鹿城区旧貌换新颜。采访时，竟然找不到山前街。在路人的指点下来到这里，放眼望去，俨然是一片平地，没有弯

曲幽深的小巷，没有店肆毗连的商街，唯有傲立在笔尖峰的巽山塔让人深信这里就是山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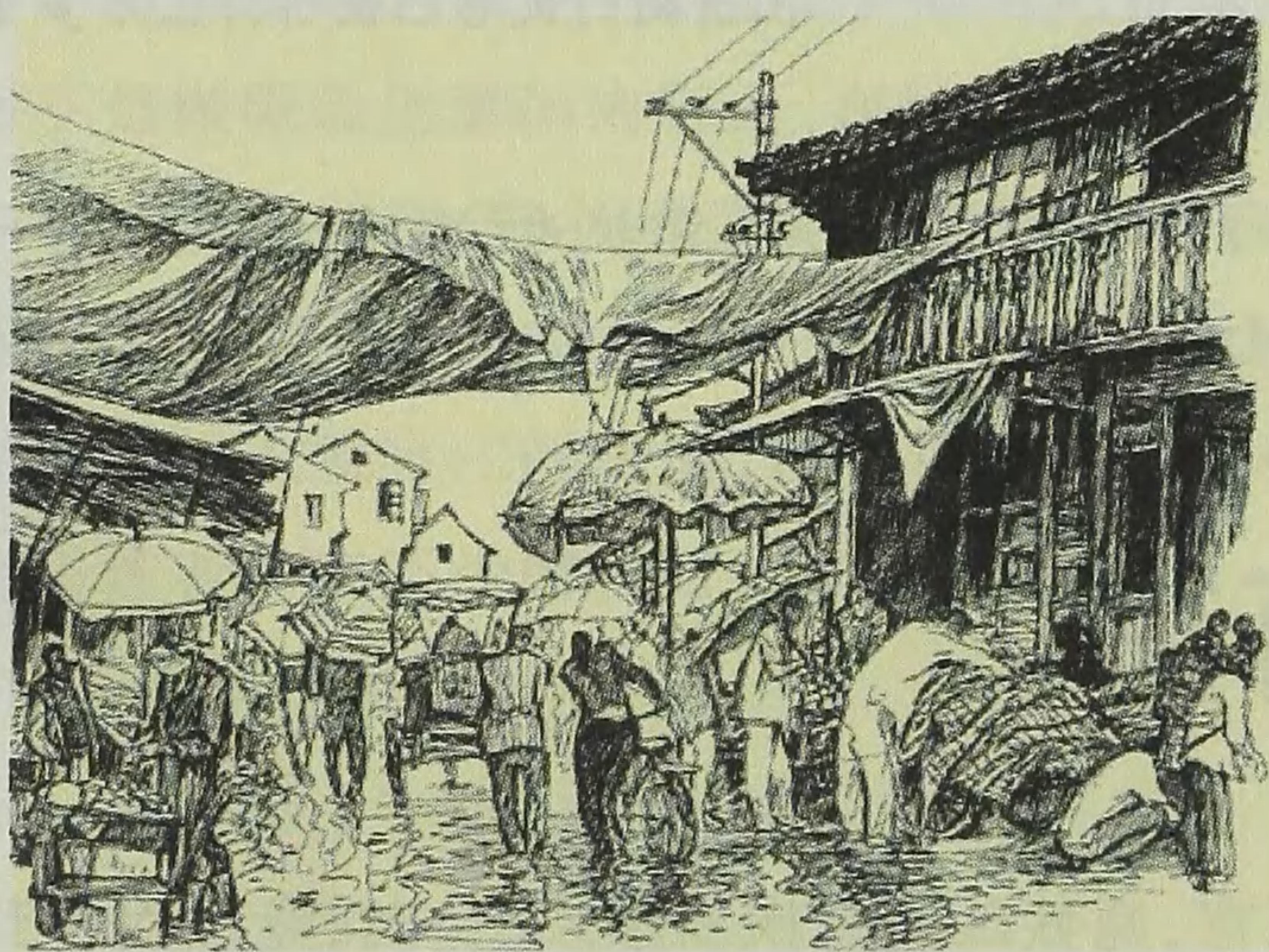
山前街南起茶院寺，北至卖麻桥，因为在巽山东南麓，市民以方位命名，称其为“山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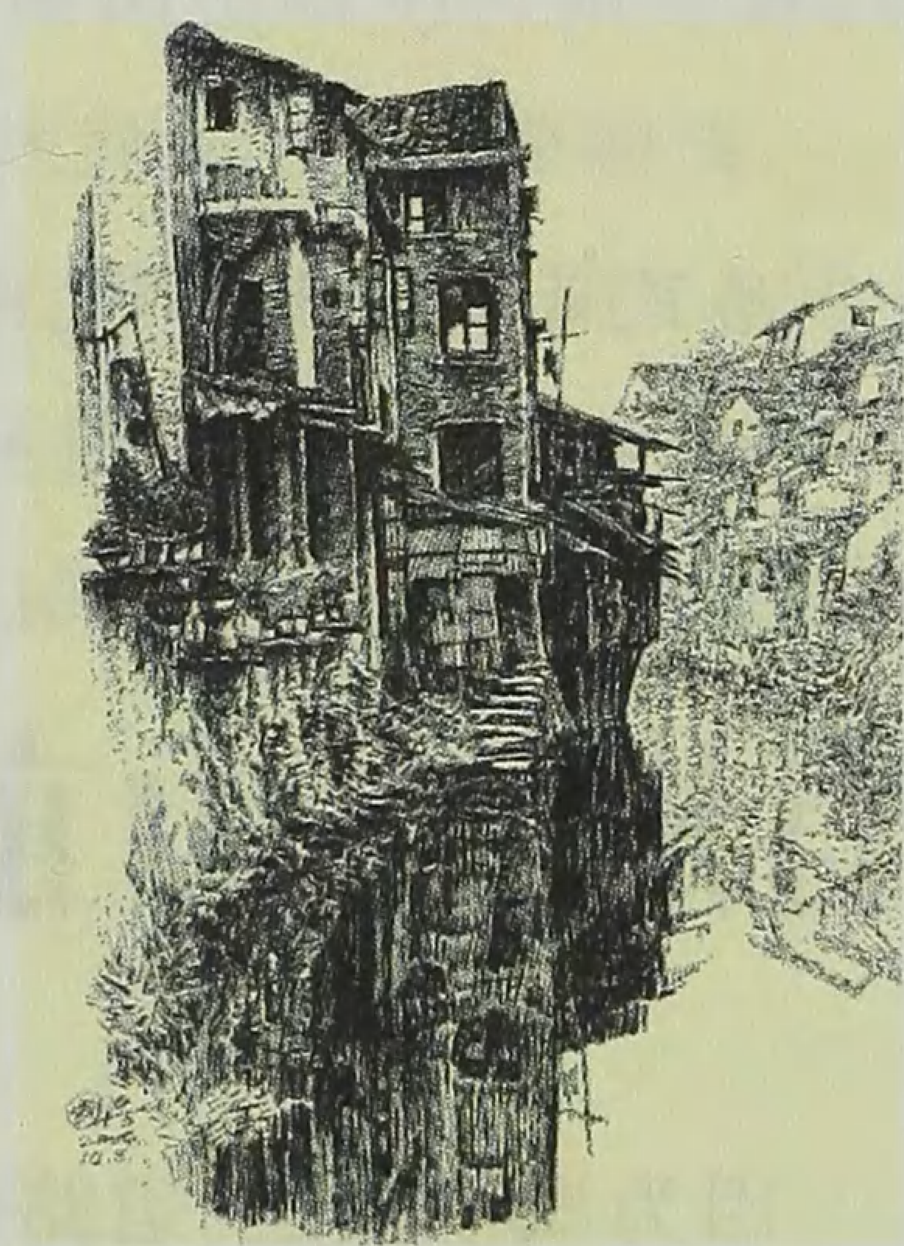
雁塔立峰尖

“巽吉山头塔影尖，疏林斜挂月纤纤。时闻清唳云中鹤，曾驻飞仙白玉蟾。”这是清人郭钟岳在《瓯江竹枝词》中对巽山雁塔胜景的描述。

步上巽山，山坪上有一寺院，名为法严寺。法严寺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原址在巽山西麓，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该寺被改建为巽山小学。1977 年，附近的居民不忘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自筹资金，由戴克箕等人发起，在巽山上重建法严寺。1987 年得到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特邀请释海德法师主持该寺。现在法严寺旁边还有释海德法师立的《重修法严寺功德史碑》。

法严寺前的山坪上，东首有思峰亭，亭的横额是林剑丹先生题写的，西首有观塔亭，观塔亭依山势自然高差巧妙地建成两层，下层名为巽山亭。法严寺后便是温州市区“四大古塔”之一的雁塔，又名巽山塔。





山前街速写（陈国浩绘）



巽山上的骖鹤亭

巽山塔几经修建，据明代王诤撰写的《巽吉山建塔记》记载及遗存下来的塔砖上的铭文反映，该塔始建于宋朝，后“岁久塔就圮”，直到明万历三年(1575年)，由永嘉县县丞徐浩督工在原塔基上重建。当时的雁塔下有文昌阁，塔南有魁象亭，塔后有骖鹤亭等胜景。清道光五年(1825年)该塔曾复修。

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古塔显得残破不堪，塔身向南倾斜，1974年5月19日上午，古塔终于支撑乏力而倒塌。庆幸的是，温州摄影界老前辈邵度先生于1944年曾经拍下当年的巽山古塔，使后辈仍可领略千年古塔曾经的风采。

旧城改建时，为恢复历史古迹，温州市人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在原塔基上重建雁塔，新塔于2004年10月竣工。塔身高35.35米，底径6米，塔基用粗钢筋锚固在基底的岩石上。抬头仰望，只见新塔为六面七层砖混结构，六檐飞翘，美轮美奂，每个角上系有铜铃，风动铃响，给瞻仰者带来耳目之享受。

雁塔北面的骖鹤亭，系2006年重建。相传宋时道士白玉蟾曾经控鹤驻此地。骖鹤亭南北两向的石柱以郭钟岳《瓯江竹枝词》中诗句作为楹联，南为“巽吉山头塔影尖，疏林斜挂月纤纤”；北为“时闻清唳云中鹤，曾驻飞仙白玉蟾”。

“美人”何处寻

美丽的传说留在记忆里，深邃的人文滋润着世世代代，说起山前街美人台的故事，银发的老妪老叟们其乐无穷。

相传，晚清时期，山前街将军殿对面有一座戏台，农闲时节，各地小戏班都会来此演出，南来北往。其中被人们称为“老锦绣”的乱弹班最有名气，该班一艺名为小莲的花旦，身段美，扮相靓，唱腔佳，武功好，是该戏班的台柱子，捧场者不少，人称“红莲子”。由于“红莲子”貌美艺高，常常引来地方权贵及好色之徒的垂慕纠缠。但“红莲子”始终洁身自好，为百姓所钦佩。一天，“红莲子”演完戏下台，进更衣室换戏装衣帽，当地一位外号叫“癞蛤蟆”的“地保”，突然将她拦腰抱住，死死不放。小莲虽然竭力反抗，但已躲避不及，眼看自己玉体将受辱，小莲奔上戏台，夺剑自刎。人们为小莲保节烈举唏嘘赞叹，辖地知县得知此事深为动情，提笔为戏台撰联“花好榭品洁，艺高澄冤清”，还在戏台照屏塑上“红莲子”的塑像，将该戏台命名为“美人台”，来表达对“红莲子”的挽意。

此后，美人台声名遐迩，一些很有名气的戏班子也不惜屈就到此地献艺，以表纪念，从此，山前街更趋热闹。百戏横陈，弦管竞作，商店趁机出售货物，小街摊贩遍布，远近戏迷们蜂拥而至。美人台让山前街名噪一时，繁华几度。

据老人们说，奇怪的是来献艺的戏班演出总是出差错，有时人物角色颠倒了，有时台词遗忘了，有时“光腔挞板”，艺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人归咎于美人的塑像。或许是此美人太美，让艺人们分神，或许是美人忌妒，怕台上演员太出色，故施小技。后来，戏班来此演出时，先用布把美人塑像的眼睛蒙上。据说，此举果然灵验，从此以后剧团上台排戏，都平安无事。说到此处，老人们为神奇传说所乐，个个咧嘴而笑。

1928年，美人台因火烛而烧毁，其传说却一直在民间百姓中流传，

你加油、我添醋，美人的故事在人们口头更趋完善美妙，山前街、美人台这些地名也在美人故事的流传中沾光添彩。

新中国成立后，旧戏台一带变成民房。1971年，此地沿山前河这一边的河埠头塌坏，一些居民就自发组织起来，利用这里尚有的一小块空地，在美人台旧址建了一座老人亭。本来大家想取名为“美人台路亭”，经历过非常时期的百姓仍心有余悸，坊间一智叟建议：还是叫爱晚亭稳当，免得要遭受恢复“四旧”的嫌疑，说不定又要被“打光”、“砸光”。从此美人台这里就有了一个爱晚亭，闲暇者、疲倦者、寂寥者都会来此相聚，说俚语，话逸事，人们虽然不能享受戏曲的声色之娱，却也能拥有散讲闲谈的悠然之乐。

倒是做生意的阿旺胆子大，他看准美人台的好位置，用自家一间新屋换来老人亭边一户陈姓人家的旧屋，加上自家在此地的屋基，建了两间三层楼，并大大咧咧地打出“美人台酒楼”的招牌。



老人们在巽山前

酒楼生意平平，其招牌却富有人文意韵，隐藏在人们心间的文化积淀在这里得到张扬，得到绽放。酒酣耳热之际，那些醉汉在蒙眬中看到“美人台”三字，不知会幻化出怎样的心曲与情思，是“红莲子”，是王昭君，还是他们各自心目中的那位美人？

1998年，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又重修了老人亭，改建成三间楼房，理所当然地命名为“美人台老人活动室”，为了使内外一致，一个叫潘国珍的老人把家里珍藏的《昭君出塞》美人图捐献给活动室，于是老人们用镜框把画保护起来。十来年，这张昭君画像一直陈列在美人台老人活动室。想必在人们心目中，此“美人”与彼“美人”已融为同一个“美”的意念。

2004年9月，山前街开始拆迁，美人台也未能幸免，老人亭、美人台酒楼都化为乌有……

古韵难再现

山前街初建于明代，与南塘街、丽田街、梧田街连成一线，旧时是沿着温瑞塘河通向市中心的一条古驿道。

河流、水巷、阁楼、凉亭、石桥、河埠头、酒肆，还有青山斜塔、灰墙黛瓦组合的江南水乡是他们的家园，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山前街居民，怎能不钟情于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桥一井、一墙一门呢？

11月9日，笔者来到孤立在一片废墟中的美人台老人亭，只见几个老人默默地端坐在门口，看着消失的家园，他们眼神中流露的是无奈与惘然。当问及山前街的原貌时，像突然触及他们的兴奋点似的，他们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了。他们说，山前街古迹很多，有三山三桥三井，还有很多寺庙和古民居。在李老伯的指引、讲解下，山前古街旧貌似银幕上的镜头，一一被呈现在眼前。

山前河是南塘河的支流，它从南向进小街，在北向出小街，终年与小街相依相偎，深情地润泽着沿岸的土地和居民，“清水绕墙，人家枕河”是当年水乡的真实写照。



山前街速写(陈国浩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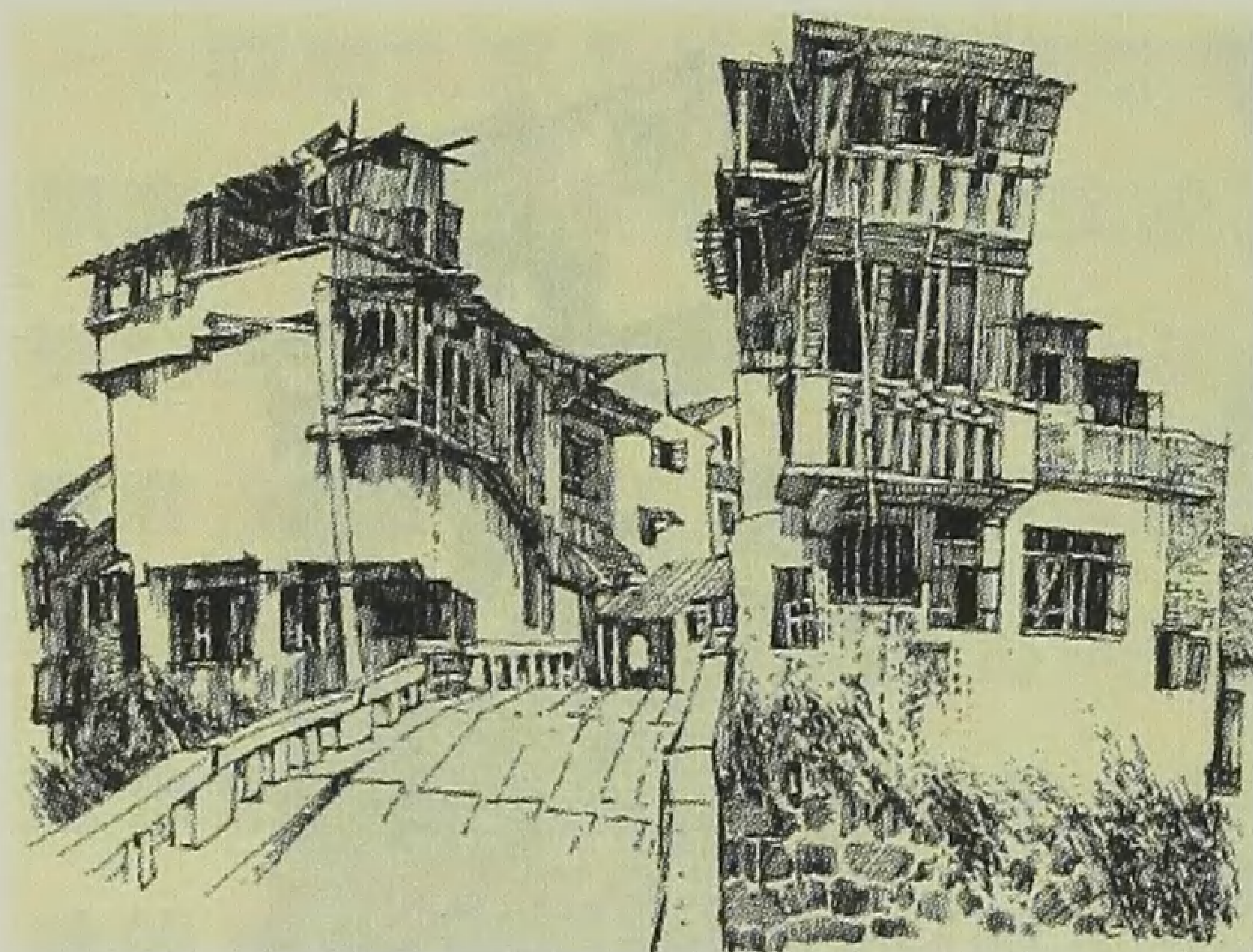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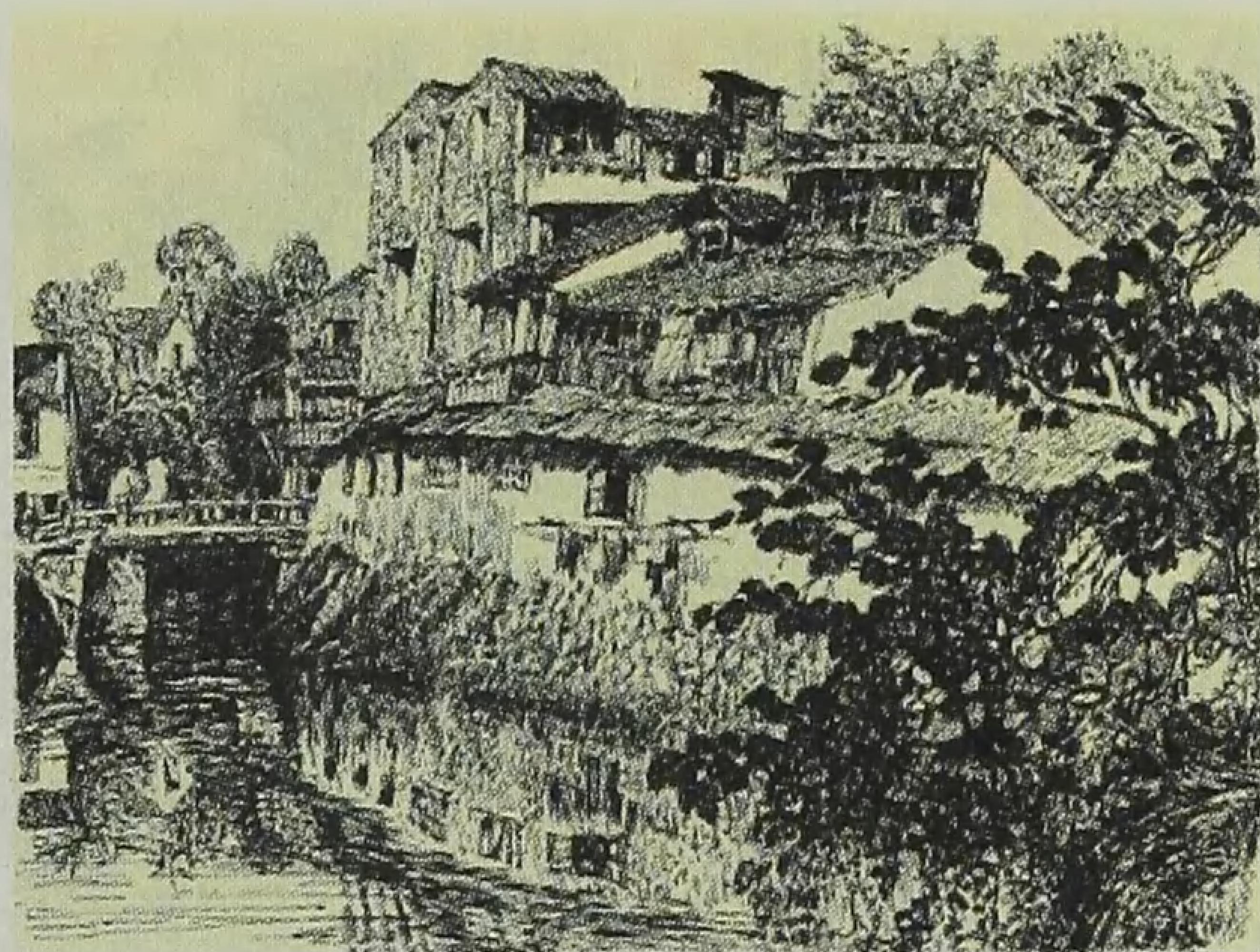
沿河由南至北,依次有扈屿桥、汇车桥、洞桥,三座古桥横跨在山前河上,使居民出行交通方便。其中扈屿桥基本保留建桥时的原貌,2004年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为温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桥边,有温州市人民政府立的"扈屿桥说明"的石碑,记载的文字是:该桥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初。在桥南侧一条方形石柱上,还能看到一排铭文,桥面上有五条并列的石板,上刻防滑几何图案,两侧还设有栏杆……

温州城区内曾有九山:华盖山、海坛山、郭公山、松台山、积谷山、黄山、巽山、仁王山、灵官山,九山环列,形状似北斗星。一千七百年前,郭璞始建温州郡城,他认定九山排列似斗,是祥气,决定以此为依托,营建"斗城"。这九山中有两山均在山前街,一是山前街南端的巽山,一是山前街北端的黄山。

黄山只20多米高,因为形似狮子,人们又称其为"狮子山"。黄山前有一球形小土丘,富于想象者便把这自然的地理特色美化成"狮子捧球"。现在"狮子"归林,"小球"无踪,留在原址的是一摊黄黄的山土。

站在黄泥堆边沉思,一位大妈告诉笔者,前面有一口井,叫八角井,拆迁时,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个热心市民看到后向文物保护部门报警,直到几个相关部门一齐出来干涉,拆迁办才同意根据原样恢复这口古井。居民是我们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保护者,他们对自己家园的一山一水一往情深。

"山前街的住宅大多在解放初期改建过,但在该街的228号、146号

山前街速写（陈国浩绘）

和99号庭院，仍旧保留着一些清代的建筑标志，如官帽门第、人物花窗、雕梁画栋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99号黄氏古宅中，还能看到花墩、哨盘、长条桌、石锁等古物。有一个雕有松鼠、花鸟的青石洗手盂十分精致，而且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温州市文联副主席金文平先生在2003年12月15日的《温州都市报》上曾如是介绍他所见的山前街古民居。

热心的李老伯还告诉笔者，过去山前街由北向南，按顺序有广济寺（现在中国农业银行位置）、将军殿、法严寺（现在巽山小学位置）、三皇殿、湖心观、茶园寺，每逢初一、十五，这些寺院香客不断。11月10日，笔者走进湖心观，读观门的那副对联，你就会了解湖心观地理位置的优越：高瞻吹台之大山云烟缭绕，远瞩温瑞的塘河银波荡漾。大榕树庇荫下的湖心观飞檐描金，脊墙绘彩，木鱼的撞击声中，朝拜者接踵而去，上香合掌祈愿。

拆迁户原地安置

在旧城改建指挥部的改建区域建筑模型前，笔者找到了巽山，却怎么也找不到山前街，只见山前河在模型中呈现出它淡淡的蓝色。旧城改建指挥部的一位工程师介绍：为了疏解解南区块的交通，温州市市政府决定把这一带道路拓宽。改建后原山前街路面将拓宽至30米，与北向的大南路连接，统一称大南路，一直延伸至锦绣路。这就意味



改建后城建模型中的山前街消失了

着，在温州区域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到山前街了。

据悉，山前街共有拆迁户一千七百多户，被拆迁的居民都将在原地安置，由于这里属道路拓宽，拆迁户的补偿费相比之下比较优惠。原山前街南端临河的一段将建设一个具有滨河特色的商业街区；在北端东侧将建设一个东北居住组团。根据"拓展绿地，显山露水，以改造环境，建设山水城市、生态城市为重要目标"，巽山西南麓将被建成绿地，而新建的巽山小学校址则被安排在山前河边的洞桥底。

山前街消失了，在开发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例以牺牲历史文化遗迹作为代价的个案。

山前街已经消失，救救古街坊，救救古民居，救救遗存不多的城市历史文化遗迹的呼喊却从许多有识之士口中发出，不绝于耳！



女人街的美女们

纱帽河,流动着美丽

现在的纱帽河不见河,它只是一条小街。

纱帽河富有特色,一条不到300米的小街却有五百多家店铺,而且全部经营女性用品。电视剧《温州女人》中三位女主角的创业故事的拍摄场景就在纱帽河,于是老百姓又称这里为"女人街"。5月29日,鹿城区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纱帽河为"女人街"。

它又是一条有千年历史的古街,宋时名称"双桂坊"。传说,街内的童子殿里寄宿着贫穷的两兄弟,哥叫公辅,弟叫公彦,他们在殿内夜夜秉烛苦读,终于在京都殿试时,同登进士榜首,邑人以"双桂并秀"为荣耀,将古坊取名为"双桂坊"。元代、明代一直沿袭称之,清代时才改为"纱帽河"。有关小街的改名,民间传说版本有多个,而巷内的水系呈乌

纱帽的形状却是不争的事实。1958年城市建设时，这里的河池、河道全被填埋，于是，纱帽河不再名实相符。

5月13日，居住在纱帽河已六十多年的姜大妈带着笔者走街穿巷。她站在小街中段的大榕树下回忆小街的原貌：过去榕树下有一方长约40米、宽20米的河池，池的两旁各有河道，极像一顶乌纱帽。小河虽窄，但两只小船相擦而过也不影响航行。东边的河与解放后巷的河相接，一直通到茶院寺的南塘河；西边的河直达小南门河。她的外婆家在上田梅宅，过去兄妹都是坐小船儿去看外婆。出家门，迈下一级一级石台阶，登上小木船，船公划桨，桨声伊呀，半个时辰就可到梅宅，很方便。夏天，榕树下台阶上坐满乘凉的街坊老少，男孩子们从榕树上、从石级上"扑通、扑通"跳入河池中游泳、戏水……

回忆的是江南水乡风光图，眼前却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纱帽河街景之一

女人街：极尽美事

女人街专营女人的“美丽”事业：美发、美容、美体、美甲，还有点缀女人的衣鞋、挎包、首饰、鲜花、婚纱等。商气、人气绝佳的女人街极尽女人的美事，成为女人们寄托美的梦幻的栖息地。闲暇时、节假日，这里人来人往，女人们三五成群，这家进那家出，来购买心仪的衣物或者去中意的店家梳理打扮。当她们花枝招展地步出小街，分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时，坚硬的水泥丛林缀上一抹抹绚丽的色彩，增添一份份温情和一缕缕芳香，我们的都市因风姿绰约的女人们而分外地美丽了。

女人街的崛起应该归功于那些点播美、创造美的女老板，她们是一群精明、能干、充满朝气的巾帼英雄，如朵朵鲜鲜花店的诸秀玲、原野鲜花店的林碟、相亲相爱服饰店的徐于兰等，而69号笑莲美发店的余小莲可算是女人街元老级的人物了。

“我的户籍本上是‘余小莲’，小时很爱笑，爸妈叫我‘笑莲’，我就把



女人街的光临者



纱帽河街景之二



纱帽河小吃店

店名取名为'笑莲美发'，意思是要笑迎八方来客。"采访时，她如此解释人名与店名的一字之差。

小莲在纱帽河开店已有二十二年了，回忆创业的经历，她说是"在漂泊中度日"。1984年刚开店时，店面只十几平方米，摆了一张椅子，姐姐帮她一起打理，顾客多几个，站也没地方站。那时，她几乎是每天夜里都在做梦，梦见有一间能让顾客坐下来等的店堂。为选

一个称心如意的店面，在纱帽河来回搬了五六次。她说最欣慰的是现在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宽敞的店堂。2004年6月，小莲以400万元买下了69号的房产，笑莲美发店装潢一新后开始营业了。现在的笑莲美发店有300多平方米(有一部分店堂是租的)，四十多张椅子一字排开，顾客一拨拨进来，美发师们得心应手地施展着他们的技能，给顾客洗发、美发。环顾店堂里陈列的一块块奖牌，看着店堂井井有条的管理，我们明白，在女人街起家、在女人街发展的余小莲，她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余小莲为顾客美发

小莲的最大心愿是能办连锁店，愿她的“笑莲美发”能“笑”遍鹿城。

叶小兰的风姿美容店曾经紧挨小莲的美发店，她们一个美容一个美发，相互切磋，相辅相成，共同经营着美丽女人的事业。

电视剧《温州女人》第11集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女主人公梅影在美容大赛中要上台领奖，给她颁奖的大赛评委就由叶小兰扮演，颁发的金杯道具，就用叶小兰在1995年广东国际艺术节美发美容大赛获得的晚宴妆冠军的奖杯。

“剧组在纱帽河拍摄时，风姿美容院成了他们的‘根据地’，他们吃饭、休息都在我们店，许多场景都



叶小兰的工作室

是我们风姿美容院，我帮他们化妆，为他们做皮肤护理，那段时间营业受影响，钱确实赚少了，可我喜欢，这也是为我们‘风姿’做广告呀！最艰难的是1988年刚创办时，因为刚开店，对这个行业前景没把握，不敢辞退在工厂的那份工作，只得夜里去工厂做生活，白天到店里做美容，有时累得头晕眼睛发黑，这样苦苦坚持了三年，直到1991年，风姿美容院稍有起色，我才办停薪留职手续。”在纱帽河28号风姿美容院，温婉美丽的叶小兰慢声细语地叙述着她的创业经历、她的心愿，没有丝毫女老板的张扬傲慢。看她那双纤细的手，你会惊奇她如何运筹这纤纤十指间流淌而出的大事业。

1992年，叶小兰买下纱帽河的两间店面。从此，她在自己钟爱的美容行业中策马扬鞭。“1993年至2003年，是我们‘风姿’的发展高潮，新娘要出嫁了，她们以能到女人街美容店化妆为荣。遇上好日子，纱帽河满街都是穿婚纱的新娘，我们得从凌晨三点多起床做准备工作，有时一天做三十多位新娘的化妆，忙得饭都端不起来吃一口。现在影楼搞套餐，来我们这里化妆的新娘少了，生意也清淡了许多。”

作为温州美容美发协会副会长，叶小兰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十多年坚持资助贫困学生小葱葱，免费为下岗职工培训美容技术，为协会的公务奔忙。她说：“我的美容院不仅仅只是为赚钱的，更重要的是来感受乐趣的，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我致富，我应该回报社会。”每当一些老顾客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过来要求做护理时，小兰说她感受到的是被信任的愉悦。

纤弱的叶小兰，有着宽广的心胸，她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温州的美容事业能推陈出新。她说，我和我们这一批老会员很注重培养新人，协会里选先进、选标兵，我们都力荐年轻人，希望他们能超越我们，成为温州美容业的生力军。

大宅门：遭遇尴尬

纱帽河鳞次栉比的商铺间拥挤着几座古色古香的大院落，它们仿佛古木上的千年纹理，显示的是穿越时空的质感之美。其中，54 号朱宅门台最触人眼目。

朱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雄伟建筑，拱形青石大门台，拱券上方是“龙凤戏珠”、“鹤立青松”、“鹿衔梅花”的雕塑，门台两边各列希腊爱奥尼式大柱，立柱顶部、底部都有涡卷装饰。朱宅内进是中式两层四合院，门厅、前廊地面全部由朱砂石英铺就，中厅则用灰底青绿花纹的地砖。岁月的侵蚀，人为的破坏，地面被挖掘得凌乱不堪，而尚存的色泽鲜红的石英、图案精美的地砖仍昭示着大屋当年的风华。

朱宅建于民国初年，由温州历史上“南北大街名店‘三大源’”之一



纱帽河 54 号朱宅大屋





朱宅爱奥尼式立柱上的柱饰



古民居细部

的朱钜源布店老板朱鹤汀所建（另“二源”是吴长源油行、益泰源颜料店）。

朱鹤汀早年摆布摊起家，到民国初年，开在南大街打锣桥口的朱钜源布店规模已经不小。据说，当年在温州可是与“金三益”相抗衡的名店。抗战时，在“实业救国”的思潮下，朱老先生还在三官殿巷独资兴办瓯江布厂，在西山兴办旸岙染织厂等实业，朱家可算当年温州的巨富。

朱鹤汀先生的孙子、温州七中退休教师朱庆桂回忆，纱帽河地处城市中心，紧挨温州历史上最繁华的两条商业街——五马街、南北大街，再说这里有树、有河、有井、有寺院，环境清幽，自然成了商贾达官们选择住宅的福地，所以吕文溪、许漱玉、吴百亨，还有他爷爷朱鹤汀过去都在这里安家建宅。朱钜源大屋曾引来多少人赞叹，建房材料全部是进口货。现在朱宅大院被割据得不成样子，有四十多家住户，四周的走马楼全是炉灶，道坦及后面的天井被隔成卫生间、厨房，地面被挖开建化粪池、埋排污管，一座建筑优秀的古民居就这样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吕宅大屋现状

站在朱宅大门前数一数，西侧被破壁开了六间小店，正面被破壁开了八间小店，大门门庭内还有一间冷饮店、一间摄影店、一间裁缝店。

翻阅潘猛补先生编的《吕渭英集》，其中有多首提及于园的诗，于园曾被温州文史部门列入温州古时“十大名园”，是民国时期温州名绅吕渭英(号文溪)故居内的私家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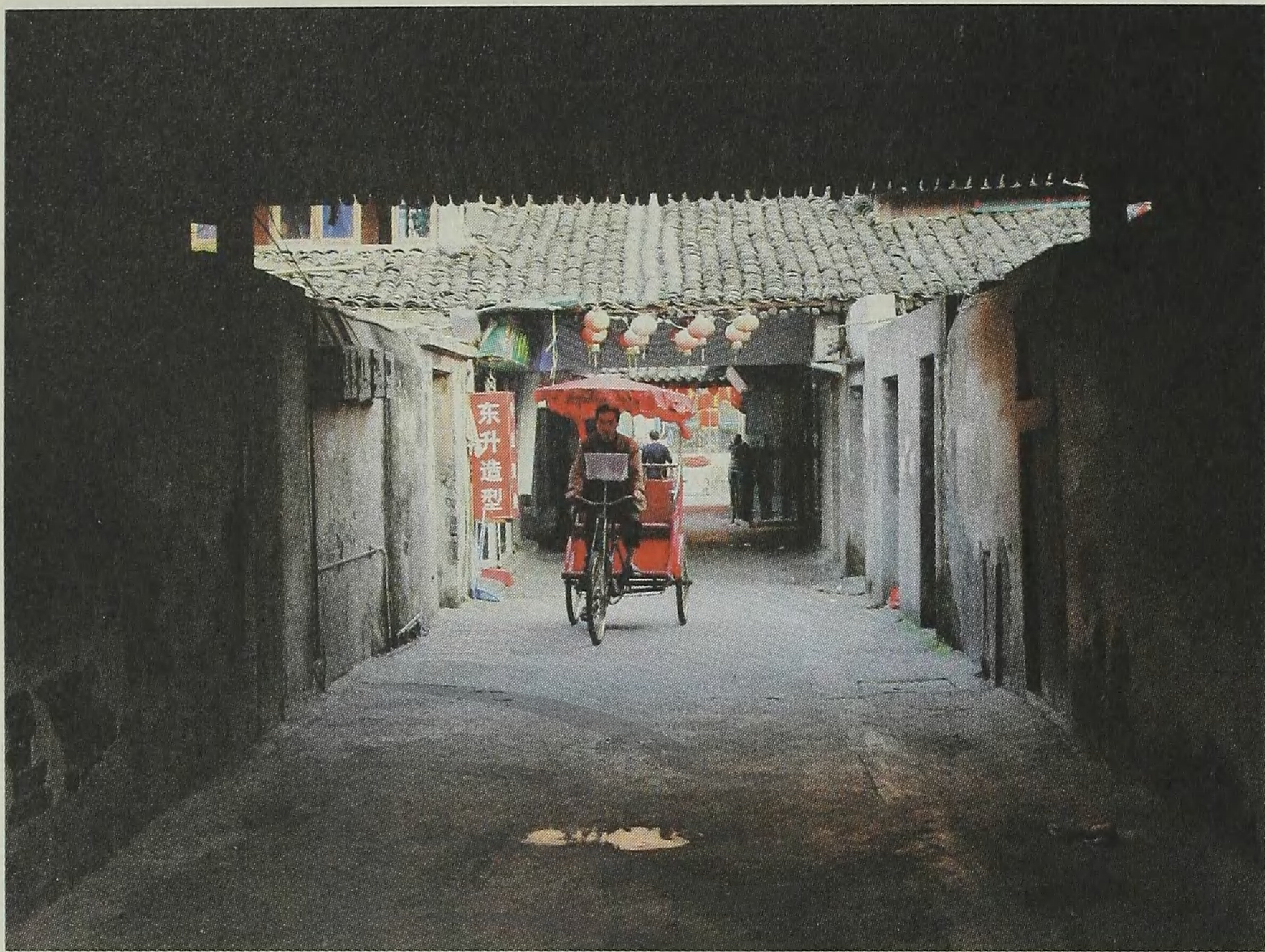
吕宅位于纱帽河44号，系三进古民居，采访时笔者听吕文溪曾孙吕祖武先生描述于园旧时盛况：吕家大宅后面的于园占地三亩，花园门呈花瓶形状，园的南边有八角亭，亭边墙壁上是书法名家撰写的碑文，亭西有假山、芭蕉及各种盆景，园中小径由五彩鹅卵石铺就，池塘边的栏杆则是汉白玉砌成，九曲桥一直通到藏书楼。园的北边是品字形花厅，花厅门窗镶进口五彩玻璃，花厅后是欧式三层楼。温州名中医徐堇侯是吕文溪的三女婿，过去徐医师夫妇曾经居住在这幢洋楼中，花厅与三层洋楼周围摆满兰花，各类品种应有尽有。吕文溪酷爱兰花，据悉他是绘兰名手，书画商出售吕文溪画的兰花时，以花朵计价，每朵花要十四个银元。



吕宅八角亭遗迹



吕宅楼梯



老宅院变通道

现在的44号成了一条通道，两边是各类店铺，通道尽头是一片废墟。于园的亭台轩榭、回廊假山、花草名木均消失在了时间之流中。吕宅大院只留下两边几间破败的厢房，布满灰尘的雕花牛腿和残留的一堵花墙，在岁月流逝中显得如此黯淡而灰涩。



女人街的古老住宅

纱帽河还有32号弄堂里的吴百亨故居、许漱玉老屋、22号元生祥绸布庄老板胡清如故居等，这些昔日让坊间百姓啧啧称道的豪宅大屋，如今都风华不再，在商气围困中，它们的古韵古味正被一步步蚕食。

商业街：凸显古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沉寂千年的纱帽河风起云涌，沿街瞬间冒出各种各样与女人相关的商家店铺，美丽在到处流动，这里成为温州女人们购物的天堂。

可是千年古街，历经沧桑，民居陈旧，道路破损，其格调与繁华的商贸、精美的商品很不相称。2004年9月，遵照“整旧如旧”的原则，纱帽河街区开始重新梳妆打扮。

如今焕然一新的女人街没有让人失望，她弥漫着古色古香，充满人文气息。漫步其间，只见沿街的店铺被改建成黛瓦灰砖、木格窗棂的江南古民居样式，统一的玻璃门面，在古韵中透露出些许时尚。小街的路面全由青石板铺成，街中心的榕树广场则是花岗岩地面。有三百多年树龄的古榕阴翳蔽日，硕大的树冠在蓝天中像一把婆娑多姿的巨伞，曲屈盘旋的树根有两米见方，根四周植满花草，一排排欧式街灯与路旁的绿树遥相对应，繁华的商业街被切割出如此一片清新之地，实是设计者的匠心。

古榕、街灯、砖墙、木窗组合的女人街释放的是优雅、清新。走进小街的女人们，会获取一份意外的恬淡、闲适。尘世的嚣喧、职场的疲惫在这块休憩地被驱除、消释，装扮一新又气定神闲的女人们，明天又将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职场上，风情万种。

在纱帽河社区，杨义杰主任翻开一本创建文明社区的资料，其中一组照片以对比的形式展示了改建前、改建中、改建后的纱帽河的不同。杨主任接受采访时说：“纱帽河整修历时近一年，因为道路翻修，影响营业，店主们一次又一次来社区理论，态度好的提提要求，态度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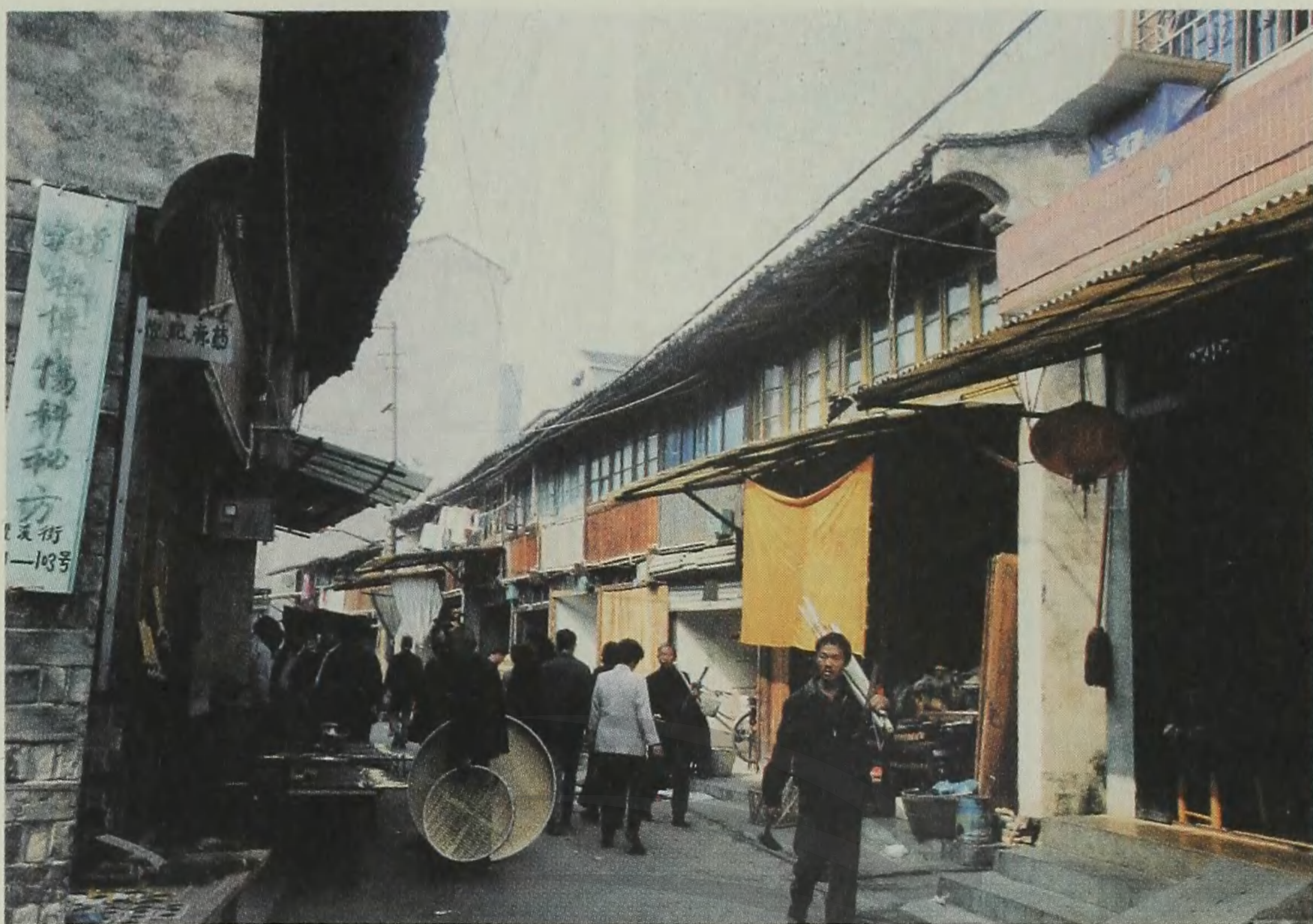


改建后的纱帽河广场

就高声吵闹，那段时间，我们实在是忙坏了，社区里每天围着一拨又一拨的人，又要张罗创建整修的事，又要做店主们的说服工作，声音都哑了，吃饭、喝茶没时间，连厕所都上不了。”

曾读过某媒体的一篇报道《他把床铺在办公室》，说的就是那段时间，杨主任脚踝骨折，为了不影响改建工作，他拄着拐杖上班，把床铺在办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靓丽、清新的女人街背后可是修建者的汗水、社区干部的口水。

大雨滂沱，傍晚时分，女人街仍有购物淘宝、做美容的顾客光临。迎面来了两位手提大包小包、操着闽南口音的姑娘，一个穿黄色上衣，一个穿玫瑰色上衣。在 16 号时尚卖场有两个身材高挑的美女，正与店主讨价还价，听口音是北方人，她们说是来温州玩的，久闻温州女人街大名，就冒雨过来淘宝——温州的女人街名声可真不小，我们城市的这份美丽流传得真远，我由衷地庆幸！



瞿溪老街

小街狭窄幽长，店铺鳞次栉比。两侧瓦檐头的雨棚几乎相碰，当街仰望，犹如一线长天，这是最聚人气、商气的江南小镇传统的商街格局，与周庄、同里、乌镇一个模式，小街人家，曾经户户经商。

瞿溪老街

瓯海区瞿溪镇的瞿溪街在瞿溪的北向，因溪得名。瞿溪穿街而过，街中有一桥，叫“塘坎桥”，老百姓图方便，把桥西的一段叫“桥上街”，把桥东的一段叫“桥下街”。

瞿溪老街宽不过3米，总长约500多米，致力于家乡风土历史研究的离休干部周惠津先生曾经认真地丈量过。

老街两旁，过去一律是明清建筑格局、商住两用的木结构两层楼，虽因水灾火灾变得参差不齐，但大部分路段现在仍保持历史原貌，抬





瞿溪老街二月初一的集市

头能看到楼面木柱、雀替、栏杆上的各种木雕,有飞禽走兽,有才子佳人,精美无比。一些经营有道、财源广进的大户,还在店铺后面建大院落,如224弄7号杨宅、瞿溪街80号黄正昌老屋等。

商　铺

瞿溪街形成于何时没有考证。明朝万历年间的《温州府志》记载,当时温州府在瞿溪老街设立纸局,专门负责管理温州蠲纸的制造、进贡、运销诸事务。以此推算,瞿溪老街应有四百多年历史了。

小街狭窄幽长,店铺鳞次栉比。两侧瓦檐头的雨棚几乎相碰,当街仰望,犹如一线天,这是最聚人气、商气的江南小镇传统商街格局,与周庄、同里、乌镇一个模式,小街人家,曾经户户经商,有商铺,有手工作坊,有药房。

桥上街40号87岁的周庆龙阿公讲,早年瞿溪老街主打买卖是屏纸(卫生纸)生意,街上最多的是纸行,有的生意做得很大,像胡昌记、黄正昌、王泰生等纸行,他们从纸农手中收购屏纸转运到上海、苏州、东北,甚至东南亚一带出售,利润可观。

瞿溪街过去商气旺盛,主要是有两个客源:一是西向的陈岙、塘宅、下寮、西岸、庙后、泽雅等地,纸农翻越黄岭下到瞿溪街;另一个是南向的桥头、下安、上岸、林下等地,纸农们从分水城古栈道过来。每天都有成千条屏纸汇集到瞿溪街投售。纸农们用卖屏纸得到的钱,买回米、油、



老街民居装饰木雕

盐、布等生活用品。

纸农们的交易活动繁荣了瞿溪街，于是药店、米店、布店、南货店应运而生。笔者在桥上街 115 号采访时，围上来的居民一一具报他们家店铺过去的营业项目和字号：135 号是吴道生米店，40 号是陈顺发馄饨店，44 号是姜洪发鱼鲞店，111 号是陈原大酒坊等。

老街染坊有两间，“桥上”一间，“桥下”一间，“桥下”54 号郑阿旺开的染坊，不仅染色，还做花夹被（夹缬被）。过去，乡村间女儿出嫁，再穷的人也要有花夹被作嫁妆。这是手工制作的民间传统工艺品，以蓝草为染料，用雕有图案的两块木板夹住农妇自纺自织的白色土布，然后放在靛青中浸染。去掉夹板，布上就出现蓝白相间、花纹美丽的花夹被。花夹被图案有“龙凤”、“百子”、“双喜”等，表达对新婚青年的美好祝愿。

瞿溪街 190 号店门上有“金记乾兴”字样，这是瞿溪街百年豆腐坊的“老字号”，街坊邻里叫店主“豆腐兴”。进门，只见金明浩师傅赤膊在作坊里忙碌，金师傅是作坊的第三代掌门人，他指着身边的那些榨盘、榨杠、榨棍、木匣告诉笔者：“这些都是阿太留下的做豆腐的家什，已有百年多了。”“金记乾兴豆腐坊做的豆腐因为货真价实、信誉好，生意一


木器买卖

直红火，大家喜欢吃他家的豆腐，瞿溪街好多居民都是吃‘豆腐兴’家的豆腐长大的。现在，每天他们家做好的豆腐，还是供不应求。”喜欢金记豆腐的潘曼珊老师如是说。

在瞿溪街，像“金记乾兴”这样的百年老店为数已不多了，整条老街全没往年的盛况，只有几间零星的糖果杂食、草药铺开着不见顾客光临的门，大部分店堂不再设铺。

“瞿溪街兴起是因为屏纸，衰落也是因为屏纸。上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瞿溪街的鼎盛时期，据历史记录，每天可交易几千条屏纸。抗


豆腐坊里上百年的家什



瞿溪街古民居



豆腐坊里上百年的榨杠、木匣



百年老店"金记乾兴"豆腐坊

战时，温州城区的商家为避战乱，疏散到瞿溪，这里成了百货、南货、药材批发地，商贾云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再说各地供销社成立，每个乡镇都有屏纸收购点，纸农们在自家门口就可以把屏纸卖给供销社，再也不用挑到瞿溪。过去，山民、纸农连买火柴、肥皂都要翻山越岭到瞿溪街。再说，现在老百姓用屏纸的也极少，屏纸生产几乎衰落灭



古色古香的老屋

绝，就这样，老街的商贸逐渐萧条。工商业合作化，瞿溪供销社设在河头街，个体商店也都往河头移，从此，瞿溪老街的元气就再也不见恢复……”周惠津先生如是分析瞿溪老街的兴盛与衰落。

逸　事

发生在 1939 年 7 月间的“纸山暴动”，是文史工作者们悉心调查后记录的一件重大历史惨案。

民间消耗量很大的屏纸，其主要产地曾在瓯海山区及瑞安湖岭、林溪等地，瞿溪街从明清时期就是浙南地区卫生纸的贸易集散地，其中收购屏纸最著名的纸行有黄正昌、胡昌记、王泰生等。

苛税和纸行老板的盘剥，使纸农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部分官僚与纸行老板同谋，在温州市区中山桥成立了永嘉纸类营销处，在



瞿溪街集市盛况

瞿溪街设了一个收购点来垄断这一带的卫生纸贸易市场。他们不允许纸农自由买卖，为牟取暴利，不顾纸农死活，千方百计压低屏纸的收购价格。

1937年夏天，永嘉纸类营销处拒绝收购屏纸，又下令不许纸农自行营销，数以万计以纸业为生的山民们，生存濒临绝境，“火山终于爆发了”，他们纷纷涌向营销处强烈抗议，要求收购成品。当时的主管部门不仅不维护纸农的根本利益，反而出动大批警察进山，妄图以武力镇压。愤怒的山民汇集在一起，下山请愿，当他们走出大山，向瞿溪街行进时，警察竟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纸农周洪耀当场中弹身亡，另有多人受伤，鲜血染红了瞿溪溪滩。群情激愤，纸农们奋不顾身地冲进瞿溪街，占领了警察哨点的所在地胡昌记纸行……

发生在瞿溪街的这场惨案前后历时十三天，社会反响很大，各方人士同情纸农，纷纷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主管部门不得不同意纸农



胡昌记纸行旧址

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撤销了营销处设在瞿溪的收购点，恢复纸农们的自由交易。“纸山暴动”以纸农的胜利告终。据说，这是一场由地下共产党领导、策划，为纸农们谋利益的革命斗争。

天灾也让瞿溪街百姓历经磨难。说起1999年9月4日的大水，桥上街的居民现在还心有余悸。“天像要塌下来，雨直往地上倒，溪坑水直往上漫，漫上路，漫过台阶，漫上镬灶、楼梯，一直漫到楼板。我与儿子媳妇看看势头不对，早早就牵着孩子逃到后面的新屋。只听见溪头林发家的老屋‘哗’地一声倒塌，听说阿华夫妻俩抱起女儿往外逃，一个浪‘背’过来，7 岁的女儿不知被卷到哪里去了，半夜三更什么也看不见呀！桥头姓陈的两老都被水推走。我们桥上街有十二个人死亡，年龄最小的 7 岁，最大的 70 多岁。伤的人就更多了，真惨啊！”说起那次大水，金阿婆还泪眼婆娑。

瞿溪因为由六条山溪水汇聚而成，瞿溪街正处在滩头，每逢山洪暴

发时，总是首当其冲。历史上的几次大洪灾，如清咸丰三年（1853 年）、1958年农历九月初六、1987年12号台风袭击，瞿溪街都损失惨重。

名　人

"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若不能再哭，不能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我怎么可能呢？"琦君的文字世界是唯美的，更是忧愁的。她的散文充满对故乡、对母亲、对师长的深深眷恋和思念。她 1949 年 5 月离开温州老家去台湾，直到 2001 年 10 月才有机会回瞿溪，魂牵梦绕的乡恋乡愁一直折磨着文学家敏感的神经，笔下流淌的文字自然是浸润着瞿溪老屋那朵朵花香，故事的背景总有幽长的小镇古街。

琦君 1917 年出生于瞿溪竹桥头潘宅庄园，小名春英。她 1 岁丧父，4岁丧母，由大伯潘鉴宗、大伯母叶梦兰抚养成长。5 岁时大伯聘请瞿溪街名师叶巨融先生为她启蒙教育，开始阅读《诗经》、《左传》、唐诗宋词之类。1928 年她随家迁居杭州，在弘道女中读完高中后直升杭州之江大学。1941 年大学毕业，曾经在上海汇丰女中、永嘉联中（现温州二中）、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46 年在苏州高等法院工作。去台湾后，她曾在台湾多所大学执教，并一直笔耕不辍，留下众多文学著作，2006 年 6 月 7 日在台湾台北和信医院逝世，享年 90 岁。

琦君享誉文坛五十多年，出书四十多种，有多本集子被译成日、英、韩等国文字。她的一些作品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了五十七次。散文集《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奖，《烟愁》获文艺协会散文创作奖，《琦君寄小读者》获新闻系统的"金鼎奖"等。2001 年 5 月 26 日，在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琦君获"终身成就奖"。

2001 年 10 月 18 日，在外漂泊了五十七年的琦君，终于如愿与丈夫李唐基、儿媳陈丽娜踏上回乡之路，在瞿溪老街，众乡亲夹道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瞿溪才女。

问瞿溪街的居民，谁是你们心目中瞿溪街最出名的人，点击率最

高的是从潘宅庄园里走出来的潘氏父女——潘鉴宗、潘琦君。街坊邻里说，是他们父女，让瞿溪街四海扬名。

鉴宗是字，名国纲，瓯海林垟庙后出生。他21岁中秀才，191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浙江督署上校参谋、第六师上校团长。1915年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5年被段祺瑞政府加上将衔，执政府参议。抗日战争爆发，他由杭州携家眷返温，1938年7月病逝于瞿溪潘氏庄园，终年58岁。

"潘鉴宗在瞿溪时曾遭兵匪的捕杀，他躺在棺材中从天长岭逃生，设卡搜查的兵匪用刺刀直刺棺木，潘鉴宗早有预料，他掉头躺在棺材底，并在棺木中置放猪肝，刺刀只是从他的双脚间穿过，他才幸免遭难。"这是民间流传的潘鉴宗智慧过人的一个惊险细节，六十多年了，还有人能生动述说。

潘鉴宗信奉佛教，晚年热心慈善及乡间公益事业：办鉴宗小学，给学生免费提供住宿，单独承担教师薪水；与杨玉生等人共同筹办瓯海医院（现为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力图改变当时温州医疗技术落后的现状。

老　宅

在野草芦花中仍可见瞿溪街224弄7号老门台残缺不齐的砖雕瓦当。院内一半新楼，一半老屋，道坦宽敞，东首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木格的窗棂、满目的青苔、图案历历的瓦檐，极像玉海楼二进的藏书楼，古色古香。

这是杨家祖屋，建于清朝，占地一亩多（约800多平方米），原是七间楼房，道坦两边是花圃，后院有花园。房主杨云林老伯告知，杨家曾祖杨克丰、祖父杨殿莲一直在瞿溪老街做生意，开米店、面坊，家资殷实，在瞿溪街也是屈指可数的人家。老伯的父亲杨庆鳌先生是瞿溪街的名人，他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在瞿溪当过乡长，也在瞿溪小学任过校长，历时九年，为兴办乡学，他呕心沥血，在坊间



毛宅大院后门

百姓中口碑甚好。瓯海文史资料中有关于他事迹的记录(徐志清先生著)。

毛宅大院位于瞿溪老街与河头街交接处,气势非凡。其道坦、走廊的黄长条石,斗拱梁架的精雕细刻,都是富家大户住宅所常见的,而毛宅几个院落花墙装饰的别出心裁则是温州地区古民居中少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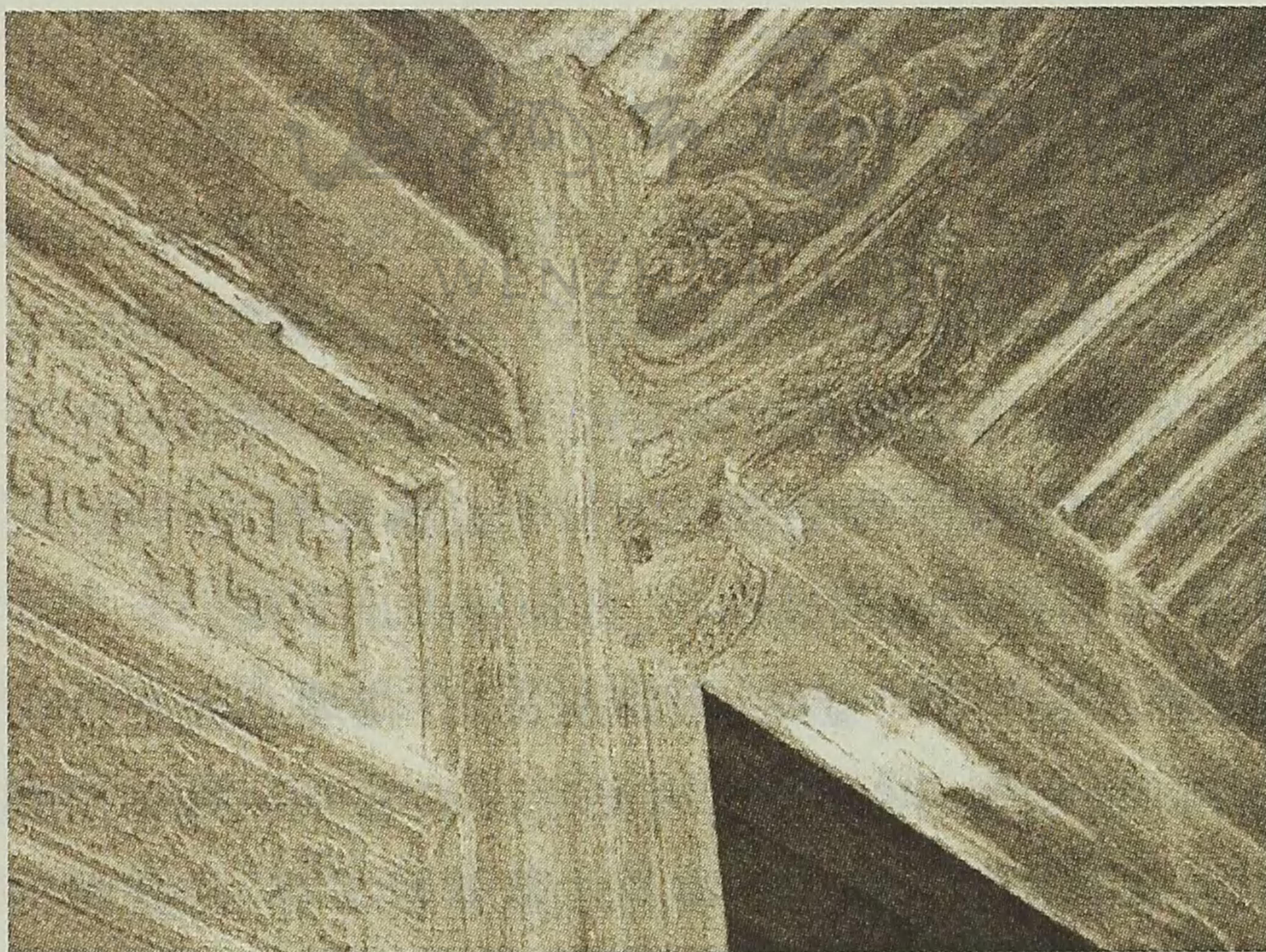
毛宅内有三个院落:正大院、后院、侧院。每个院落各有大门出入,院落之间有走廊相通,不同院落其围墙结构、装饰也完全不同。

正大院围墙下部用密砖,中间竖砖,上部是花墙。花墙上规则地排列着由如意回纹、桂花、金钱组合的图案,衔接之处缀着朵朵线条细腻的牡丹,牡丹花芯处镶嵌湛蓝色琉璃,琉璃花芯虽残缺不齐,尚存的则鲜艳夺目。

后院围墙下方为方块粗石垒筑,中间是竖砖,上部花墙是简洁的六角几何形图案,但有攀墙而生的绿色藤蔓和火红凌霄映衬,亮丽宜人。



毛宅大院正院花墙



毛宅大院建筑细部

侧院围墙中下部都用竖砖，上部花墙一律是如意回纹图案。两排花墙之间用砖雕衬托。只见墙头“凤采牡丹”阳刻线条简洁、构图活泼，凤尾颀长委蛇，凤冠利落生风，其栩栩如生之状给人呼之欲出的感觉。

毛宅大院占地约 5000 平方米，从其建筑装饰的精细程度可揣测院主不仅经济状况丰裕，也非常讲究生活质量。采访后得知，这是瞿溪街过去毛宝康纸行的住宅，瞿溪人称“下毛宅”。据说，“上毛宅”的排场更胜，可惜现在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

会　市

农历二月初一的瞿溪街会市源远流长，家喻户晓。这一天，商人、顾客、探亲访友者、旅游观光客纷至沓来，赶集的市民、山民从四面八方涌向瞿溪街，家家户户设宴接待来宾。据说当地居民还有个攀比的习俗，谁家来客多，谁家酒摆得闹，便是谁家的福气。所以二月初一在瞿溪街，你跨进任何一户人家的门槛，主人都会热情地拉你坐下喝酒吃饭，淳朴的民风编织了一段段宾至如归的生动情节。

瞿溪街的二月初一，是一场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又是乡镇的商贸集市交易，这种习俗已延续了二百多年。

像瓯越地区的其他小镇一样，二月初一的瞿溪街也有传统的“拦街福”。地方上，热心的“头家”出钱出力，他们以迎神抬佛、滚龙舞狮等游行形式，企盼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家家发财。沿街店铺会张灯结彩主动响应，他们抬出八仙桌，摆上糕点、水果之类供品，游行队伍过来时，家家户户放鞭炮“天红”，以示祭奠膜拜。

晚上，小镇在灯火中演绎繁华。各类戏班搭台登场。《碧玉簪》、《宝莲灯》、《白蛇传》、《武松打虎》、《苏三起解》等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居民、商客、来宾欢聚在台下，或哭或笑，或唏嘘或赏叹，审美的情趣在一年一度的社戏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小镇的文化活动达到高潮。

将近春耕农忙时节，二月初一的会市正迎合了农民农事、生活需



老街居民的审美情趣在社戏中得到满足

求。四面八方赶来的农夫农妇或出售或购买农具和日用生活品。有铁器类的犁、锄、刀，竹器类的箩、笠、簟，木器类的凳桌、木桶、饭甑，还有牲畜、谷种、菜苗、花秧，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市场上招引顾客的吆喝声、敲打声此起彼伏，路边街角的剃头担、流动牙医、变把戏的又恰到好处地点缀在这股声势宏大的商贸热潮中，演绎出极致的市井民俗风情。一拨又一拨摄影家或爱好者尽情捕捉这一瞬间，快门的启动声、镁光灯的射线将一幅幅集市风光图摄进镜头里，又复制在报刊的版面上。于是，瞿溪的二月初一在媒体的无意操作中又声名远扬，来年又有更多的光顾者加入这宏大的人流中。百年习俗就这样在时空的递进里坚强地传承不衰。

"我做'细儿'时，天光读书从瞿溪老街经过，人山人海，挤也挤不出来，现在的瞿溪街是今非昔比了！"周惠津先生的这份慨叹，有望改变。

2006 年 3 月 6 日，瓯海区人民政府发文，公布瞿溪老街为区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文件的批号是温瓯政发〔2006〕17 号。后来，区政府又召集有关部门及瞿溪镇党委书记、镇长，专题讨论瞿溪老街保护事宜。老街的繁华将被还原，老街将重展风姿。

（文中部分图片由瞿溪镇文化站提供）



老街上的商铺

“永嘉场”老街
——寺前街

寺前街现在隶属龙湾区永中街道，进入人们记忆的寺前街总是与“永嘉场”连缀，是历史将它坚固地定格在温州人的印象中，挥之不去。

明清古街

寺前街因位于乾元寺前方而得名。乾元寺始建于唐代，明嘉靖年间，乾元寺与被称为温州“四大古刹”的护国寺、太平寺、天宁寺、嘉福寺齐名。据龙湾区政协委员项有仁先生考证，寺前街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

这是一条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街坊，难能可贵的是，八百多年

来，她执著地保持着明清时期江南水乡商业街的格局：一条小河沿街东流，临河人家有的筑有黄石板条铺就的河埠头，这些埠头既方便家居洗濯，又是商业货运可装可卸的码头。河上架有北头桥、横桩桥、太保桥，方便交通。

可以想象，入暮时分，桨声灯影装点的寺前街夜色，该是怎样一派江南水乡的风情韵致。

街面的店铺基本都是平房或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抬头，楼面的花格窗棂、隔板柱头上的木雕图案时时跃入眼帘，古色古香。

项有仁如是叙述小街久远的历史：瓯越先民"煮海为盐"，唐朝代宗广德三年(764 年)，朝廷在大罗山东麓设置永嘉盐场，简称"永嘉场"，为当时全国"十大盐场"之一。自此，"永嘉场"就成为当时国家的"经济特区"。随着盐业繁荣，寺前街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自然而然成为"永嘉场"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百年来，寺前街一直商气不衰，成



龙湾区政协委员们关注老街的修复

为"永嘉场"一带老百姓购物的天堂。

寺前街南北走向,起自南头湾,迄至北头桥,全长380多米,宽约4米,街中东西横贯着六条小巷,从南至北依次为双进巷、水车巷、周宅巷、戴宅巷、王宅巷、梁宅巷。过去,小街中段有座飞檐翘角的五显殿,殿内供奉的是华光大帝,殿对面还有戏台。

"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是华光大帝生日,寺前街居民会到五显殿里祭祀,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有社戏,寺前街街小,戏台下可是人山人海,一般要热闹三至五天。"79岁的冯老伯对五显殿的描述只是回忆,现在这里成了永中供销社,而戏台的位置则是龙湾农村合作银行。

走在狭窄的小街,店铺毗连,紧凑得没有余地,短短的小街,有人细数过,有二百三十多间店铺。细看商家经营的项目,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除了从招牌上见到的几家永中供销社综合贸易经营处、永中供销社百货经营部之外,大部分是个体经营户,如41号姜玉萍开的内衣店、117号金洁羊绒店、102号月娇绣花店、95号美之源化妆品、31号姜辉开的时得利钟表店……这些商铺的店堂有的一间,有的两间或三间,有的只有2米宽,以鳞次栉比来形容这里的店铺最恰当不过。

将近中午时分,小街车水马龙,机动车的马达声、商家的吆喝声一片繁荣,同行的龙湾区政协委员姜化日先生自豪地说:"从我记事起,寺前街就一直这么人头攒动,这里的商气真是长盛不衰呀!"

百年老店

北头桥190号是一家书店,系两层砖木结构的临街楼房,极具江南小镇商住两用的古民居特色,店主叫张爱贵。驻足观赏、询问,才知道它就是温州文史资料上记载的寺前街公利苎麻渔网店旧址。

公利苎麻渔网店是民国初年由老字号吴聚盛苎麻店(开创于清光绪年间)学徒张伯铭开设的。

张伯铭在"吴聚盛"学生意,从店主吴胜玉那里学到一套苎麻生意



寺前街北头桥



寺前街百年馄饨店

经营门路后，自立门户。民国十年(1921年)时，张伯铭将北头桥这间规模已经不小的“公利”交由弟弟张维高(张爱贵父亲)经营，自己则去舟山沈家门再创业，开了一间新公一渔网店。

熟谙渔网经营的张伯铭，从“上山”龙泉、丽水及临海一带的苎麻产地廉价收购到原材料，运到“永嘉场”给当地妇女加工，织成渔网后，再运到沈家门出售，利润丰厚，只几年就成为小街富商。

上世纪20年代到温州解放前夕，是寺前街苎麻渔网经营的鼎盛时期，街上渔网店林立，客商纷至沓来，比较有名的有张益鹤、张玉初兄弟开的“张义记”，林阿尧三兄弟开的“同大兴”，吴胜玉开的“吴聚盛”等，其中“公利”生意最红火。

“张家当年在寺前街房产就有好几处，单说原永中镇镇政府办公楼(过去是张家老屋)的那种气派，就可知张家的经济实力。”热心的龙湾区政协委员王振东、姜化日两位先生，特地带笔者去瞻仰矗立在街后河



早年的苎麻老店现在变成了书店

边的西洋风格的高楼。老人们说，这座密砖真杉构筑的洋楼，没有几千银元放下去是无法建成的。

像瞿溪老街的屏纸交易一样，苎麻渔网业是寺前街的主打买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温州人总会顺时应势，智慧地选择他们的生存方式，这里的男人出海下田，妇女则在家里报苎、织网，当地有一句俚语“三片网爿（织网工具），抵一把铁板（锄头）”。寺前街女人们过去靠报苎、上梭、织网的家庭副业，把日子装点得有声有色，“男耕女织”的中国传统在这里演绎得非常到位。

苎麻在清末民初时，不仅可以织渔网，还是做衣的好材料。男人夏天穿苎布褂，女人出嫁要有几件苎布衫压箱。说起报苎、上梭、织网的话题，同行的项有仁等三位老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们的母亲都曾为报苎、上梭、织网而起五更睡半夜，童年时，他们都是母亲的好帮手。项先生说：“我读书走归后，就要帮母亲上梭，母亲说我的梭上得实，织网时好用，我的积极性就更高，我阿娜（“永嘉场”一带的方言，即阿妈）为省油，练就了夜里不点灯，暗中报苎、织网的本事。”

这些都已成为典故，现在的衣料是棉布、羊毛、化纤，织网用尼龙丝。苎麻编织的手工艺已经消失得影迹无踪，寺前街的苎麻渔网店都改换门庭，41号“冯顺记”改为内衣店，73号“张义记”改为永中供销社文具图书经营部，22至24号“顺泰”（张洪涛开设）现在成为阿雷机电经营部……

寺前街的百年老店还有150号朱大成南货店、98号何恒发棉布店、184号王阳春药店等，只是这些百年老店都没有传承下来，全都改头换面了，只有北头桥的学林馄饨店，苦心经营百年祖传项目，不离不弃。

“寺前街馄饨具有汤清、皮薄、肉鲜、味美四大特点，加上翠绿诱人的葱花、金黄色的蛋丝、黑色的紫菜，秀色可餐，香气扑鼻。路人经过，无不驻足吃上一碗，方解馋意。”或许是受了这位“清风道士”在温州论坛上的这一番吆喝的诱惑吧，9月5日，在寺前街北头桥深巷中，笔者找到了这家建于清道光年间的百年老字号——寺前街学林馄饨店。



寺前街馄饨店第五代传人娄田真

店主娄田真正站在炉前，见有顾客进门，他马上让坐，在他开炉下锅之际，笔者与他聊起了他的馄饨店。

“我的堂店也不装饰，就一直保持我阿爷手里的格局，这张八仙桌和这张太师椅都是老太留下的，很多客人见到后，提出要高价收买，我都给回掉了。有个内行人说这张八仙桌一面有八朵花，四面共三十二朵花，起码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可能是清朝中期的文物。太师椅原来有四张，‘文化大革命’时被捣毁，这张还是偷偷保存下来的。”

娄田真是学林馄饨店第五代掌门人，他的大儿子白天上班，晚上也会过来帮忙。为保持百年老店的独特风格，娄家馄饨从不粗制滥造，因为一直保持“一锅只煮一碗”的特色，所以一天中只能煮二十来碗。娄家馄饨，功夫还在皮上：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滑爽可口。娄田真告诉笔者，打皮要早起，天热时三点钟起来，天冷时四点钟起床。和好面后，要先让它“醒”一会儿，再多次捶、打，才可制成皮。原来这精致的馄饨皮是由上好的面粉与鸡蛋清加工制成的。



临河人家

娄田真经营的这间百年老店，获利不多，最多时，全天营业额也只有六七十元（笔者私下推算），减去成本费，他又有多少收入呢？为了维持祖传百年的“老字号”，他在寂寞中行走，苦苦经营着、努力着。“外国人来店里吃的很多，华侨更不用说，有的一下飞机，先到我们店里吃一碗馄饨。有个美国来的华侨，回去时，又特地再来吃一碗。”说这话时他是那么沾沾自喜——他并不寂寞。

这碗香气扑鼻的百年老店的美食，可是海外游子深深的乡愁，也是风情寺前街的一张金名片呀！



寺前街古民居

市井逸事

名士美女的话题在市井生活中总是占据着一席重要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成功者的钦佩、对美貌者的倾慕,心灵深处的剧烈运动总需找到宣泄的缺口,于是就有了述说的热心、倾听的耐心。

采访中,老街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婶说起了他们坊间的名人,说起了被众人注目的美女……

他是从寺前街北头桥走出去的企业家，过去祖上曾在小街开姜雍记苎麻店,现在他名片上的头衔是“温州华峰人造革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化千”。

有记者称他为“总是走在前面的人”,所以授予这类桂冠,是因为他敢为人先的一次次大动作。

“我当时进入制革业,只是看到了温州皮鞋业兴起而这些企业都是到外地进鞋革这样一个空当。想不到制革业后来在温州很快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带出一个这么大的产业。”姜化千的企业是温州第一家皮革生产企业,“一花引来百花香”，温州制革业占领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产值达一百多亿元则是后来的话题。

姜化千当过教师,搞过渔船的农机修理、工业陶瓷模具制作,丰富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打拼积累了资本,使他在商海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他专门从事熔断器的研制。在实践与摸索中,他还编写了一本有关当时市场急需的熔断器的规格目录,这本书为国内熔断器生产的系统化、标准化作出了贡献。

在家乡,他开发了自动空气开关项目,产品上市后,销路很畅。他的成功,还为濒临倒闭的福利厂谋到生路,让该厂职工领到已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姜化千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温州鞋革业尽管异军突起、发展迅速,但所需的材料要到外地采购或者到国外进口,敢为人先的姜化千果断决

定创办皮革企业，它是温州第一家人造制革厂，大名是瓯海海滨皮革厂。

选择先进设备、创新生产技术是姜化千企业一直领先的秘诀。

制革厂第一套生产流水线是姜化千与他的同事们自行改进设计的。他们花50万元买来一些主要设备，配套的部件全部自己制造。为此，他们置办的流水线与市场购买的相比，节约了80多万元。

后来姜化千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又引进了PVC人造革生产流水线和PLC合成革生产流水线。如今，他的企业已有多条设备先进、工艺完善的生产流水线了。

瓯海海滨制革厂的红火引来许多追随者。一时间，各类不同名称的制革厂相继诞生，从容大度的姜化千早就意识到这点，他又先行一步，把企业移师到龙湾扶贫经济开发区，1993年，华峰人造革有限公司成立了，姜化千顺理成章地被众人推选为董事长。

制革行业必须依赖鞋业而生存，善于思考、具有超前意识的姜先生忧心忡忡。2000年，正在华峰如日中天时，姜化千又先行一步，他将华峰公司交给长子经营，又带着次子走进温州经济开发区创建新企业。据悉，他现在从事的项目科技含量更高，在国内又处于领先地位。

姜化千的创业有风险，可他说："认准目标，一定要奋斗到底，直至成功。"真是一个站在商海潮头敢于拼搏的先行者！

在寺前街，被居民们挂在口头的名人可不少，企业家有温州金万利皮革公司董事长王建义、龙湾巨星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媚媚等；文化人有温州籍著名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孟津，教育家、书法家、通俗文艺家王晓梅等。

关于林碎花，是先见照片后见人，照片背景是古民居的木格花窗，林碎花一袭白地蓝花布衫端坐在窗前，虽已年过花甲，仍不失江南女子的清秀与典雅。而眼前的林碎花完全没有照片中的那种文静，她说话爽朗，话语像豆子从竹筒里倾倒出来一样，给人的感觉是畅快、利索，或许这就是当了四十来年的居委会干部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吧。

"我14岁就在村里当女民兵，白天参加生产，晚上站岗放哨，那时刚刚解放，民兵工作挺辛苦。后来寺前街部分村民转为城镇居民户口，

大家选我当居委会治保主任、调解委员，说我虽然没有文化，但‘口谈’好，说话有水平，说服力强。别人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推托，这一当，就一直当了三十多年，年纪大了，我不愿意再当了，他们又叫我当居委会组长，现在‘兜’卫生费、发老鼠药一类我还在做。”林大妈1.7米的个子，高鼻梁，细眉细眼，皮肤白皙，是寺前街坊间公认的“大美人”，再加上敏捷的思维、爽朗的性格、办事认真公正，街坊邻里当然会喜欢她，推她为居委会干部，还认准不放呢！



寺前街居民林碎花

“别人都说我‘会’，我兄弟问我，你这么‘会’，一世人也‘会’不出居委会，连个工作也捞不到。现在人老了，有病有痛连个社保也没有人替你办呢！我曾经有过进供销社的机会，我老头子叶宝珍在供销社工作，曾经有一次招家属工，我正好有条件，但居委会不让我去，说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领导说，群众这么信任你，居委会的治保、调解工作被你做得有条有理，你怎么放得下手呀？我心软，被这么一动员，也就同意了。”

就是这份沉重的信任，让林碎花放弃了好机会，让林碎花一直默默地在居委会里干了四十多年，那可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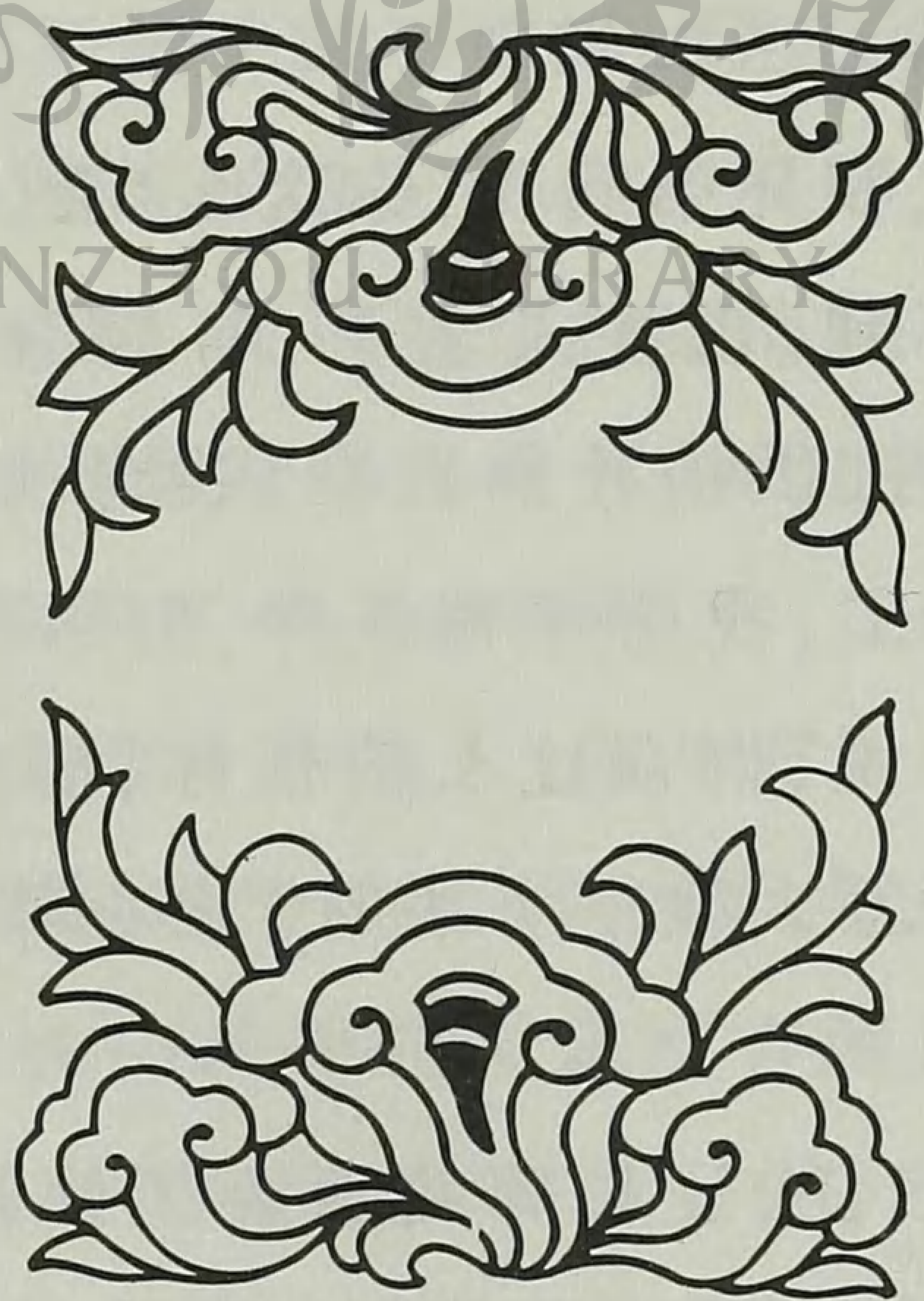
那是个一半严肃、一半纯真的年代，在严肃与纯真的交融中，林碎花忽地就走过了花样年华，这个将近垂暮之年的小镇美女，在清贫与

丰富中度过的那些岁月，给江南小镇老街的居民们留下一段鲜花一般芳香的话题。

加快了进程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或多或少地伤害了老街筋骨，风烛残年的老街难以招架种种折腾，岌岌可危。面临此般窘境，有人忧愁，有人呼吁。

9月5日，在龙湾区罗东宾馆，该区政协委员项有仁、王振东、姜化日、金培云等人正在核实他们制作的寺前街旧貌示意图。图上街道、石桥、河流、商铺的位置一一落实，对街面上原先二百三十八间店铺的店主姓名、经营项目、店堂位置经过细致的调查后也一一标示准确，实在不容易！

翻阅他们递来的一大摞资料，才得知几年来，这几个政协委员一直在为寺前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操心、奔走。老街不会湮没，因为有这么一群眷恋故土人文风景的老街赤子。





蒲州老街最窄处

蒲州老街

龙湾蒲州，北倚瓯江，南傍内河，原为水中之洲，因长蒲草而得名。宋代这里为古村落，当时村中的街衢已初具规模，明清时期这里成为浙南地区的水产品交易集散市场，蒲州老街便日臻繁荣。每到渔汛期，浦边停满来自乐清、坎门一带的渔船，街上的鱼肆前人头攒动，买卖吆喝声响彻周边……

叶学程：抗英功臣

步入蒲州老街，见路边588号老宅门台上一排花檐滴水上的图案十分精致，便迈进门槛，询问后得知这就是抗英功臣叶学程的故居。叶学程重孙、现为黎明街道侨联主席叶茂钧先生的老伴胡大妈正坐在厅堂间休息。

叶学程系蒲州上埠人，清道光年间岁考举廪生。他平时热心公益，在兴修水利、修筑桥梁等方面为乡梓操劳奉献，在坊间极有声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英军侵略者驾船入犯温州市沿海，清军遇英匪不战而退，蒲州一带被洗劫一空，黎民百姓蒙受重灾，民不聊生。叶学程面对悍匪，毅然举旗组织民团反抗。蒲州百姓在叶学程的领导下散家财、置火器、购木船、聚众习武练拳，准备给入侵者致命一击。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英军艇匪又驾船前来骚扰，义愤填膺的蒲州民团在叶学程的率领下，英勇迎战，飞速驾船抗击。他们蜂拥而上，把英匪船只团团包围，有的用火铳、土炮轰击敌船，有的挥舞长矛、柴扎扑向英匪，出其不意的反抗，让英军惊慌失措，纷纷溃退保命。这一仗，蒲州民团俘获两只敌船，活捉四名侵略军，为报家仇雪国耻，他们挥刀砍下了这四名洋鬼子的头颅。

蒲州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行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狠灭英军威风，日后，侵略者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来渔村掠夺抢劫。

因为这次抗英斗争，叶学程被清廷册封为“四品同知衔”，并赐仪杖。现在叶家还保存着叶学程受封得赐的一对石狮（在祠堂）及朝珠，而保存的花翎冠带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去焚烧了。

“听我阿爷说，我们家老屋前，过去立着一对青石狮子，是朝廷赐赠的，分立门庭两边，非常威风，门口还有头牌执事，上书‘严肃’、‘回避’大字，还有藤槌、木棍。老太公上路时，有小吏在前面鸣锣开道。”叶先生如是回忆。

这段史实，有人考证过，在温州图书馆珍藏的瑞安人赵钧所写的

《过来语》(系赵从清道光六年至同治元年间写的十八册日记）中得到印证："蒲州渔户，历年受夷匪滋扰不堪，合村忿怒。以生员叶学程为首，杀匪夷四人，夷人始惧。"

2006年5月，杨府山的叶学程坟墓被列为温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叶学程重孙叶茂龄出资修缮一新，叶氏在外地、在祖国台湾的后裔都赶到蒲州，参加了新陵园的揭碑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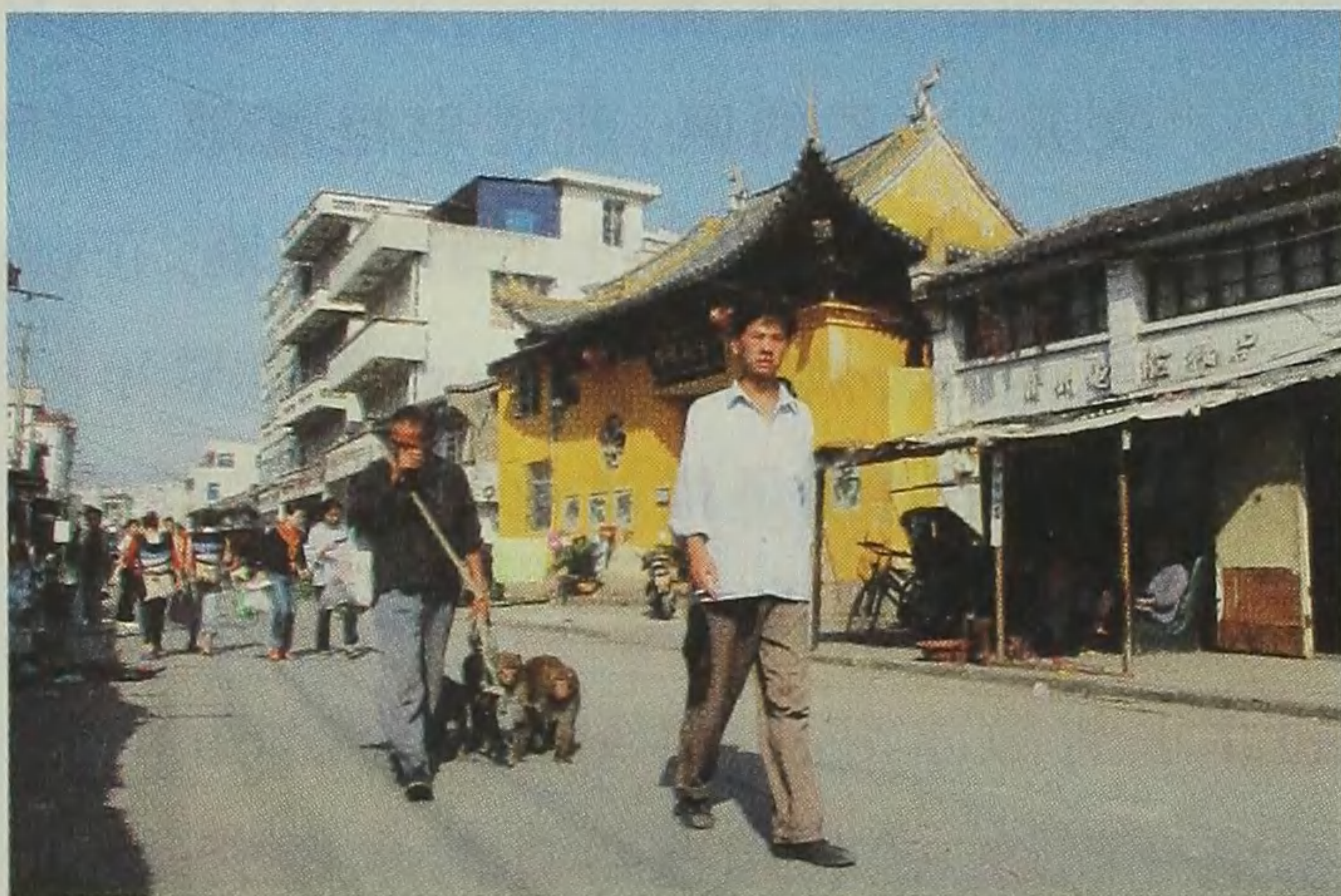
古民居：亟待拯救

樟树路82号是邱清华（原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温州地委副书记、浙江省农机厅厅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故居。这是一座七间两进的庭院，现在被改建得面目全非，前门只留个门台，后门被拆，成为弄堂。

邱家过去在蒲州街开恒泰鱼鹹行，由邱箴涵（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邱清泉的父亲）、邱箴来（邱清华父亲）两兄弟经营，邱家鱼鹹店财运亨通、生意红火。

邱家老屋里现在居住着邱清华的大哥邱名椿。他们这一房有五个兄弟，依次是邱名椿、邱名皋、邱名棣、邱清华、邱名钊。后来大哥邱名椿又在蒲州街开了恒生堂药店，新中国成立后个体药店由政府接收，邱名椿进了医院工作。1972年，邱名椿从状元医院退休。

10月11日，笔者见到已95岁的邱名椿老人，他一直居住在邱家老屋。"老屋现在像客栈，进住人家又多又杂。1996年，我小弟（邱清华）和外甥女黄美英一起到老屋里看望过我，邱清华比我小7岁，今



街中的法华禅寺

年 88 岁了，妻子张雪梅也 80 多了，他们现在都住在杭州……”老人精神矍铄，身着白衬衫，外罩银灰色中山装，介绍家庭情况时思路很清晰，只是听力欠佳。那年黄美英来蒲州街，还与其丈夫何朝育在邱家故居“进士第”后门留影纪念。

蒲州街 377 号是姜宅老屋，过路行人都被其门台和两边围墙上的砖雕所吸引。门台左右两边分别有戏曲人物砖雕和花卉图案花墙。虽然被人为凿砍，一些人物缺头少腿，但保留下的部分人物仍然笑态可掬，动作逼真，细部线条精致，其工艺可谓精妙绝伦。

房主人姜师傅告知，老屋是老太姜昌兴在清末时兴建的，他热情地带笔者进院门。这是一座七间单进老院落，道坦开阔，正屋两边有厢房，门台内侧也有精美的砖雕。过去的厅堂，现在被改建成住房，姜师傅指着一块被隔栅墙遮挡的“鸿案齐眉”木匾介绍：“我家女太姓叶，是上埠大户叶宅的后代。民国六年(1917 年)，我老太与女太做六十大寿，叶氏二十五世孙叶景辉(清朝生员，当时官衔为安徽知事)送来这块金匾庆贺其姑夫、姑母六十大寿。‘文化大革命’中，村里有好几座大屋堂厅的金匾、镜框都被砍下烧掉，我肯管闲事，冒风险，事先取下来藏好，这块匾才被保住。”

姜师傅特地搬来竹梯，让同行者爬上去细看，匾首确有“安徽”、“知事叶景辉敬赠”之类的题辞。

“我阿太听说是清朝进士，过去地方人说我们家老屋气派，是蒲州老街有名的三进七间大屋，大门口有旗杆夹，门台、厅堂上有‘岁进士’、‘文元’一类的匾，前道坦很宽敞，内有水井、花池、花墙、甬道，厅中有长条桌，桌上方悬挂几个大木匾。正屋两边有两层楼厢房，院落四周全部是花墙，这些石锁、石墩是早年留下的……”68 号古民居叶显寿、叶显欣师傅如是描述他们家老院落曾经的辉煌。

古井现在还在用，一个中年妇女正在井边汲水洗涤衣物，吊上来的井水清澈冰滑。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放宽，叶显寿老伯在家里开酒坊，就利用这口井的水做酒，泉清酒香，生意很不错后来年龄渐大，2000 年，叶家酒业才停歇。

回望叶家老宅，门台及一进已被拆得没有痕迹，成为道路了，这口井还是叶老伯再三要求才被保留在路边的；二进岌岌可危，破败不堪，细部的一些木雕、门洞尚存；三进成为工场，十来个踩鞋帮的工人正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忙碌生产……

玄坛殿：金碧辉煌

“江榕千尺堪称参天老龙树，堤草万年合名此地古蒲州”，汪廷汉先生书写的这副对联，竖立在玄坛殿门柱上，点明了此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玄坛殿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 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在清康熙年间、清乾隆年间各重建过一次，1985 年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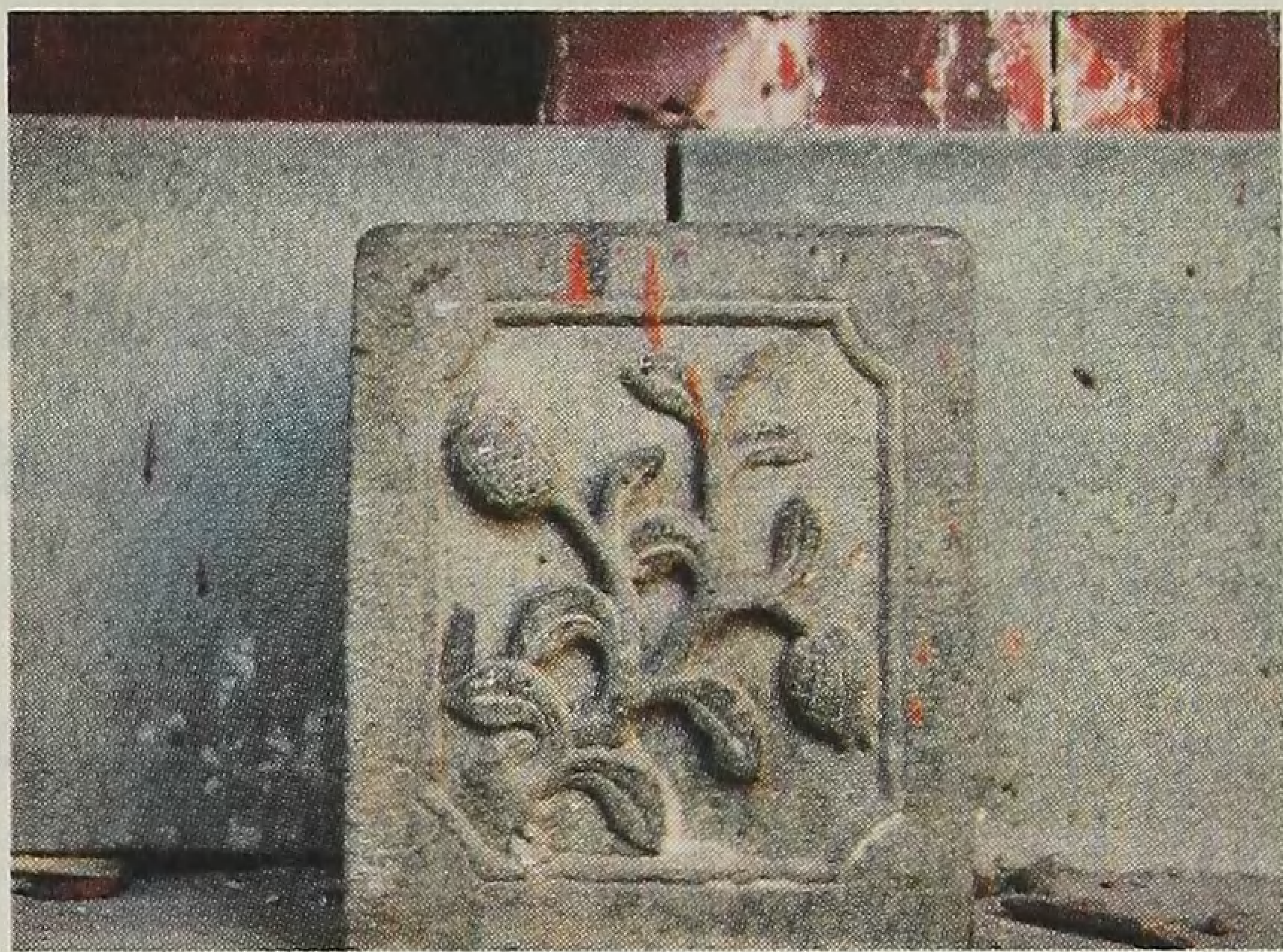
玄坛，相传为赵公明因封正一玄坛元帅而得名。这是一座三间两进合院式砖木结构建筑，由门厅、正殿、两廊及殿前戏台等几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 250 平方米。殿内保存的香炉底座、柱础、石碑的雕刻，刀工灵秀，古朴美观，可为宝物。据记载，过去两廊廊壁上还嵌有清咸丰元年的彩绘人物画屏。

戏台与殿隔街相望，坐北朝南，系歇山顶，藻井成八角叠拱式，层层向上斜出，斗口雕饰花篮，斜板遍绘山水、花卉、人物及题辞，金碧辉煌，极其富丽。戏台西首有带楼廊房(俗称戏台间)，供演职人员下榻休息。戏台后面两木柱上仍旧保留六百多年前镌刻的对联：衣冠邃整百年事业去远留，金鼓频催千古英雄呼欲出。



377 号古民居砖雕

戏台当年的盛况在蒲州居民陈老伯的描述下似乎近在眼前：“我家几辈人都居住在蒲州，过去玄坛殿戏台做戏真叫‘闹翻天’，大殿正门大开，群众坐在门厅、殿内两条走廊里看戏，人山人海。小贩在戏台与殿当中的小街做生意，馄饨、油卵、灯盏糕、糖人儿、甘蔗等都有，什么



玄坛殿砖雕

《罗通扫北》、《苏三起解》、《走麦城》、《狮子楼》的戏，我都看过。”陈老伯还能报出当年来这里做戏的戏班名——金福来、新天星、大三庆……

戏台年久，承受力受损，不能再在上面打跟斗对刀枪了，当地政府在外围筑了一道铁栅栏加以保护。

没有了生旦净末的水袖马步，没有了京韵昆腔的琴箫锣鼓，时间让古戏台少了活力，成了人们瞻仰的美丽摆设。

据说，使玄坛殿真正名闻遐迩的是珍藏在殿内的那盏制作于康熙年间的珠灯。

温州市文联潘一钢先生见过这盏宝灯，其文描述：高约 4 米余，灯围 12 余米，呈六面体，由七十余盏形式各异的小灯组成，四边饰有用彩珠串成的一幅幅精美的诗句联，如“天开美景，人间良宵”、“千城月朗，万井灯辉”、“千乘宝车珠箔卷，万条银烛碧纱笼”等好词佳句，又有珠玑一边闪烁，真是琳琅满目，流光溢彩。采访时，因为不是正月，珠灯被管理人员收藏在柜子里，无福一睹这盏民间瑰宝的风采。

蒲州街上埠的五显殿内，也收藏着一盏巨灯，居民称“珠龡”，规格听说比玄坛殿这盏还要大。2005 年 2 月 27 日《温州日报》曾作过详细报道。


蒲州街的古戏台

民间有戏语“蒲州人不是住庙就是住寮”。在不到 2000 米长

的古街就有龙首院、五显殿、法华寺、娘娘宫、太阴宫、玄坛殿、将军庙、诸葛祠堂、叶氏祠堂等二十多座庙宇、祠堂。对这种现象，专家金柏东先生解释：蒲州由地理位置而成为温州渔业集散中心，于是建道观佛寺来祈求出海平安；因商业人口来往频繁而成集市，于是戏台大量出现；民间宗教与民俗文化紧密结合，就有了珠灯、龙船……

丰富的民俗活动，是丰衣足食的蒲州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悠久的历史文脉在这里留存的余香。

说历史：喜溢言表

说起蒲州老街的历史，蒲州人个个喜形于色，他们会将自己从爷爷、奶奶口中听来的旧事、街坊邻里传说的逸闻，一股脑儿地端给你，巴望你都能一一记录下来。

采访时，在蒲州街五显殿，老人们你一句、我一段地诉说他们居住地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件件旧闻逸事。

"蒲州是瓯江口第二个大码头，第一个码头是状元。过去蒲州码头分上埠、中埠、下埠，埠头边都是鱼鹹店、水产行。上山乡、上河乡的人都放船来这里进带鱼、海带等海货。过去有句古话，死，就死在表妹床上；亏，就亏在蒲州行上，意思是蒲州人做生意很大气，敢把鱼货赊给客户，亏也不怕。"一个白发老人介绍。

叶茂恒老伯说："我们蒲州街玄坛殿龙灯叫'蟹爬龙'，是浙南地区独有的。灯船长十来米，高约4米多，出游时，高过路边平房瓦背头。龙身画有'八仙过海'各种姿态，内装几百盏珠灯。别的地方的龙灯，小的背着游，大的抬着游，我们玄坛殿的'蟹爬龙'可是撑着游，二十多个人手执4米多长的竹竿铁叉撑着，两边还有十六个人紧拉缆绳以维持船身的平衡。正月闹元宵，'蟹爬龙'几百盏珠灯一亮，远处看过来，像是天上银河，过去瑞安塘下那边都能看见我们这边'蟹爬龙'出游。正月十五闹元宵，蒲州街看珠簖、划龙灯、做社戏，那种热闹的场面，温州城是难以看到的呀！"

贾师傅说："蒲州诸葛祠堂建于宋代，祠堂门口的旗杆夹上有刻字

可以证明，听说是诸葛亮第十六世孙诸葛良瑨建的，诸葛氏百来年中出过四位进士……”

“过去诸葛祠堂门口有两株风水树，东边是罗汉松，西边是真柏，我少年时爬到罗汉松上摘果实吃。‘大跃进’‘大办食堂’时，这两株大树被砍掉做机帆船，真是可惜！”又一老伯补充。

李雍析师傅告诉笔者，过去蒲州街街中是一条河，与老街平行，四通八达，大概有 4 至 5 米宽，“单万儎”可以在河中掉头。河上有“十二间”桥、黄宅桥、太保桥、马宅桥、邱宅桥、天灯桥等十来座桥，沿河街边是各类商店，南货店、百货店、日用杂货店、做衣店等，最多的是鱼鹹行，还有寺院和大户人家的大宅门，这里景致“好兮好”，完全算得上江南水乡。

李师傅还描述了天灯桥的名称来：早年天灯桥边有一对旗杆夹，中间竖一条木柱，木柱顶端悬挂一盏三官灯，用滑轮控制，三官灯白天降下，夜晚点亮后升到柱端，老人们说，这盏是报平安的天灯。

从蒲州育英小学退休的叶茂恒先生如是介绍原在蒲州老街的百年老校蒲州育英小学：该校前身为蒲州基圣学堂，由叶氏第二十五世孙叶景辉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 年)创办，地点就在蒲州老街的叶氏祠堂内，解放后成为蒲州乡中心小学，1997 年新校舍建成时，知名台胞何朝育、黄美英夫妇捐资 220 万港币，所以学校改名为蒲州育英小学。

据悉，黄美英女士的母亲邱红梅与蒲州街名人邱清泉是同胞兄妹。在蒲州街乐园，还有黄女士为纪念父母亲黄桂芳、邱红梅新建的梅芳亭。

官厅巷 11 号居民程梦驹先生指着他家后屋的地面方砖、墙边石质细腻的 1 米来宽的长条石说：“从我们这条官厅巷的巷名你就知道这里是什么，这里过去是衙门，巷弄口有四柱三开大门台，老百姓都叫‘四脚门台’，我家新屋过去是大庭院的书房，那边 22 号一带是大厅，西边是两层楼房。前几年，官厅巷内还有雕花木栏杆，有亭台，1997 年火灾，这些古建筑全部被烧毁。据前辈人说，过去官厅巷内庭院深深，太后娘娘曾经在这里避过难……”

老街居民津津乐道着老街的逸闻旧事，或真实，或传说，不必考证，言外洋溢的可是一片爱恋乡土、重视历史的灼灼深情。



虹桥东街

飞虹明珠

——乐清虹桥东街

虹桥横跨在虹河上，因为用褐色石条铺筑，宛如彩虹渡波而得名，后来又以桥名命名镇名，东街就在乐清市虹桥镇中心地带。

以跨河虹桥为界，桥的西侧旧时称崇义里，后改称西街；桥的东侧称崇仁里，后改称东街。虹桥人称东街为虹河畔的一颗明珠，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东街成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逢三、逢八时节，是虹桥市日，东街人头攒动，来自永嘉、临海、洞头的各类客商在这里进货交易，这个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

老字号

虹桥镇系平原水网地区，地肥水美，盛产稻谷。民国时期，这里的碾米工业已经很发达，采用机器生产。东街东向的恒丰米厂曾经是虹桥规


长丰酒坊


恒丰米厂旧址

模最大的粮食加工厂,上世纪初,该厂就有两台48匹动力的碾米机。

恒丰米厂老板叫李石铭,他的四个儿子李光球、李光墀、李光耀、李光楔都与李老板共同经营他们的家庭企业。据悉,当年李家除了恒丰米厂,还有锯木厂、麻袋厂、孵坊、恒丰米行等资产,单单雇工就有一百多人。据《虹桥镇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恒丰米厂厂长是李石铭的大儿子李光球。

2006年11月13日,笔者在76岁的李石铭的外甥姚阿公家,聆听有关恒丰米厂的故事:恒丰米厂原名李庆发米厂,上世纪30年代,由李石铭先生创建。因为当时虹桥有倪丰和酱园、朱陈丰镬炉、杨万丰蛋行、长丰酒坊,所以李石铭将自己的米厂改名为恒丰米厂。

恒丰米厂籴入虹桥产的稻谷,碾成米后出售。洞头、玉环、乐清等地客商都来这里进米,米厂后面过去是虹桥镇的一个大码头,谷米进出由水路运输。米厂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诚信,过去国民党政府连军粮也拨给恒丰米厂加工。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统购统销,恒丰米厂加工的大米被指定供应洞头等地。公私合营时,恒丰米厂与虹桥另一大户——联友米厂组合成乐清饲料厂,现在东街恒丰米厂的原址就是饲料加工厂,厂房内机声隆隆,似乎在延续着恒丰米厂昔日的兴旺。

东街的西向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鼎和酱园,鼎和酱园的创业史在虹桥人口中似乎带着一些神秘的色彩。



东街上的照相馆


东街上的美发店

鼎和酱园的创始人为一位姓郑的老汉。传说，他曾经以酱园资产作抵押，将红巾军头领瞿振汉从监牢里保释出来。红巾军起义失败后，郑老汉吃官司耗去大量钱财，酱园也因此亏损。自从郑老汉的女婿胡竹樵当上掌柜后，不知用何妙法，得到卖官盐的烙牌（当时的营业执照之类），使几近衰落的酱园又恢复元气。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是鼎和酱园鼎盛期，每逢三、逢八虹桥市日，东从玉环海岛，西至永嘉山区，北至大荆，南到瓯江南岸，有不少商家、小贩赶到东街鼎和酱园做批发零售生意，附近农民为办红白喜事也来购买，一坛坛老酒、一桶桶酱油、一埕埕豆腐乳从这里运向四面八方，鼎和酱园蒸蒸日上。

东街中段的倪丰和酱园，前是商铺，后为作坊。过去有店面三间，店后酿造车间有二十多间，占地 500 多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鼎和酱园。

“瞿源顺”、“瞿源生”是由瞿珍魁、瞿珍宝两兄弟于 1910 年左右在东街口开的两间百货店，瞿姓在虹桥是个大房族，瞿珍魁、瞿珍宝两兄弟系红巾军首领瞿振汉的孙辈。旧时，单在东街就有瞿家的老字号瞿永顺镬炉、瞿源顺百货、瞿源生百货、瞿振宝百货、瞿康直木器、瞿振荣菜馆等。瞿维华是瞿珍魁孙子，他继承祖上事业，一直在虹桥商业部门工作，1985 年退休，他说瞿家“老字号”所以叫得响，生意做得顺境，完全靠诚信。早年，祖父、父亲一直教诲他们要把顾客当贵宾。那时，下雨天顾客来做买卖，店里备有干净、干燥的鞋让顾客换上，然后由相帮将顾



瞿家老宅

客的脏鞋擦干净、烘干，让他们回去时再穿。

翻开《虹桥镇志》，在东街这条商业老街中还有老字号许益顺皮坊、王鸿青染坊、金天顺伞厂、周回生药房、王直民牙科、天一药店、长丰酒坊等。

现在的东街店铺仍然鳞次栉比，但老字号却难以寻觅，只见到天一药店的招牌和恒丰米厂旧址，可惜米厂也已改头换面，变成了乐清饲料厂。

古遗迹

古镇虹桥旧时有九街七巷，而在东街就有百家巷、鑫荣巷、日新巷、仙芝巷等五条老巷贯穿其中，可见其交通的畅达。

在鑫荣巷口，一座类似雕堡的建筑突兀而起，它位于该巷 2 号院落内，当地人称其为三层炮台楼。这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方形洋楼，青水密砖结构，每个楼层都有一个朝西窗户，窗台装饰非常考究，上部拱券有

如意与蝙蝠图案，两边是希腊爱奥尼式小立柱，楼顶有平台。

楼房是虹桥供销社退休干部瞿维华先生家的老屋，大概建于上世纪20年代。瞿家在虹桥开有多家店铺。过去鑫荣巷2号院落中是一座左右结构大洋房，占地约600多平方米。日寇入侵虹桥，烧、杀、抢、奸无恶不作，瞿家房产难免遭殃，被放火烧毁，因为有一扇大铁门，再说四边全是密砖砌成，所以三层炮台楼没有被烧。这座孤零零矗立的高楼可是日寇在浙南犯下罪状的一个有力见证。

位于东街125号的红巾军起义旧址，则是瓯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见证。

清咸丰年间，虹桥东街村民瞿振汉响应太平军的革命运动，在虹桥组织了民众起义，参加起义的还有来自永嘉、黄岩、温岭等地农民三千多人，义军战士以红巾裹头，被人们称为“红巾军”。

走进东街125号红巾军起义旧址纪念馆，只见大厅正中是瞿振汉身着黄袍、头裹红巾的英武剽悍的塑像，目光炯炯有神的起义领袖此时似乎正在振臂召唤他的部将，挥舞着大刀红旗，所向披靡。

在纪念馆大院右侧，有一方红巾军起义阵亡将士纪念碑，与纪念馆同时落成。“振汉扬威龙腾虎跃， 红巾义举地动山摇”，21世纪的今天，义士英魂仍被后人缅怀，每年都有年轻一代来东街瞻仰凭吊。

东街275号至277号是长丰酒坊原址，酒坊主人叫张吉亭，过去是东街有名的大地主，他们家除了有田地600多亩外，在西街、东街还有数间店面。张吉亭和他的儿子张进早已去世，张进的妻子叫赵建芬，24岁守寡。张家上有两个婆婆（张吉亭有一妻一妾），下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巨光，才3岁；小的叫思朋，只有6个月。沉重的生活担子，落在这个美丽又秀气的弱女子身上。为了两个老人、两个儿子能活下去，赵建芬没有改嫁，她到温州替人当保姆，含辛茹苦，一家人挣扎在生命的边缘。

现在，81岁的赵建芬儿孙满堂。12月19日，笔者在张家采访，赵大妈的两个媳妇和孙女、孙女媳都在场，说起旧事，张家老少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视往事如过眼烟云。

长丰酒坊房屋部分倒塌，而张吉亭的孙子张思朋则在酒坊边建起

了一座崭新的三层楼房。

东街东段路口的基督教堂,系温州最早的“三大教堂”之一,它的建成时间较温州城西基督教堂还要早,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籍牧师苏慧廉在东街置地2.1亩,建造了这座气势宏伟的哥特式建筑。

去年台风来临,教堂倒塌,现在新教堂正在兴建中。

恒丰米厂大门口有一块青石柱,村民告知,这青石柱是贞节祠的门台柱。贞节祠建于清道光年间,为纪念东街村民瞿璞园之妻吴孺人贞烈节义事迹而建,吴孺人曾被旧时《乐清县志》列入烈女传记中,也算虹桥东街历史上一位女性名人。

新风貌

走在东街,繁荣祥和之气扑面而来,薇薇新娘婚纱店、彬彬发艺、夏雨轩发屋、鹏琴珠宝行、伊甸风光花店、新潮流家具、俏夫人美容中心……时尚之风在老街中穿行。

采访东街村村委会时,村委主任徐安法递给笔者一份虹桥东街村概况及发展规划的材料,从这份书面材料中,可以看到一组组令人欣喜的数字:每年给农业户口村民每人发放口粮补助款1000元;东街村60周岁以上农业户口村民每人每月发给养老金500元;对40周岁以上村民每年组织一次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全体村民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每年年终对特困户、残疾人、烈军属给予适当的补助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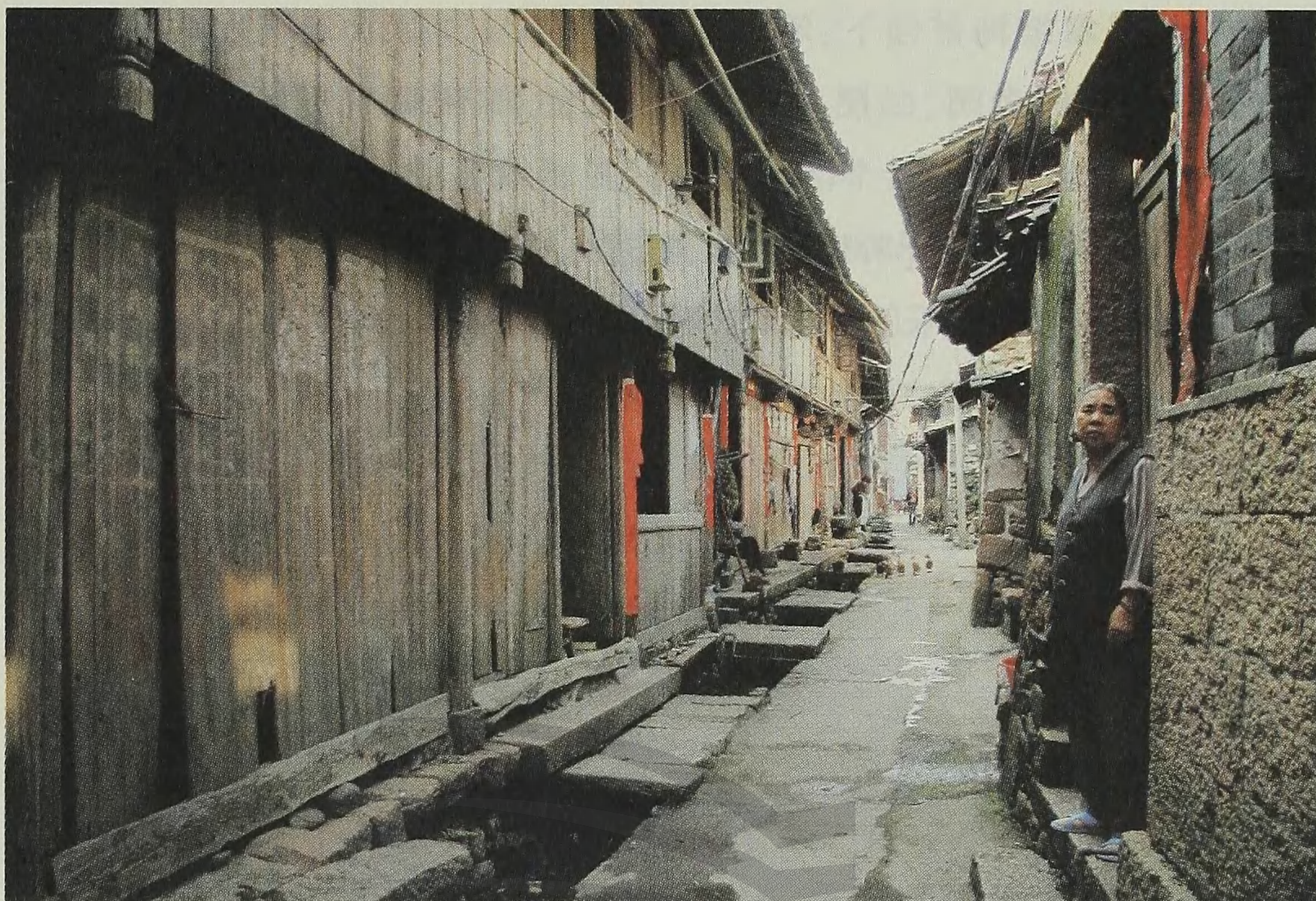
东街村党总支、村委会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东街在虹桥镇闹市区和东街是虹桥商业老街的地理、历史优势,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时机,走出了一条“三产兴村,以强村促富民”的新路,使全村经济迅速发展,村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05年年底,村集体资产总值达4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元,现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约1200万元。

东街村村委会办公楼在东街大楼第四、第五层,这里客厅装潢一流,办公室、会议室设施先进,置身其间,会惊异这里只是一个村级公共设施。

在村民瞿维梅带领下，笔者还参观了东街老人协会。这里一层是亭台花园、室外健身园，二层、三层是活动室，有阅览室、棋牌室、听词室、书画室、电脑室等十二个活动室。只见乒乓室里老人们厮杀得难解难分，听唱词的老人侧耳聆听说唱，进进出出的老妪老翁满脸笑容，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自然其乐融融。

新时代的老街坊，处处洋溢着祥和之气。





龙川古街

古风古韵龙川街

龙川在文成县大峃镇西五里之处，面临四面峰，背靠眠牛岗，村中有一溪自西向东流，村前村后的山脉延伸向岩塔潭，好像双龙相会，故得龙川村名。村中有一街，也称龙川街。

据龙川村民赵东龙介绍，过去，龙川街是浙南西部地区商品货物集散中心，它的繁华远远胜过大峃镇，瑞安、泰顺、丽水与文成交界的一些乡镇商家都到龙川街进货，大峃、南田、黄坦乡民的生活用品、食品，如毛巾、肥皂、煤油，盐、糖、油、酱、鱼鳡等都须到龙川街购买。龙溪上设有多个埠头，竹排运货可以一直撑到瑞安，交通挺方便。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政府的浙江省省署、浙江省财政署、英士大学、浙江省省立临时三中（据说是省立十中的分校）都疏散到龙川。说起昔日龙川街的繁华，龙川人会啧啧慨叹。

古韵依旧

文成县龙川街始建于宋，兴盛于明清，小街长 300 多米，宽 2 米多，龙溪溪水被引进街边渠道。幽幽长街，一泓清泉沿着青石板路淙淙而过，留给小街的是轻盈的水声和宜人的润湿。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开门可汲水，临街可洗濯，生活用水十分方便。在安装自来水之前（1997 年村委会带领村民引山泉入户），人们的饮水都从渠道里汲取。为保持水源洁净，邻里坊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早上是家家户户取饮用水的时候，不准在渠道里洗刷，尤其不能洗刷衣物、痰盂、马桶之类，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水习惯一直沿袭了几百年。

街的南侧，虽然间或有新建民房参差其中，但大部分是具有明清特色的江南传统商居两用木结构楼房，一般都是下层前为商铺，后为灶间，上层作起居室。楼下商铺褐黄色的原木店堂板可上可卸，楼上临街木格窗棂可开可闭。一些讲究的商家还在店堂门面的柱头、雀替上镂花雕兽，让小街在岁月长廊中保持着一份古色古香。

街的北侧则是富商达官的住宅，单从村民们随口叫的旗杆邸（龙川街 32 号）、石门台（龙川街 110 号）、文元屋（龙川街 140 号）、三官邸（2004 年已被烧毁）便可忖度出它们身价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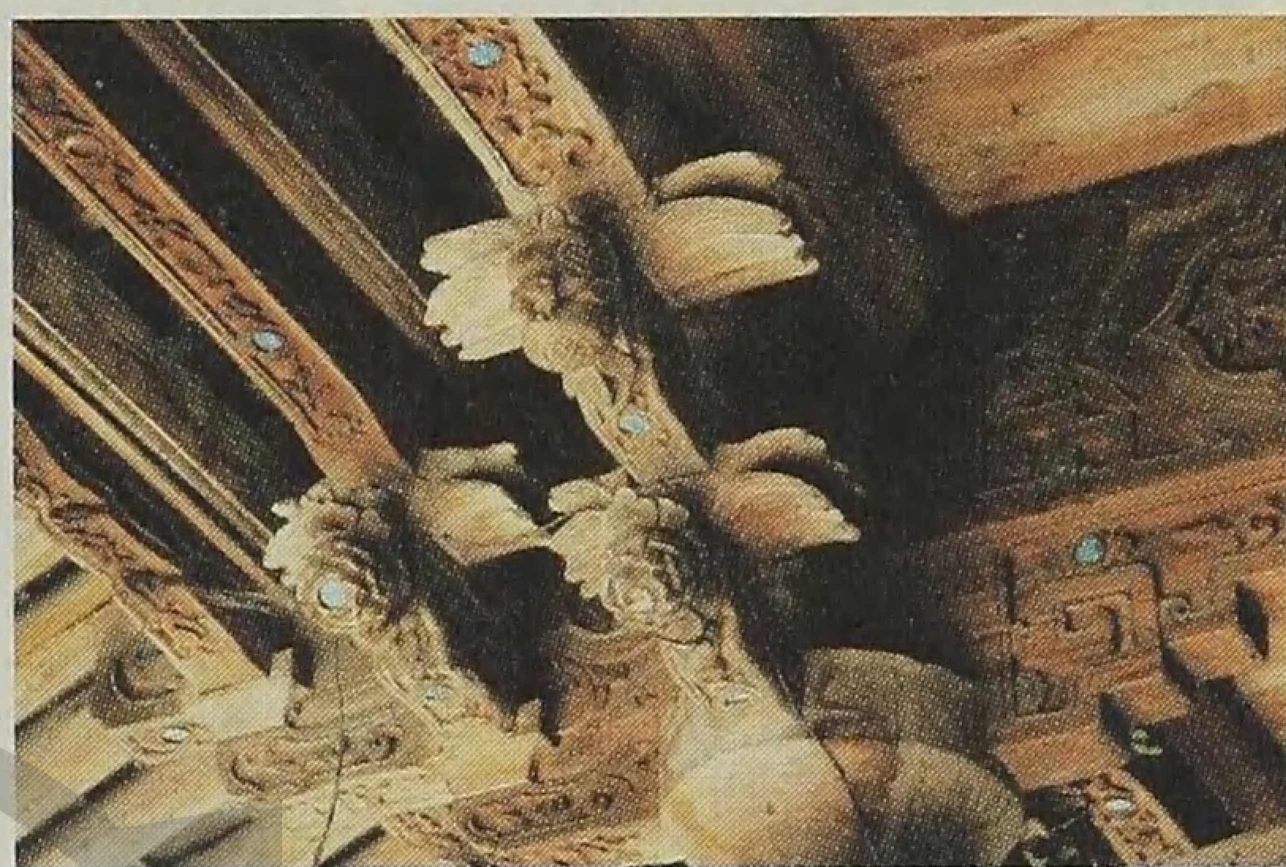
170 号至 180 号系二进五间的四合院，每进都有道坦。一进两厢为楼房，二进正中五间也为两层楼房，两边厢房一侧倒塌，另一侧已改建。该院主人叫赵悦天，1994 年至 1999 年曾担任龙川村村委主



临街商铺的装饰

任。据说，大屋由其祖父赵廷甫公大约于清咸丰年间所建，距今已一百五十多年，当时占地 800 多平方米。抗战时，赵宅可是人满为患，楼下驻扎着国民党军队，楼上作省立临时三中学生宿舍。赵宅一进临街一排为店铺，两厢为店员、雇工住房；二进为家眷住房。过去赵廷甫在龙川街开字号为赵阜生的南北货店好几间，廷甫公还是个老中医，在龙川街有赵民生堂药店。





古屋顶梁上的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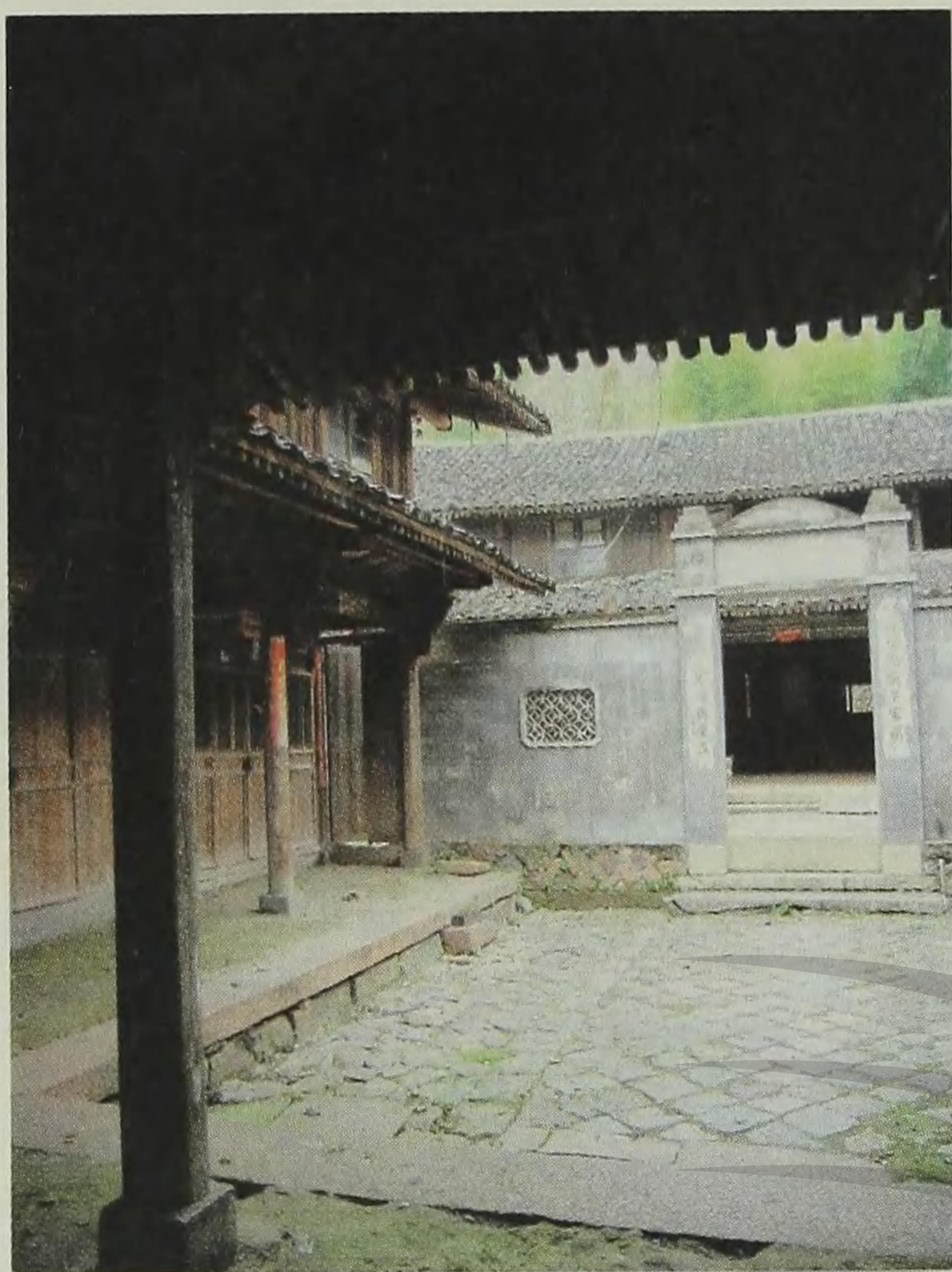
廷甫公有六个儿子，赵悦天的父亲叫赵松餐，是赵家第三房，现在住在老屋的还有第六房。赵松餐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地下党，之后曾经担任景宁县大地区区长。

四顾赵宅老屋，木梁栋柱上到处是精雕细琢的木刻，可谓精妙绝伦。同行的胡先生说："温州地区古民居很少在中堂顶层木梁上镂刻图案、镶珠绘彩，这种民居装饰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

赵氏系宋太祖赵匡胤皇室血脉，龙川始祖为赵匡胤第十二世孙赵允夫。先祖的文化遗风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赵氏南迁的后裔，自然也会流露在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行走在龙川街，140 号老屋门台上文元木匾赫然入目。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据悉，大屋由赵氏子暹公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二百多年。现在居住者为子暹公第十一代孙赵汉庚。在文元屋的一进、二进、三进分别有光绪二十八年"庆衍萱帏"、乾隆二十四年"齿德兼优"、乾隆三十二年"德比香山"的红底金字木匾高悬中堂，对于祖上功德、业绩，其后裔都无法说明。赵汉庚只是听老太讲，子暹公是当时的大财主，富甲一方。

龙川街 32 号因为门台口曾经有三对旗杆夹而得名为旗杆邸，大



庭院深深



古屋门台

院内屋舍俨然，院落宽敞，有池塘、水渠，后院横卧的“附贡生赵大受立”粗条旗杆石成为古院名称的见证，还有堆叠在院子中的青石石础和雕花石鼓，无人眷顾，却实实在在。

据曾为村委主任的赵悦天先生介绍，过去在龙川街有好几座牌坊，贞烈坊、节孝坊、百岁坊、孝子坊等，“文化大革命”时，被扫“四旧”的“千钧棒”一扫而光。101号赵汉印房屋是节孝坊旧址，赵汉印的父亲赵东易珍藏着一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重修的用毛笔字誊写的《龙川赵氏家谱》，上面详细记录着有关节孝坊立碑的来龙去脉。

在龙川街101号，赵东易老先生颤巍巍地打开那本被他包扎得严严实实的家谱，只见上面有一段有关节孝坊的文字：吴氏亦士年公之三女也，乾隆壬寅六月初一寅生，同治壬戌八月廿六戌卒。孺人年方廿一守寡完贞，咸丰乙卯蒙邑宪详报奉旨旌表节孝，辛酉年建坊于

本村大路外房宗祠边，另详有传记赞曰孺人性善淑慎端庄，青年守寡，节比冰霜，抚孤成立，名列胶庠，寿高八秩，四世同堂，龙章宠赐，题匾建坊，徽扬彤管，奕叶流芳……谱牒中的吴氏，系赵东易祖上维敦公的妻子。

昔日繁华

窄窄的小街上，赵文星银楼的招牌特别显眼，朱砂书就的楷书，每字有五寸见方。除“赵”字被安装在墙上的电表遮盖外，其他四字勾画了了，异常醒目。店堂内坐着的银发老妪叫王爱花，今年 78 岁了。“赵文星银楼”是字号，由她家曾祖父创建，她的公公叫赵钦俊，是银楼手艺高超的工匠，旧时婴儿的奶吮和足链、女人的手饰银镯和头饰银簪、有钱人家的银匙和银箸等，他都能做得精致巧妙。赵家银楼的生意就像这朱砂字那么红火。王爱花丈夫叫赵士良，平阳师范毕业，在黄坦小学教书。从王爱花 1951 年嫁到赵家后，赵家就不再有人做“打银”的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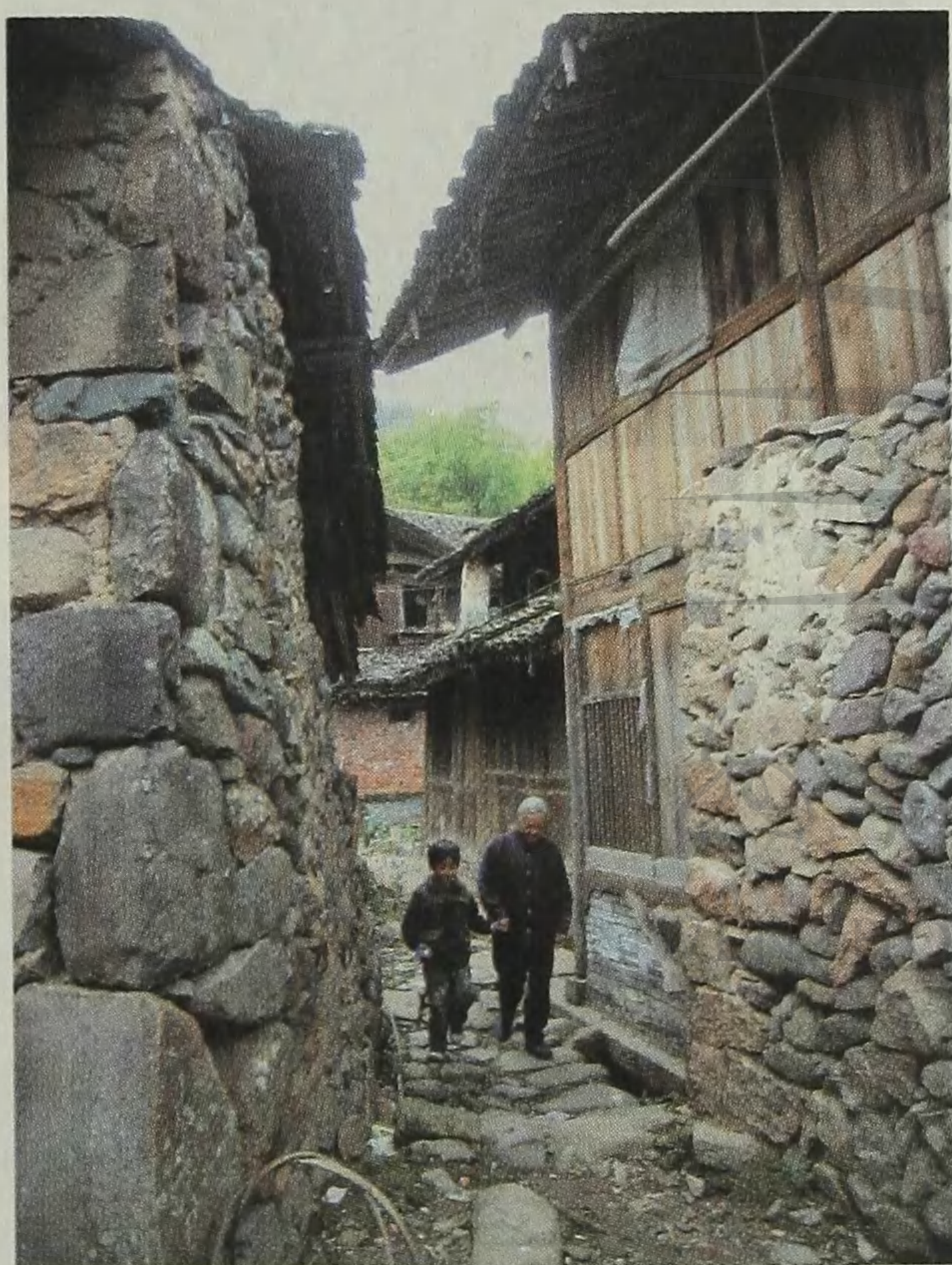


赵文星银楼旧址


32号大屋中的础石

小街中段有廊亭，依水塘而建，廊中有石条凳，白天给南来北往的客商、挑夫歇脚，夜晚则是居民们纳凉聊天的好去处。

廊亭边117号店铺现在是糖果杂店，由赵仁荣夫妇开。过去这里是灯笼店，店主叫赵寿高。在没有电的年月，夜间灯火通明的龙川街名门大户，都依仗这几家灯笼店来辉煌他们的日子。岁月给这家老店堂抹上沧桑，我们仍可从其精致的结构布局中发现这户商家曾经有过的兴盛。


古街中的小巷

194号店面柱头雀替上有保存完好的凤采牡丹的图案，这里过去是赵玉廷开的弹棉花店。

在龙川街有好几间药铺，其中138号和169号药铺字号同为“益寿堂”，坐堂中医叫赵东英(已去世)，他是治疗脉管炎的高手。169号益寿堂药房后面是他们家的宅院，过去是龙川街有名的大洋房，只是1995年一场大火将昔日辉煌化为乌有，现在只留下高高的台阶、碧绿的池塘、塌圮的门台和一堵布满枯藤的花墙。

早年在龙川街中段，有清隆面馆、悦来酒店，居住在150号的79岁的叶大妈回忆：“国民党省政府、英士大学、省立临时三中疏散到这里



历经岁月沧桑的石墙

时，我们家对门的面馆、酒楼天天顾客盈门，店里不仅有面、饭、酒，还有炒牛肝、炖猪蹄等，酒香菜香满街飞。”

“我们150号赵家过去是裁缝店，我的丈夫叫赵钦简，前年已过世。他裁剪手艺高明，曾被请到上海国民党军队里做军用呢大衣。抗战时，国民党省政府官员，英士大学、省立临时三中师生都到赵钦简裁缝店做衣，有做长衫的、有做西装的。英士大学老师做四个兜的中山装，学生做三个兜的学生装。”沉醉在历历往事中的叶大妈如是说。

名人逸事

“水绕一村文澜不竭，四面屏风秀气常钟”，这是孙衣言先生留在龙川街赵氏宗祠的一副对联。龙川是个风水宝地，南迁的宋朝皇族后裔在七百多年中文风蔚然、人才辈出。走出皇恩庇护的他们以勤劳致

富，以耕读荣身，在谱牒中留下许多进士、烈士、名士、硕士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记录。

龙川赵氏始祖赵允夫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二世孙，南宋理宗嘉熙戊戌年间，赵允夫自闽告退东瓯，迁居瑞邑五十二都峃镇之龙川。他初任太守，继迁都务先锋，卒赠昭信将军；赵允夫的父亲名伯鳌，字汝说，官刑部，以韩侂胄事坐废，复登进士，为太社令；赵允夫孙名赵若贞，仕元朝，初任黄岩知县，迁同知，后升台州太守，他为官清正，性好山水，致仕后，恭祖族赵汴为人，在龙川村头上垟建琴鹤堂、龟鹤亭、望月亭。

龙川人以赵超构为荣，这个被媒体冠以"中国晚报泰斗"的赵匡胤第四十一世孙，在龙川街可谓家喻户晓。

赵超构祖上"三代带廪"，曾祖赵朝圭，号恒东（族谱中为"垣东"）是龙川名绅富贾，族谱中有专赞赵朝圭品德的人物传；祖父赵廷儒，号秋岩，系民国时瑞安县参议员（旧时龙川归瑞安县管辖）；父亲赵钦安，号标生，安庆武备军校毕业，曾任国民党南京警察局东区分局局长，授



赵超构故居

国民党少将军衔，他为官清正，热心民间公益，乐善好施，在龙川有口皆碑。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赵超构（笔名林放）则是赵氏走出文成、走出浙江的国家级名人。中国第一张晚报——《新民晚报》，由他创办，1953年他任《新民晚报》社长，“文化大革命”中，该报停刊，1982年复刊后，他又担任社长，一直到1992年逝世。他是中国晚报界的先驱者，被同仁们选为全国晚报协会主席。他六十年笔耕不辍，以写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时政杂文彪炳中国新闻界，他的文章被誉为“林放式杂文”。

他一生七次被毛泽东接见，是毛泽东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这在中国新闻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1957年“反右”运动中，赵超构被柯庆施在上海宣传干部会议上点名为上海新闻界“右派”，是毛泽东的一句“写杂文也不容易，我要保护几个写杂文的朋友”让赵超构绝处逢生。

龙川街129号至130号是赵刚烈士的故居，赵刚是1930年被国民党枪杀的革命先烈。他1915年毕业于浙江铁路学校，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铁路局行李员的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1927年任中共杭州县县委书记，同年11月当选中共杭州市市委委员。1928年曾经回故乡文成，在龙川、中堡、金山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1929年因策划省会巡察大队第七中队兵变事件泄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0年8月27日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

赵刚故居现在被改建，不过其在龙溪路的老宅还保存完好，其门台左右两边的旗杆夹上有清晰的刻字：清咸丰九年，贡生赵玉卿立。赵玉卿是赵刚祖父。1956年赵刚被追认为烈士后，其小儿子赵天成作为烈士遗孤被安排在文成县政府部门工作，他的大儿子赵天高16岁就跟随红十三军参加革命，牺牲在战场。

赵志道老师是龙川中学退休教师，今年82岁。他这一辈子，可谓经历坎坷：赵家是龙川名门望族，祖上宗绪公是龙川名绅，家产万贯。他性格豪爽，乐善好施，个性独特，在龙川宗谱中，在乡民口中，有许多有关宗绪公的逸闻。赵老师的大伯名赵寿冈，生于清同治年间，光绪时期中进士（武），曾任江苏都梱府守备。叔父是旧时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国民党军队任职。

为谋生，赵志道20多岁时由叔父介绍，到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司令富文下属第六十粮库任少尉军官，后考上黄埔军校，是该校第二十三期毕业生。1949年12月24日，赵志道随校起义，1950年，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培训。1951年2月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军一〇八师任炮兵教员，1951年部队奉命赴朝，赵志道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战斗。在战火纷飞中，他出生入死，几近殉身。1951年5月一次狙击战中，一〇八师全军覆没，赵志道与一战友在鹰峰山下被美军俘虏。

直到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后，赵志道才有遣返祖国的机会。当时双方谈判，决定被俘的二万多名志愿军可以自由选择去向：回大陆；去台湾；去中立国瑞士。赵志道虽然妻子在台湾(其妻叶丽华系国民党海军某部军医，新中国成立前夕随国民党医院撤退到台湾)，赵志道毅然决定回大陆，他说，我是军人，忠于祖国是我的天职，我到朝鲜是保家卫国，在入朝前我就立下为国捐躯的决心。为了祖国，我可以献出生命，难道还为眷恋老婆而舍弃大义，跟国民党走？据说，在“三八线”见到祖国亲人来接领他们这些“战俘”回国时，赵志道的表现非常动人：他手持毛泽东像，高呼着“祖国万岁！我要回祖国大陆”。当时志愿军某一杂志曾报道其细节故事。

赵老师大义凛然的抉择，却让某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赵志道如选择去台湾，既可与妻子团聚，又可能升官(因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选择回大陆一定另有阴谋。这种凭空的推测，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后来竟被确定为事实，赵志道被认定是美蒋遣派大陆的特务，于1958年12月被判无期徒刑，宣判接受劳动教养。直至1981年，赵老师的冤案才被调查清楚，终得平反。

平反后赵志道被人民政府安排到龙川中学教书，1987年退休。1988年赵志道妻子叶丽华到大陆探亲，曾到龙川探望过赵老师。

赵老师将自己的坎坷人生撰文成稿，据悉，文成县文史部门已予以整理出版成书。

在龙川街150号叶月娥大妈家的厅堂中，有一幅2米多长的水墨画，这是叶月娥与赵钦简结婚时文成县文化名人赵逸（字瘦仙）的志喜礼物。赵老是清朝庠生，擅长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皆工，他终身教书，曾经与赵钦简父亲赵陶甫一同在南田小学执教，两位杏坛同人成为莫逆之交。叶大妈18岁结的婚，这张画挂在厅堂中已有六十多年，与赵逸的画相伴的是陶甫公的遗像。

一段段未经剪辑的逸闻旧事，给古街平添了几多人文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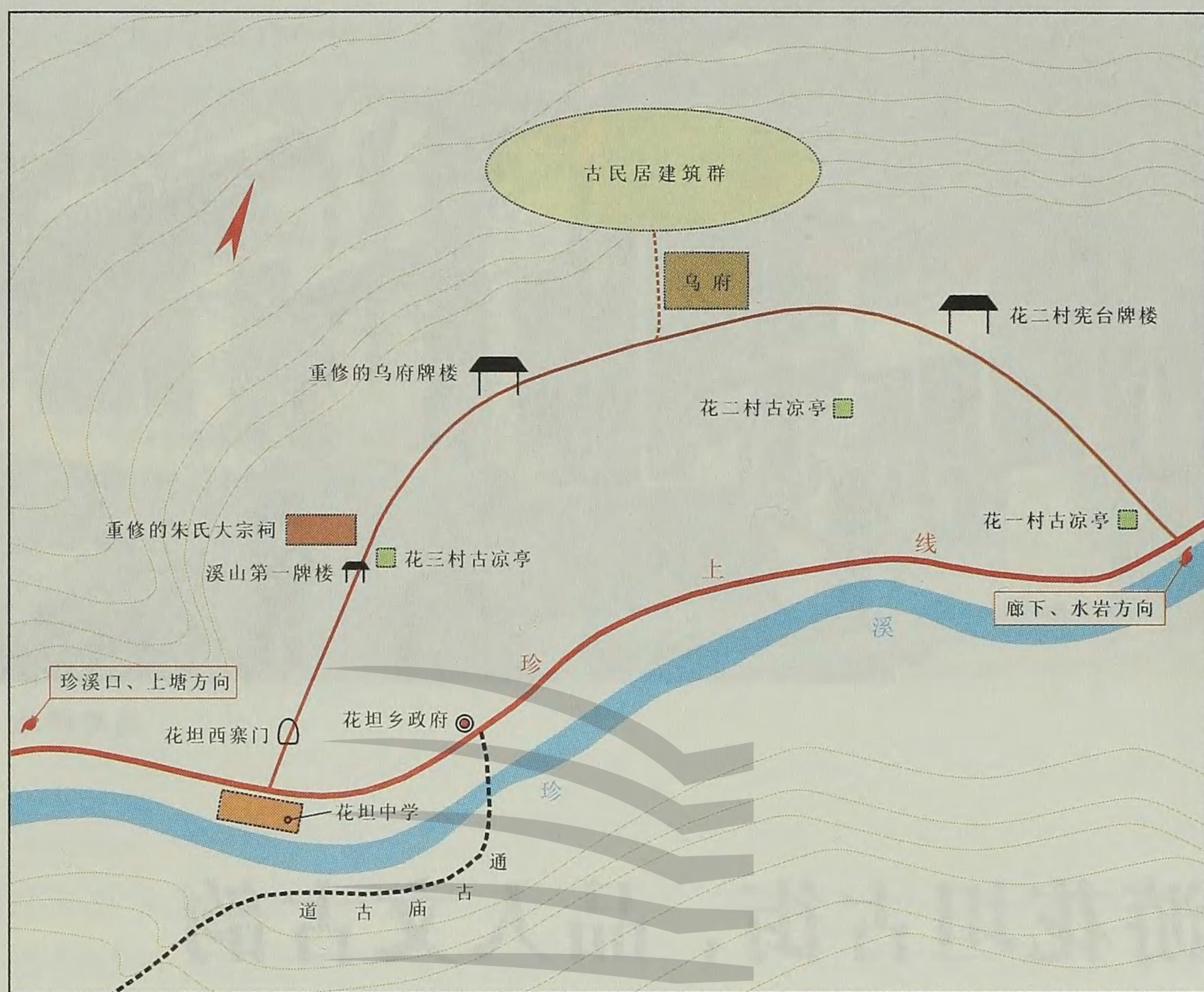
乌府牌坊

游花坦古街，品人文古韵

花坦在永嘉县楠溪江中游，背靠钟山，面临珍水，敛聚了山之精华、水之灵秀。五代时，花坦朱姓始祖朱兴任永嘉县尉，因当时“时世荒乱”，他弃官退隐，看准花坦“山明水秀，禽鸟和鸣，林深谷邃，景物清幽”，于是决定举家定居在此。以后，朱氏子裔繁茂，人才辈出。朱氏聚居地花坦街自此也跟着兴盛起来。

花坦村村外，原来有用块石垒筑的寨墙，东、北、西三面开有寨门，现在仅留西边一个寨门和一些断垣。可以想象，当年古村落被石头寨墙团团围护得像城堡那么稳固的状况。

走在用大卵石铺设的花坦小街上，时有农夫负荷、村妇提篮而过，农舍中老少怡然而乐，院落间鸡犬相嬉追逐，如此宁静安详，俨然是一片世外桃源。在这条不到 300 米的村街中，除了一些零散商铺外，让人惊喜的是竟集中了寨门、牌楼、亭阁、祠堂、民居等明代古建筑，可谓步步有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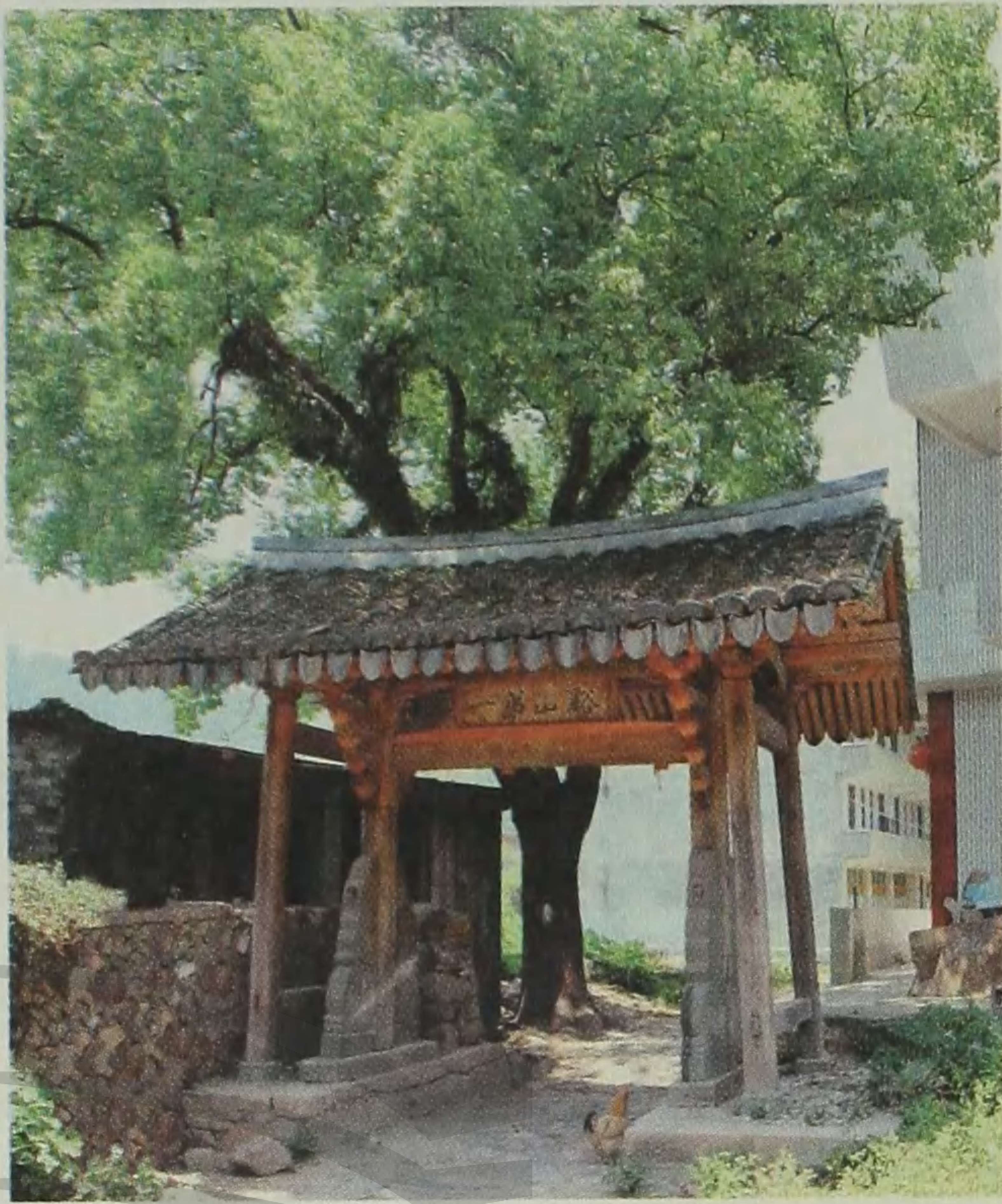
花坦古街示意图

由西向东，先是“溪山第一”的牌楼，黑瓦木柱，古朴而浑重，额枋上有“溪山第一”的匾额。据说，这四个字是明代孝宗皇帝赐给花坦名士朱道魁的，原匾还珍藏在花坦朱氏大宗祠里。

朱道魁，字守慎，号墨癯，是楠溪妇孺皆知的“布衣状元”，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美丽传说。他出身贫寒，勤奋刻苦，学识过人。曾经赴京赶考，但名落孙山。因他的应试文章超群，让阅卷者惊叹，特带回书房细读，不想第二天遗忘在家，朱道魁就这样无缘中榜。以后他也无意功名，决心归隐故里，潜心传道授业。他在凤南宫创办书院，收留家乡有志于学的后生。名师育高徒，明弘治年间中榜眼、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的王瓒即为他的门生，还有王澈、王激、朱谏、唐纳等都是在凤南书院求学后登第及士者。明孝宗赞赏朱道魁才学人品，特赐御笔“溪山第一”。

跨进“溪山第一”牌楼，右边有谯亭，左边是颇显规模的朱氏祠堂，


花坦古寨墙


“溪山第一”牌楼

祠堂内可见明朝温州知府何文渊题写的对联。史料记载，何知府在温任职六年，政绩斐然。他酷爱温州山水，常常流连于雁山瓯水间，想必花坦的美景也曾引他驻足吧！

一路过来，街的两边有好几座已经倾圮的老宅门。看气派，它们的主人也不会是等闲之辈。

街中有横跨两边的乌府牌坊，它们色彩鲜艳，构架崭新，好像不是古物，从朱国庆、朱丐多、朱连科落款的《重修乌府联芳记》中得知，这是2002年重建的乌府牌坊，原物已经倒塌。

街中的“乌府”可是花坦的地标性建筑。前是五间牌楼，三重房檐，全部用原木构架，斗拱、横梁上有精致的木雕图案。进门是四合院，中间天井，两边是走廊，“敦睦祠”三字高悬正厅中。敦睦祠是为明朝山东道监察御史、江西按察司佥事朱良暹所建的（“布衣状元”朱墨瘤是其孙）。朱良暹，字士英，号永思，明宣德庚戌年（1430年）中进士。他在朝为官三十年，清廉、慎行、勤勉始终如一，深得皇帝赏识，更为百姓敬重。《明



花坦古寨墙



宪台牌楼

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 年）“赐江西按察司佥事朱良暹敕命”，并封赠其父母与妻子。据说，现在朱良暹后裔朱景染家中还保留着明英宗朱祁镇赐给其父母的敕书、帛织品、黄金印，落款是“正统十年一



花坦古民居



乌府后古民居群

月初四日"。这份历时半个世纪的敕书，以无言的文字彰显了花坦古村落深厚的人文底蕴，花坦人视其为宝物，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极少公开。无福一睹其芳容，只能聆听村民绘声绘色的述说。

乌府东向是宪台牌楼，明弘治乙丑年（1505年）温州知府李端、永嘉知县刘经为纪念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工部给事中朱良以所建，距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油菜花奉献出灿烂的金色，原野上弥漫着青草、泥土的芳香，置身珍溪之畔的古村古街，享受着瓯越文化的精深博大，可是人生一大乐事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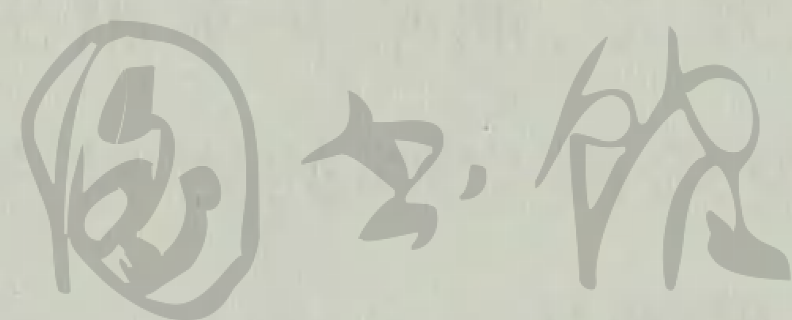


花坦古凉亭



悠悠古街

漫步鼓楼街



鼓楼街因街中鼓楼而得名。

鼓楼又名谯楼，是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元瓘(887—941)所建的鹿城子城的南城门城楼，因为具有瞭望报警功能，人们称其为谯楼；又因为有“铜壶滴漏”计时、“击鼓报更”的功能，人们亦称其为鼓楼。

早年，鼓楼不远处还矗立着一座钟楼，清晨昏暮，以击鼓催人起，以鸣钟示人息，悠远绵长的声响在子城中遥相呼应。古城就这么极富韵致地站立在人们记忆的风景里。

从东向走进鼓楼街，1 号是温州名点长人馄饨店，2 号是温州小吃灯盏糕铺，在小城美食的左右夹攻中，小街向西方延伸，直至府前街。

漫步古街，鳞次栉比的店铺被女性服饰、毛衣毛线、零售布料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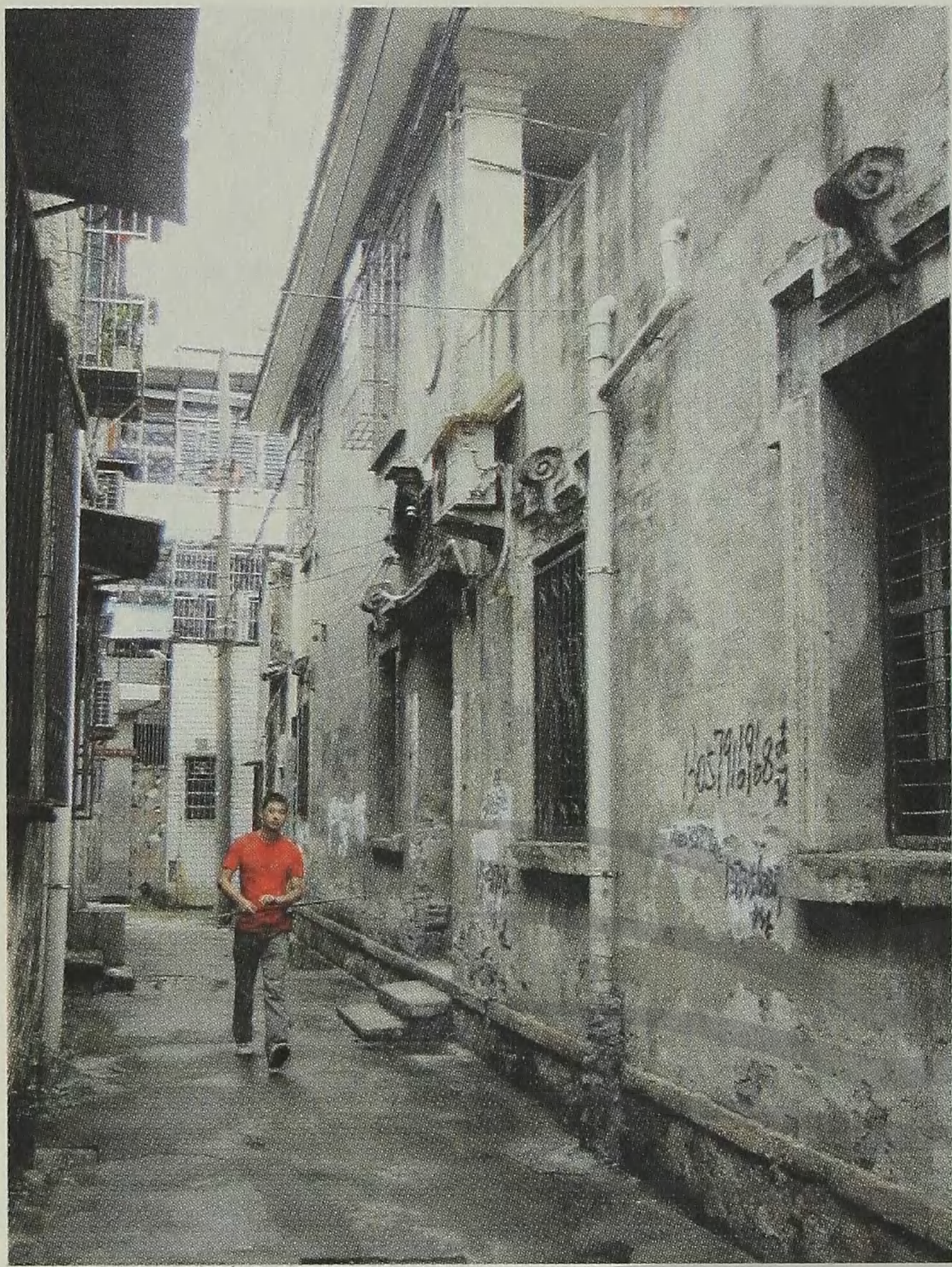
谯楼局部



谯楼石台阶



谯楼



街内小巷

领：姐妹时装制衣坊、小丫衣铺、唐人衣街、五羊毛线、慧芬织衫、时尚羊绒……还有那些分布在小街东向的各种店号的零售布料铺。五彩缤纷的服饰、毛衣毛线、布料吸引着女人们好奇的眼球，小街理所当然地成为都市女性扮靓自己、装点生活的梦想家园。周末、节日，女人们呼朋引伴，在这些店铺中进进出出、挑挑拣拣，热情地采购着心仪的商品，小街在买卖的交易声中，一年到头地繁华着、喧闹着。小街的居民们也就在这样的繁华中享受着开店、租店所带来的惠利。

小街的142号至146号是一座三层旧洋房，正面硕大的“五味和”三字和左右两边的“蜜饯海味各种酱酒，南北果品罐头茶食”广告语特别引人注目，原来这里是温州人家喻户晓的食品店五味和旧址。

五味和于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由宁波慈溪人杨正裕与冯伯祯等人合资创办，因为销售的食品用料考究、加工精细、配料独特，被温州人视为家乡的品牌商店。那时人们食必言五味和，就像现在人们鞋必言康奈一样，五味和在老百姓中的信任度是我们这个城市里绝无仅有的。

据说“五味和”这三个大字由被日本人推崇为“清代王羲之”的浙江著名书法家、同为慈溪人的梅调鼎所书，其含义为酸、甜、苦、辣、咸



鼓楼街口的长人馄饨店

五味调和。原来店家拟定的招牌是“五和”，梅老先生在落笔时建议加上一个“味”字，三个字的老店招牌就这样在充满赞誉的感情色彩中被市民传叫了一百多年。

1940 年，虽然新五味和在五马街开张，但鼓楼街的老店仍旧在营业。86 号(老门牌)居民张月华阿婆已 83 岁了，她 18 岁嫁到鼓楼街谢姓人家，夫家是开谢聚发木器店的，说起隔壁的五味和老店，她说：“早年，我们邻舍去五味和买食品都是赊的，不用拿钱去，要什么只管拿。店里账房先生会把一家家赊的账记在账簿上，年冬时节到时他们来一齐收钱。老板很客气，欠账还清后，他们总会送些月饼、糖霜、红枣给邻舍。”阿婆的一席话，让我们似乎看见古街坊居民之间诚信亲近、和睦相处的祥和情景。

从房屋的气势上看，18 号至 22 号原先也是一座大宅门，抬头见楼门上有“源春”二字。向对面看车阿公打听，阿公只知道这座三层楼房过去是客栈，房主叫陈历山，曾是民国时期永嘉县中央镇镇长，新中国成



方砖与青苔共存的城门洞

立后被人民政府枪毙。

对陈历山此人，温州针织厂退休干部李长青先生还能讲出些许片段：陈历山是“温州的黄金荣”。过去，温州旧城河网错综，纵横通达，交通主要由水路运行。上船下船的货物装卸靠人力搬运，在城市东门、西门、朔门等码头都有固定的搬运班。因为地盘、生意等问题，搬运班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打斗。抗战初期，曾经偏安一隅的温州，经济相当繁荣，棉纱、木材、木炭交易非常活跃。码头货运忙，秩序也就混乱起来。陈历山带着所谓的“防护团”，以维护秩序、摆平矛盾为借口，在温州各码头盘剥、欺压码头工人，所以人们称他为“温州的黄金荣”。

想不到眼前这座大宅门竟出了一个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才能感受到的那类负面人物，陈历山的经历也让我们了解到生活中另一个我们不曾触摸过的侧面。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做吹箫”，每当看到风筝扶摇直上青天

时，就会联想到被媒体多次报道的鼓楼街“刘氏风筝世家”。

这是一个近百年上下四代人情系风筝的家庭。曾祖父刘益卿在清末民初时就被温州人称为“风筝王”。刘老先生原本在拷绸店学生意，为生计，春秋时节扎些风筝去卖，补贴家用。他做的风筝因形美身轻，上天几率较人家的高，销路很好。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在永嘉县民众教育馆举办的风筝大赛上，刘益卿以一个镂空汉字风筝获得第三名，得到“直上云霄”的奖状。成功，让刘益卿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潜心风筝制作，技巧越来越精湛。后来他在鼓楼街开了一间永古斋刻字店，与儿子刘永生在店里一边经营刻字，一边制作风筝出售。

受刘益卿的影响，刘姓子孙以后都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一代一代在制作风筝上倾其心血，孜孜不倦，新意百出，荣誉频频。

2005 年春节，刘氏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鼓楼街谯楼举办刘氏风筝展览，向市民展示四代人九十年来制作的精品风筝，展览历时二十多天，参观者达三千多人。

瓯绣在温州已有千年历史，迈上谯楼石阶，东侧就是温州瓯绣研究



刘氏风筝世家



鼓楼街瓯绣工作室

所工作室，瓯绣艺术大师林媞与她的同伴们正在一方方绸缎上飞针走线。历史古城的文化底蕴在艺术工作者的纤手间一针针、一线线，十分具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块块花岗岩条石垒成的基座、层层清水砖砌就的拱形城门洞，似在诉说着历史的凝重，四周林立的高楼则张扬着现代都市的喧嚣，鼓楼街就在两种相左的建筑元素的簇拥下弯弯曲曲地伸展着……



瓯绣作品

后　记

行走在老街，总抑制不住来自大宅门、旧院落、“老字号”的深度诱惑。那些或开或闭的门户以及背后的人物和故事，在我眼中是一个个神秘的王国，是一笔笔丰富的宝藏。

目睹被改建得面目全非的街巷、被夷为平地的古民居，怀旧的伤感会漫上心头，挥之不去。担忧着历史古城的文脉会在大兴土木中被割断，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中被分解、消失，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只有喧嚣外壳的商业城。

感谢温州《瞭望》杂志社原总编胡方松、总编助理刘旭道和方韶毅策划杂志选题时，决定设立“温州老街”专栏，让我有机会借这个平台，将压抑在胸的种种情愫得以梳理、释放。

于是，就走进弯弯曲曲的老街小巷，走进大宅门、旧院落，与居住者对话，与店主人聊天，听他们说旧貌、讲逸事，挖掘深埋在他们心中的文化宝藏、历史经纬。

采访中碰到许多热心于古街坊保护的志愿者，他们与我同心同行，如五马街道的王敏、龙湾区的项有仁先生和何光德先生、朔门社区的王丽华主任、上横街的叶国麟师傅、城西街的金定炎老伯、仓桥街的余培龙老伯等。

去瞿溪街采访，运气特好，一下三轮车，第一个问询的居民就是《温州晚报》曾经报道过、为瞿溪老街的保护东奔西走、搜集有关资料的退休教师张世铎老伯，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儿，带我去看那些百年作坊、明清古宅。一路过来，他慷慨激昂地针砭时弊，对瞿溪古街的保护表示极深的忧虑，言辞虽然有些偏激，话语间折射出的那份对文化遗产的挚爱却着实动人。

回想2004年岁末，新年脚步临近，编辑部策划要搞一个“鸡年大赏”专题，于是大伙儿分头忙活，在寒冬腊月中奔波，我是踏着瑞雪去鸡鸣岭采访的。因为这里多次拆迁，现状与旧貌大相径庭，为寻访鸡鸣岭山脚下曾经的庵堂、古井，走了一家又一家，问了一人又一人，都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后来，鸡鸣岭82弄5号开店的张阿婆告诉说，对面二楼余老伯少年时就住在鸡鸣岭，他会了解详情。多次去敲余家大门，都没有回应，失望让晚归者的步履沉重。从鸡鸣岭出来，走到矮凳桥盛宇家纺店前，后面传来“记者同志——，记者同志——”的呼喊，因为不是记者，只是疑惑地回头，只见朔风中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这么叫你，怎么都听不见？余老伯我碰到了，他每晚都在中山桥那边看车，你过去问一问，就能找到他……”我紧紧握住张阿婆的手，风很冷，她的手传给我的是一股暖流。

《鸡鸣岭的故事》是“温州老街”开栏首篇。说实话，接受任务后，临上阵时，我有怯场心理，担心自己的水平难以胜任这档文化分量很重的栏目。然而，张阿婆们的热情驱赶了我心底的那股寒意，于是，两年多中，我的笔就一直在“温州老街”的选题中行走，乐此不疲。

感谢我的同人陈耀辉，他在必须完成自己采写任务的同时，随叫随到，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文章配图。有时对准一个街景，他连续按动快门，摄取十几个镜头，出稿时选用的只有一张，他从不计较，总是一丝不苟地采撷最佳画面。

承蒙温州市社科联的重视，“温州老街”选题的一篇篇文章，作为“文化研究工程”中的“温州乡土文化书系”被列入出版计划，汇集成书。深表谢意！

因为水平有限，时间少，采访又不够全面，此集在行家眼中一定十分肤浅、粗糙，可能还会有许多纰漏，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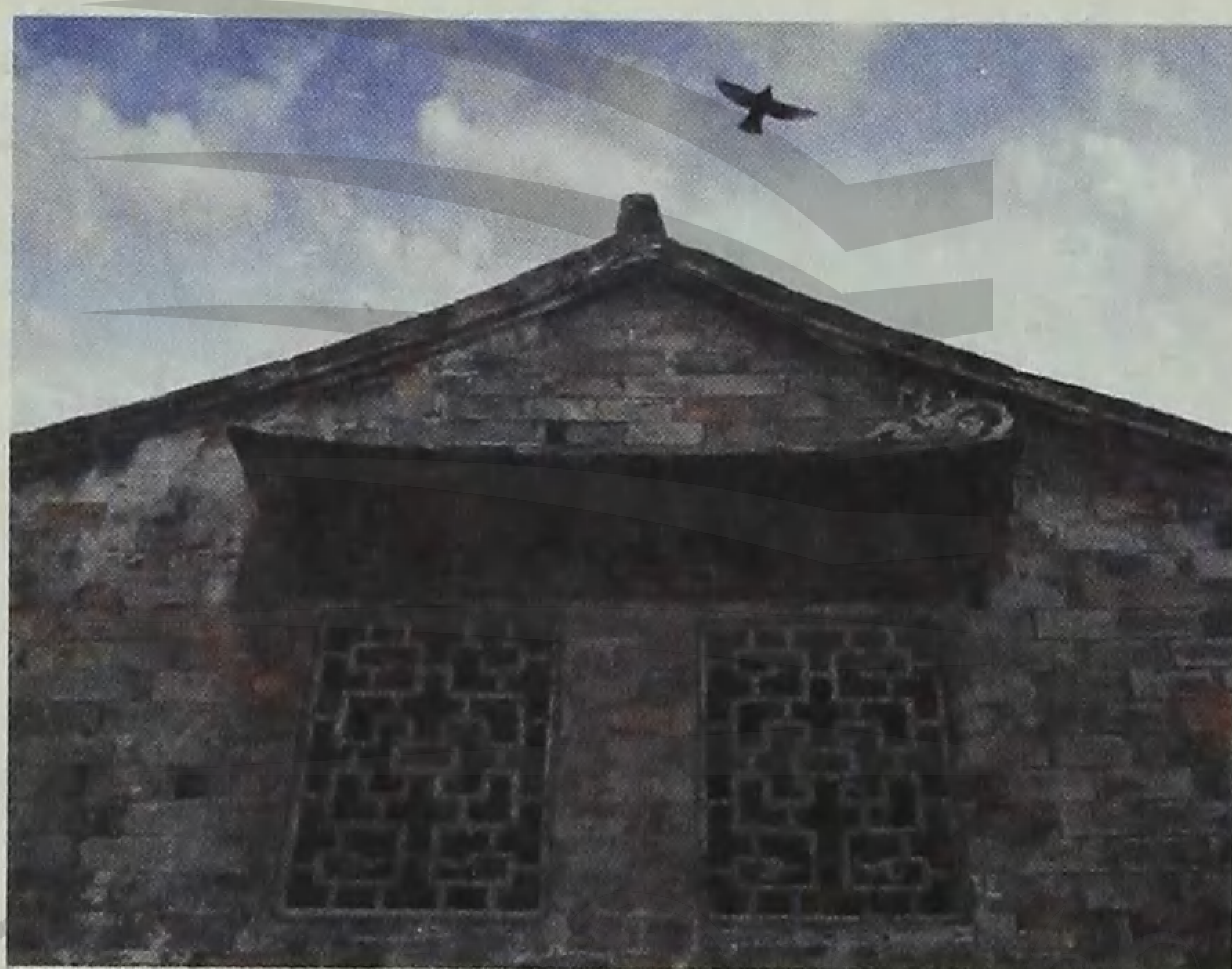
2007年10月2日




温州市图书馆
藏書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温州老街

ISBN 978-7-80686-635-1



定价：35.00元